

碧血丹心平藩传

序

有死君，有死国。弘演纳肝，王蠋绝脰，死君者也。死国之事，含义较广。稽之往史，宋明之季，死国者众而且烈，斯盖民族存亡所系，与所谓君臣之义，易姓改朔，稍稍殊矣。宋之岳忠武、文信国，明之于忠肃、史阁部，皆于民族垂烬，神州陆沉之际，奋起努力，以与异族抗。岳公于公，皆不死于前綏，而死于冤狱，悲惨壮烈，尤同为后世所悼痛。近顷文君公直编《碧血丹心》一书，叙述忠肃故事，体虽演义，而文则详于正史，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以旧史料为新小说，相得益彰，其两君之谓乎？昔褚人获作《精忠传》，抒写岳公忠义，至今妇孺贩竖，鼓书弹词，演者听者，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信夫扬先烈之光，作民族之气，小说之力，较正史为大。忠肃死，而其沦浹血气，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

民国十九年五月，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

第二十四章 传绝技名将遇名师 设网罗淫娃助淫贼

话说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和梅瑜、梅亮各跨一骑牲口，拥着胡玉霜、丽菁母女的车辆，辚辚萧萧，出了荒沙屯。没多远，遥见晓雾迷蒙之中，笼裹着一棵大槐树，枝干虬盘，仿佛龙游大海一般。众人心中一齐放宽，都道：“到了，到了，就在前面了。”

各紧一鞭，簇拥着，来到大槐树下。果见有一所沙土筑墙、茆草盖顶的一栋五间房屋，门口贴着一张将要褪成灰白色的红纸招儿，上面写着“祖传内科洞庭沈刚医寓”十个字。伍柱上前叩门，只听得里面有人高声问：“谁呀？”伍柱道：“是请教大夫的。”一霎时，呀的一声，一个垂髫童儿开门，瞥见人马车辆，不知甚事，吓得抵住门隙，连问：“干什么？干什么？”伍柱方要答言，只见沈一剂已到门前，一见是伍柱等，便叫童儿快将门敞开，让众人到屋里坐。伍柱回头命脚夫将车马概行赶到大门里面苑中停歇。脚夫们虽没知道昨夜杀了许多人，闹了一整夜，却见平空多了伍柱等几个达官模样的汉子，情知事情希奇，只是他们老走江湖，明知蹊跷，也不敢多嘴，只率照言行事，将车驮马匹，都赶进门内。童子关了门，上了栓。

沈一剂陪着众人，径到里面一间书房中落坐。童儿自去烧水沏茶待客。沈一剂见沈石在坐，便问：“贵恙痊愈了

么？”沈石谢道：“多蒙诊救，得托福粗安。”沈一剂道：“只是阁下面色发黄，双目无神，谅是病才减转，便多辛苦，恐防转成疟疾，就要缠绵了。”众人听了，齐赞神医。伍柱乘此将夜来之事，一一说了，并道谢相救之德。

沈一剂道：“俺原来想要去却这大道旁的大害，无奈俺本领不济。幼年时虽学得些枪棒，自料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法，只得忍耐着，想待有机遇时药死他。不料那厮偏不生病，俺在此地待了一年多，终没处下手。难得众位仗义，斩魁扫穴，俺只有佩服，怎倒说谢俺？如今众位雲程是向一方去？”

伍柱答道：“实不相瞒，俺们四个是塞外卧牛山擎天寨的好汉。素来志向是要剪除白莲教，杀尽叛逆之徒，抵御番部胡儿，灭却扰害民间的闽广派。只为立寨不久，一切都要新做起来。寨中缺乏银钱，派俺四个下山，两个到武当山取钱，两个回家卖产济急。不料无意中得着万兴店的没主儿钱财，想先送到寨中济用。却是许多财物，一时整装不了，万兴店又不能久耽搁，没法，只得冒昧前来惊扰府上，望乞俯允，俺们将这些包裹内的东西装扎登程，感情不浅。”沈一剂慨然答道：“这有什么要紧。”

一言未了，忽见窗外有人从空飞下，沈一剂大惊。众人齐都离座，那人已到房门口来，细瞅时，却是小活猴邓华。伍柱便给沈一剂引见过了，重新归座。沈一剂叫童儿献茶。童儿送过茶，又提了两大桶热水，和面盆、面巾之类，送到房里。众人依次盥漱了。

邓华问伍柱道：“这些东西叫谁押出寨去？出关还要文凭，却怎处？”伍柱答道：“俺也正为这事作难。俺们四个

都有将令在身，不能半途回山。且是俺们的事情也要紧，这时难以抽身回转。文凭倒还容易。俺们进关时，杨霖霖给了两纸空文凭，都没填行李数目，为的将来好送钱财出塞，回头期限也不曾写。如今填写一张，出关自无拦阻。”沈石麟言道：“俺们就将这些东西带着走，回头再一并带回寨里去不好么？”程豪摇头道：“这法子不好。一来千里迢迢，带着这多东西，又累赘，又启人疑心。二来寨里需用正急，我们去取的银子，还嫌迟缓，如今得着这大批，怎不赶紧送去济急呢？”邓华道：“我却有个调处。如果众位放心时，就全交给我押了去。反正我这趟原要出塞的，这不过是就便罢了。”众人听了齐声道好。

说话间，沈一剂已叫长工做饭，坚留众人吃下饭再走。伍柱恐在此多耽搁不便，沈一剂笑道：“您请放心吧，此地离官府远着啦。即使店中有客人起身，瞧见了，谁肯惹祸上身，奔百十里路去报官！还不是落得省了店饭钱，拍腿一走。待邻居地方晓得时，谁也知道是家黑店，报官时，说不定反倒要问上一个境内窝藏匪盗的罪名。坐牢还事小，给官府借着这点儿事由，清查乡里，各家抄搜，那可比强盗洗劫还厉害，谁肯去惹这破象害己的大祸？俺料邻里察着时，也不过分却零星物件，将尸掩埋完结。平常人命，尚且多情愿抱屈不敢声张，免受拖累，何况是一家黑店？明知必是江湖上义士好汉干掉的，决不会张扬出来。”众人听得实在有道理，都放心从容拾掇。借了架秤，将金银分秤停匀，一包一包扎好。其余财宝首饰，也都包裹了。

沈一剂见沈石口音虽是北地，却和自己一般带些苏州语尾，便请问籍贯？沈石答道：“原籍是洞庭西山。”说着，

蓦然想起沈一剂门前招纸上也写的是“洞庭”，便问他：“是湖广洞庭呀，还是苏州洞庭？”沈一剂答道：“俺原籍西山，本名沈刚，字克柔。祖传医理，长走四方。因爱结交天下英雄好汉，也习得些枪棒，却没剩得一钱。去年在天津卫触怒了指挥，才逃到边关来行医。来到这荒沙屯，闻说瓦剌寇边，御驾亲征，不能再朝前走，就在此住下了。”沈石便问他宗派？叙起来，竟是叔侄。沈石虽是年轻，却是叔父。沈刚年长，反是侄儿。彼此万里他乡，得逢骨肉，自是分外欢欣。

沈刚乘便探问擎天寨的情形。沈石坦然将卧牛山形势，和众好汉的志向，寨中的职事铺排等项，一一告诉了沈刚，并说：“你是做大夫的，寨里正用得着。况且你又会枪棒，何妨到山寨去，不强似孤鬼般独自别在这边野荒村吗？”沈刚原本有心才探问的，见沈石这般说，自是格外欢喜。立时进内。说与娘子儿女，叫他们快拾掇细软，笨重物件全都扔下。沈石向众人说了，众人都说：“求之不得。”欢欣异常。

一时，饭已熟了。沈刚才出外间来，陪着众人吃喝。虽是边塞荒村，没甚好吃的，却是沈家娘子做的薰腊，酿的白酒，颇有江南风味。众人大嚼一顿，吃得人人捧腹，才算休止。洗漱过了，检点物件，一一计了数目，叫脚夫进来，取去装车、扎驮。沈刚也将细软取出，一并装扎在一处。

伍柱取出一张文凭和路引，方要填写行李人马数目和日限，沈刚拦住道：“俺也有一张，是俺离天津时，知县感激俺给他治好了痼病，闻得俺要出塞，特地着人送给我的，至今没用过，如今用得着了。”说着，果然到里面去取了一张“北平都指挥使司”的空白文凭路引来，邓华立即照式填

好。

伍柱又写了一封书子，交给邓华。书子里面，说明白邓华、沈刚、查仪三人的来历和本领，请酌派职事。又说明扫除万兴店的大概，附一张金银财物详细数目单。邓华收藏好了，伍柱便将珍宝首饰等物全交给沈刚，转付他娘子带着，免人疑心。并命查仪沿途看顾车驮。叫了脚夫来，每人赏了十两银子。脚夫喜出望外，磕头道谢。伍柱向他们说：“你们仍回头出塞去，脚钱加一倍给你，路上不许多说。”脚夫听说就此回家，还有加倍的脚钱，喜之不尽，诺诺连声的道：“小的们知道，小的们怎敢瞎说！”

原来胡玉霜已和伍柱商量好，将这塞外雇的车驮仍遣回去，免致路上多嘴生事。沈刚听得便将自己家中两辆车，和病家道谢的八头牲口，一齐送给丽家母女。沈家的长工吴二，原是苏州流民，流到边荒，逃来投托沈家的。这时，他不愿出塞。沈刚给了他几两银子，叫他跟随丽家回南，沿途帮着照顾车马。吴二自是欢喜。

分派已妥，将车驼排好，一时，两处都已扎束停当，分停在门外。大众都出门来。沈家娘子挈着稚女、幼子和童儿上了车。沈刚这时也作保镖达官打扮，和邓华、查仪三人一齐攀鞍上马。这边胡玉霜也上了车，丽菁和梅瑜、梅亮都爱骑牲口，连伍柱、程豪、沈石、施威一共七骑马，拥在车后。两面彼此拱手，互道珍重，分道扬镳，立时南、北背驰。沈家娘子霎时弃家，自是有些难过。伍柱等走到万兴店门时，遥见几个村人慌慌张张，带了锄钯畚箕进去了，心中暗自佩服沈刚透澈人情。

伍柱、程豪、施威、沈石心中都有急事，想要赶快回

头，好赶上打霞明观，深恐错过这场大战，不得身亲，因此急如星火，时时催着吴二：“快些赶车！”偏偏吴二是个南边人，赶不来快车。施威急了，跳下马跨上车去，代吴二赶车，反叫他骑着马随行。胡玉霜见施威这般心急，便问道：“山寨里有了这些用度，也可以过得些时了，为甚这般心急？”施威道：“老太太，您不知道，咱们还有一桩比银钱紧要万万倍的事情啦。”胡玉霜道：“如今不过是少钱罢了，怎么还有加上万万倍的急事呢？路上没事，咱们都是同患难的，何妨说来大家听听，也许想得个法子处呀！”

施威道：“就说也没紧要。只是这事儿，老太太您设不来法子的。俺们创立这擎天寨，为的是要灭却妖教，除却叛逆，制伏闽广派。那白莲教头儿徐鸿儒的老子徐季藩，仗着汉王朱高煦的势力，在河间府城外，盖起一座霞明观来。收集天下泼皮、逃犯，和绿林中不守规矩的恶贼，聚将起来，暗地里，要扰乱世界。那观里，真无恶不作。采生拆割配邪药，取胎摄魂练妖法。掳娘儿们，劫百姓家，什么都干得出来。近来更闹出新样儿来了。徐季藩使哑药迷住了他一个同窗老朋友，名叫冯绍霞，镇日价使白蜡揉面，给这冯老头儿吃。养的他痴肥笨胖，早就放出谣言，说是明年上元节，观中有活神仙白昼升天。打算临时就将冯老头儿假扮神仙，撂在火上一烧。他再使妖法，弄玄虚，叫那些笨人瞧见火中有人上天去了，好就此鼓众动手。他这一起事，又不知要死多少人，洗多少地方。俺们师傅、师伯知道了这桩事，决计要在这事前剿灭他。秋天里就传书天下，将同道和门人全给召来，要和妖教拼斗。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儿，老太太您想，俺们能不赶上吗？”

胡玉霜道：“您怎么不去将冯老头儿救了出来，使他花子没了蛇弄，不就没事了吗？”施威摇头道：“不成，不成！俺师伯友鹿道人，和俺师叔丈身和尚，都去暗探过几趟，无奈那厮们防备异常紧密，非和他大打不可。且是救了这冯老头儿，难保他不再弄一个人，终久要大拼斗一场才行。俺师傅和同道弟兄八个人聚议过了，只有纠集天下侠士好汉，和他硬干，才能斩草除根。那厮们也知道武当、五台两派的剑客放不过他，早将教徒全集拢了。还勾合了闽广派那些无聊剑客，预备和俺们作对。前不久，他们在塞外占了座青草山，改唤做白莲山。有许多剑客绿林在那山里，暗地里和番部外国往来。请番人帮他，夺了天下时，便将这北平、陕西、山西、陇西、宁夏等地方，和金银、子女等，酬谢番部。俺们擎天寨才立起时，青草山便来扰过一回，被俺们斩了他一个先锋，打的他落花流水。”

胡玉霜道：“到武当还差的远啦，再回来恐怕是来不及赶上的了。”施威道：“只要不耽搁，俺拼命赶，一天跑二百里，也得期前赶回来。”胡玉霜心中暗想：这场狠战，委实难得，会武艺的人赶不上这般大斗，也就白会武艺了，可惜我要料理葬事，不然时，也去一个。我会武艺到如今，几十年，不曾见过大战场，名是嫁了个武官，也只是别在屋里，别了一辈子。怎生得进擎天寨去，打得这一场大战，也显显我的能耐，叫人家知道我胡玉霜不是一辈无声无息的娘儿们，便死也值得。偏偏死鬼不争气，恰在这时死了。丧事在身，这心事，哪能做得到啊！”

冬季天黑得快。胡玉霜心中正在回旋忖度，自是不觉着。施威只一心着急，打马飞奔，更没省记天色。伍柱、丽

菁等，虽知时已不早，却也想着多走几里是几里。大伙儿这么一来，就错过了站头了。车过马家营子时，客店伙计拦路车，施威不理，加一鞭，冲路就走。马蹄得得，转瞬已是十多里了。

这时，寒日西沉，晚风骤起，吹得众人身上如撒了一身冰雪一般，这才觉着天已晚了。齐向前面望去，却是一片平阳，并无村庄。伍柱叫住施威道：“施铁臂，您瞧，时候不早了，快赶过前面土岗子去，瞅可有村店？宿一宵，明儿再走吧！”施威也想着：车驮载重，夜路是不大好走的。应了一声，将长缰一抖，鞭子一扬，直奔上土岗。伍柱、丽菁等也各将两腿一挝，真果是马走如龙。霎时间，奔了二里多路，齐到了土岗顶上。

施威坐在车辕上，昂头一望，暗叫一声：“苦也！”原来岗下尽是兵燹后的荒废田地，一望无涯的荒草草场，比岗后面还要宽阔几倍。伍柱等都已瞅见这般情形，这时人虽能够挣扎，马已筋疲力尽。想再要赶过这片漠漠无涯的草场，委实不易。大家都踌躇起来，面面相觑，没做理会处。

吴二猛然记起道：“这地方我到过。原先是左家屯，就在这岗下有个偌大的村庄，全是姓左的住着。前年番人入塞，官兵将左家屯烧了，作战场。人也杀绝了，田也荒完了。我去年来此时，这岗左泥洼里还有一家没死完的渣滓，只不知如今还在这儿住着么？”施威急道：“你真烦絮，爽爽快快说，岗左有一家人家，这时不是已经去瞅过了吗？”伍柱笑道：“您再说闲话，更要耽搁时候了。你们且待着，俺和吴二去瞧瞧来。”说着，叫吴二领路，带转马头，向岗左枯草小路驰下岗去。

伍柱跟着吴二，两骑马前后下了岗子，陡见岗嘴环抱处，凹子里，果有一丛屋脊。伍柱大喜，连忙带马向凹子里奔来。渐见一丛颓旧大屋，隐在土崖下，泥洼中，确是不易寻见。站在岗上，再也瞅不见崖下有屋。伍柱暗赞道：好个所在！怪不得能独免焚毁，卓立到今。便近前下马，使马鞭向白木门上敲了几下。听得里面有人问：“谁敲门？”伍柱缓声应道：“是俺。”

只听得呀的一声，接着有人问道：“你到底是谁啦？”门开处，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儿，立在当地，向伍柱呆望着。伍柱和声说道：“俺是过路客人，错过宿头，想在贵庄借宿一宵，不知……”话未完，童儿将头摇的播鼓儿似的，连说：“不行！不行！”伍柱又好话求告，童儿竟拦着门，回答道：“我家素来不留客宿的，不要说废话。”

伍柱正待再说，忽见门里苑中走出个老头儿，白发满头，银须过腹，拄着拐杖，缓步来到门前，向伍柱打量一眼，便唤童儿走开，拱手道：“足下请进。岗上车、马，我自命人去招呼。”伍柱听了，猛吃一惊，暗想：他怎知道岗上有车马？想着反倒不敢进去了。那老者似已知觉，笑说道：“足下只管放心，请里面坐。老汉岂是害人的！”伍柱心中更加惊疑，却又不能不去。只得硬着头皮，向那老者拜揖，走进大门。老者回头向童儿道：“你和这位官人的从人一同上岗去，招呼岗嘴上待着的车马，到屋里来。”童儿应声去了。

伍柱便随那老者向正屋里来。一面步着，一面仔细留心窥察那老者的举动。见他脚步步步着实、却又步步轻飘，知道他是个有绝大本领的人。及至走到台阶，老者在后，将拐

杖向石阶上一拄，踏上台阶，飘然进屋。伍柱随后上阶时，瞅见那拐杖拄处，现着个一寸多深，和杖头一般大小的小圆窟窿。再瞧老者，仍是没事人儿一般，潇潇洒洒立在屋门边，让伍柱进屋。伍柱心中更加忧疑，及见那老者慈眉善目，似乎没甚恶意，心肠才略放宽些。却仍满心七上八下，不得主意。

到了厅上，伍柱和老者施礼见过，分宾主坐下。伍柱请问老者姓名？老者答道：“老汉前时姓张，如今山野之人，用不着姓名了。”伍柱听了，心中憬然。察他口音不是当地人，便问：“老丈来此几年了？”老者道：“老汉飘零一生。到此地，爱他幽静，耽搁下来。只记住在此处，草青了两次，山中无岁月，更不知今年何年？”伍柱听他说话希奇，益加诧异。

说话间，见童儿进来报道：“车马都来了。”伍柱即起身出外，老者也出屋来，果见车驮马匹塞满了半苑子。胡玉霜和程豪等都已下了车马。伍柱给众人引见过。胡玉霜一眼瞧见那老者，心中一掣，似乎在哪里见过的，细想却又想不起来。老者却毫未介意，只说：“此地风大天冷，请里厢宽坐吧。”邀众人到里厢房来。

众人都和老者行过礼。童子送来热茶热水，众人洗盥毕，分坐喝茶。胡玉霜向老者道扰。老者笑答道：“茆屋草房，有屈安人大驾，怎说谢来？”胡玉霜心惊，暗想：他怎知我是安人呢？忍不住问道：“不知老丈怎知我来历？我方才拜见老丈时，也似乎曾在哪里见过，只不知老丈可曾到过南边？”老者道：“老汉多年不到南边了。浪迹一生，或者曾在哪里遇见过，也未可知。”胡玉霜见他答话含糊，不便

再问。

一时，童子来报：“饭熟了。”老者让众人到外面厅上吃饭。虽是些腌菜、窖瓜和黄米熟饭，一无荤鲜，却也别有风味。众人不见米饭已久，吃到嘴里，更加香甜。霎时间，风卷残云，各吃一饱。老者只在旁陪着，并不动筷。饭后，老者暂辞进内去了。众人悄悄窃议，这老者希奇古怪。咱们的事，他似是全知道，真猜不透他是个好人是个坏人？施威道：“俺好象是认得他，却再也想不起他的名姓来。俺原想问他的，因见方才丽老太太没问得什么，俺就不再问了。仔细想来，这人不象是恶人。”伍柱点头道：“俺初见他时，也处处留心窥察他。后来见他气宇轩朗，举止安详。言语更是慈祥恺悌，好似句句含着禅机，料他不是邪教妖人，一定是个清高有道之士。所以连你们各位也没招呼，大家放心大胆吃了这一顿，料来没甚凶险的。”

正说间，童儿走来沏茶，便都住了口。那童儿沏过茶，向伍柱道：“伍爷，我师傅请您进里面去，说句话儿。”伍柱坦然起身，随着童儿，从屏门进去。穿过一间过堂，再进东头月宫门，便是一间小书斋。窗外种着七八株红梅，才只一人高，却已满枝着花。墙上藤罗密布，叶已凋落，更显得蜿蜒曲折，摇曳生姿。

童儿进去报过，复出来招手请伍柱进内。伍柱跨入房门，只见老者端然跌坐在檀木炕上，目朗形庄，神光四射。伍柱不觉凛然下拜道：“弟子伍柱参拜！”老者将手中拂尘一拂，道：“请起来，不必多礼。”伍柱觉得如有人提搀一般，才拜了两拜，不由自主的立了起来。便向旁边凳上坐下，说道：“不知老丈有何事赐教？弟子愿闻训诲！”

老者道：“我离世已久，原不想再问人世事。先时见闻侣鱼、张三丰师兄弟俩修道三四百年，还不肯弃却微名，远离浊世，颇笑他们。如今见妖教应劫而生，所行多违天意。孔雀明王又恰在这时隳凡历劫，我不免也要迟滞五十年了。只是这次劫数，虽是人造，也在人为。孔雀明王误杀一蛟，已种下不解之冤，将成千古奇惨。你可传语闻侣鱼，转告诸道友，切勿杀戮无辜，碍违天道。如今武道理应繁昌，须借善果传流一线，为将来保国保民之需。却是至道不可轻传，须妨因此反而害及武道前途。这话也请你转言给诸道友，传授须适可而止，慎防所授非人。”伍柱敬谨答应。

老者又道：“你生有自来，根基极厚。他日佐孔雀明王立奇功，为名将，前途事业正多。只是你所学的枪棒武艺，只能战胜常人，不能抵敌名将，更不足完你的事功。却也是天教你得成大业，立大名，有缘得遇着我。我今教你一种兵器，可以所向无敌。”伍柱听到此处，连忙起身，到炕前双膝跪下，道：“弟子谨受教训！”老者道：“起来！我为武道作育人材，为天下作成名将，非你我私交，何用虚文缛礼？”说罢，待伍柱起身，才下炕来，领他到书房后面一间小敞厅中。

只见敞厅两旁列着四种兵器。两种是高架上挂着的：一是一柄长剑；一条长鞭。那两种是长兵器，插在矮架上的，都不识得叫什么名目：左边一种，柄儿特长，上面装着个仿佛象倒写篆文“山”字一般的東西；右边一种，和左边的差不多长短，顶上是一个眉月形两面四棱的铁弯叉，好似僧家用的月牙禅杖。却是月牙是小股，两角朝上，牙儿两面各有八个钉齿，正中心，装着一个枪头儿。

正待要动问，老者已开言道：“这四般兵器，是兵中之王。鞭、剑两样，你是识得的。那鞭法自呼延赞以来，还未失传，天下尽有精于此道的人；剑法却已分成南、北，且已深门户之见，将来恐要因为互相仇害，而此大道渐灭。这也是天意难违，可为浩叹！那两种长家伙：左边一种，名叫钺，古时名戚，三方是刃，两面有凹；使起来，斩、劈、筑、钩、挑、拦、架、砍，无一不便，利害无比！可惜使法将要失传了。右边一种，本名叫钺钹，如今另有了两种钺，这家伙便单叫做钹。钺法，已有普陀大通尼传授；钹法，却就只我还知道。这钺、钹两样，都是冲锋陷阵的无上利器，刃尖繁多，架格容易，极不容易破他。将来这两样东西必要成为军中要物的。这四样兵器，剑、鞭已有传人；钹，我也传授给人了；只有这钺，非聪明睿智之人不能得其精华。如今我传授给你，你留心习练，将来的事业，都在这家伙上面。”伍柱顿首受教。

老者脱去长衣衫，向左边架上拔下钺来，站着马桩，使将起来。前后左右上下中侧，盘旋飞舞；如同一朵白云，飘来飘去。细看解数，果然奥妙无穷，变化莫测。兼有刀、枪、矛、戟、斧、挝等之长处，比钩镰枪、两刃刀为用更大，委实是件神兵利器。伍柱瞧完了七十二路钺法，心花怒放，笑逐颜开，连忙拜恳指教。

老者将钺法歌诀教授给伍柱，一面将钹取下，自己当做钺使着；一面将钹交给伍柱，叫伍柱照歌诀挥动。伍柱心思本来灵慧非常，任什么都能一听就记得，一学就精湛。老者只陪着他使两次，他已全懂得了。老者又叫他独自使一回瞧瞧。伍柱即照着歌诀解数使将出来，使完时，只使错了一个

着地砍松的架势。

老者大悦，当时指点拨正了他。又向怀中取出一本书，交给伍柱，上面写着《武道》两个字，下面注着《第一卷》。打开看时，开页有岳鹏举、文文山两篇序文，以下有二十卷书的目录。再翻下去，便是《第一卷 械法》，并刊明是“达摩著”，“宋太祖御注”。老者道：“这部武道共二十卷。原名山秘笈，轻易不传的。每卷指点一种兵器的使法。末两卷：一卷是拳经；一卷是说金钟罩、铁布衫、铁手、铜头等练法的。你且将这卷 械法拿去，练习熟了，我自来取还。你须勤奋习练，休要懈怠自误！”伍柱一一答应，将书藏起，下拜道：“承蒙师傅特恩，传授绝技，怎奈连师傅的法号都不曾知道，岂不令弟子抱憾终身？还望师傅垂示才好！”老者笑言道：“我姓张名中，你将来去问友鹿道人、闻倡鱼等，就能知道我的来历了。”伍柱谨记了。张中领他到外面来。

众人在外面候了许久，正在胡乱疑猜，忽见伍柱和老者一同出来，都欢欣异常。大家起身相问，伍柱只说“老者询问卧牛山的事情”，含糊了过去。大家又坐谈了一会，童儿提灯来请安置。众人便随着童儿，到厢房中来。见沿墙长炕上已铺好被褥，都暗想：他家只一老一童，怎的做事这般周到？

当夜无话。次日天明，众人起身，茶水已都预备好。众人梳洗已毕，出厅告辞，登程。老者亲自出来，坚留众人早饭后再走。众人却不过，只得将行李拾掇好，仍坐下闲谈。一时饭熟，众人吃过，复向老者告辞起身。出门登车上马，老者直送到门外，才与众人拱手，道声“珍重”而别。众

人押着车驮，转到岗前大路上，迤迤长行。

这日仍是吴二赶车，却是比昨日快了许多。行了二十余里，才见人烟。施威在马上说起：“这老者奇怪！怎生事事都和前知一般？可惜他不肯说名字！要能探得他真名姓，说不定还是一位前辈老英雄啦！俺终觉有些认识，只是说不出在哪里会过。”伍柱道：“他自己说姓张名中，这姓名倒不大听得有人说起。”施威、胡玉霜听了齐急问道：“真的么？”伍柱道：“谁造谣言不成？”施威拍手道：“张中就是铁冠道人的真姓名！俺说曾会过，果然是熟人！十年前，他时常到武当来，直到近年才不见了。可惜您在他家里时不说他就是张中，若早知道时，有许多事好问他啦！”胡玉霜也说：“俺幼时曾见过铁冠道人。他给太祖画了一册子画，就叫铁冠图。里面全是说的后来的事，好似哑谜儿一般隐藏着，连靖难之师都画得有啦。今朝可惜当面错过，不曾问一问他将来的事业如何？”

众人一面走，一面赞论。常言道得好：“伴多路短，独走路长。”他们八九个人簇拥着走，不经意的走了四十多里路了。这时，天已过午，便寻了一家村店停车下马打尖。午餐后，依旧长行。背着朔风，马不停蹄，尽力直骋，一口气又奔了四十余里。众人见日已落平，恐怕和昨夜一般再错过宿头。到了涿州城外，便拣一家宽大洁净的客栈，名叫全安客栈住下了。

这夜，定了两间上房。丽家母女和俩丫环占住一间，伍柱等四人占住了一间。吴二就在外间搭炕。晚饭后，沈石觉着疲倦异常，先爬上炕睡了。施威和程豪正说得起劲，口沫四溅，手口俱忙。伍柱默坐在一旁，暗自省记揣摸着铁冠道

人教给的口诀手法，都没上炕睡觉。

街上二更打过，客栈内已悄无人声。伍柱劝施、程二人：“别尽谈论了，时候不早，应该睡觉了。”施威怪眼一闪，向伍柱道：“您咧，怎不去睡呢？”伍柱不防他这般反问，一时倒没了回答，呆了一呆。却是二人话头已被剪断，便都脱去外衣，闯入被中睡了。伍柱也上炕来，半身复在被中，倚墙坐着，悄诵武道，街上正当当当敲着三更。

伍柱正在凝神聚读，忽听得沈石哼声不绝，以为他是魇着了，忙卷书披衣下炕，到沈石炕前，一面使手推他，一面悄声叫唤。不料他只是哼着，越哼声音越大。伍柱着急，便也越叫越高。施威猛然惊醒，睡眼朦胧，欵的爬起，一手捞着炕里面搁着的钢枪，突跳下炕来。伍柱忙叫：“施铁臂，别乱动！没事啦！镇恒山魇着啦！”这时，程豪也已惊觉，连忙爬起来，拦住施威，拧醒了他，将钢枪夺下，才一同向沈石炕前来。

伍柱已将沈石的被掀开。程豪急向桌上，将油灯剔亮了，拿到炕前来照看。只见沈石双眼微开，牙关咬紧，满面灰白，如粉石灰一般，嘴里直哼“冷！冷……呀！冷呀！”身体抖个不停。伍柱等大急，都说：“翻了病了，怎么处呢？”施威和程豪将几条被一齐拿来了，全给沈石盖上，却见他仍是抖个不住。

伍柱开了房门，黑暗中摸到外面，高声叫：“掌柜的！”掌柜的梦中醒来，不知有甚事故，急忙爬起，披衣出房，连问：“官人有甚事情？”伍柱问道：“此地可有好大夫？”掌柜的答道：“有也在城内，这时没法进城去请。要是有甚急症，隔壁龙池观里马道姑就能医病。”伍柱急道：“你快去

请她来，脉金不问多少，只要快！”掌柜的又问道：“是哪一位官人？什么病症啦？”伍柱道：“你去请来自知，这时没工夫和你说这些。”掌柜连忙叫起伙计，燃了灯，又点着个灯笼，回头才叫伙计：“快到隔壁去请马道姑来，给上房里官人瞧病。”伙计应声，拿着灯笼，开门去了。

掌柜的掌灯，陪伍柱到上房里来。只见沈石已经坐起，两眼发赤，两颊通红，嘴里直嚷着热，两手将衣服乱抓，施威、程豪两人拦不住他。一会儿，上身已剥得赤条条的，两手扇着，还是嚷热。伍柱见他神志不清，且不和他说话。只站在一旁，相帮防护着他。程豪抱怨道：“沈刚原说过沈老五要害疟疾，这不是大疟疾吗？怎的和沈刚分手时，大家竟然都会忘了向他讨些药带着呢？伍大哥平常最仔细的，这回也和我们老粗一般的大意着。这不是沈老五活该有这场灾苦吗？”伍柱被他埋怨得哑口无言，心中如火烧一般，比那害病的还要难过十倍，只急盼大夫快来，好设法救治。

胡玉霜、丽菁、梅瑜、梅亮都被伍柱叫掌柜的时惊醒来。丽菁要出去，胡玉霜止住她。听了一听，知道是有人得了急症，便叫梅瑜：“快開箱子，将携带的小药箱取出备用。”一面独自到这边上房里来，瞅见沈石这般情况，便问伍柱道：“沈官人是什么症候？”伍柱道：“现在连俺也不明白，得待大夫来瞧过才能知道。”

说话间，伙计已将隔壁龙池观中道姑马上超引了进来。胡玉霜瞅这道姑，梳着个堆云髻，裹着个鸭蛋青绣花细披风，里面是翠绿道袍，云鞋不到四寸，生得鹅蛋脸儿，石菱嘴儿，柳叶眉儿，桃花眼儿，风流俊俏，不象个出家的人儿。大家上前招呼，请她坐下。伍柱将沈石前日得病的情况

和适才发病的情势一一细说了。马上超道：“这不打紧，不是什么险症。不过来势凶猛。有些吓人罢了。”说着，起身到炕前，给沈石诊脉。

沈石这时没先时那般闹热了，觉着身上发冷，已闯进被中躺下了。程豪上前将沈石的手挪出，给马上超诊视。沈石闭着两眼直哼，问他时，摇头不答。两手都诊过，马上超又看了看舌苔，才向沈石道一声“保重”！起身轻移莲步到桌旁坐下，开药方。

掌柜的早将文房四宝，送来桌上。马上超且不开方，问过众人 and 病者的姓名，默坐凝想一会，方提笔来，开了个药方，交给胡玉霜道：“这位沈施主的贵恙，是伤寒兼恶疟，一时恐不易痊愈。这边店里嘈杂，不妨请到贫道小观中停住两日，调养服药都便当许多，不知老太太意下如何？”胡玉霜答道：“承蒙姑姑美意，且瞧服下这剂仙方，病势怎样再说吧。”伍柱急取了一块银子，和药方一并交给掌柜的，叫人快去打开药店门赎药。马上超起身告辞，伍柱送给二两银子脉敬，胡玉霜代送到门前。

一会儿，掌柜的将药送进来。程豪向掌柜的讨了药炉罐子和木炭，自己将药煎起来。胡玉霜回房，叫丽菁和梅瑜姊妹俩安心去睡。复身又到这边上房中，帮着伏侍病人。四更后，药才煎好。程豪去讨了只碗来，将药斟出；施威才扶起沈石，将胳膊撑住他，斜坐着。伍柱将药接过，缓缓的喂给沈石喝。一口一口的，半晌才喝下去了。仍旧搀他睡下。

众人方才宁静落坐，沈石忽又闹将起来。嚷冷嚷热，嚷个不住，却是没先时闹的那般厉害。大家心意稍安。只因彼此心中都在着急，谈不起兴致来，大伙儿都默默无言，相对

闷坐。将近天明时，沈石沉沉睡去，住嘴不哼了。胡玉霜才悄悄回房去，打个盹儿。伍柱等三人数日辛苦，又一夜无睡，疲倦极了，也都伏案磕睡。

一霎时，天已明亮，胡玉霜正在房中斜靠在炕上打盹，忽听得门闩一响，接着便见房门猛然开了，方在诧异，突然涌进十几个差役皂隶般打扮的人，手执挠钩套索，扑进房来，如猛虎擒羊一般，各奔炕上，也不管男女，夹着被按住就捆。胡玉霜忙跳下炕来时，挠钩齐上，搭住手足，四面分拉。一来事势仓卒，胡玉霜不曾提防，二来胡玉霜是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到底站桩不稳。才甩脱这面挂钩，那面又到了。勿急间，一连几圈套索罩下，早被拉倒在地。众差役忙拥上捺住，捆了个结实。这时，丽菁和梅瑜、梅亮都被捆成粽子一般。四人一齐破口大骂，那些差役们只嘻笑着不理，随即将四人抬出房来。

那面上房中，伍柱等原没关房门，也有一伙人悄然进去。待伍柱、程豪惊觉时，绳子已到身上，支展不开了。施威更睡的熟，铁链、绳索齐到身上收紧，他才醒过来。沈石身在病中，毫无敌拒之力，也被绑了。施威、程豪顿喉大骂，众人只当不听见。伍柱却向众差役道：“你们为甚事将俺们捆住？也得说个明白才行呀！似这般糊里糊涂，见人就捆，难道公事是这般办的么？”众差役只是不理，各去搜抢行李，连旁的客人也被他们借名搜查，抢去许多财物。

一会儿，马蹄声急。只见一个千户，领着百多人马，来到店门前，下马，进来，便问：“全拿住了么？可有逃脱的？”差头上前回话道：“回爷的话：男女人等全都拿住了，只有奴仆、脚夫，不知宿在哪里，还没拿到。”千户道：

“只要正凶没漏网就得了。”差头又禀道：“据报是五个正凶，现已拿住八个。是东头上房里多出三个女的，一并锁拿在此。”千户点头道：“趁早解进城去吧！”差头等齐声应了一声“是”，将胡玉霜、伍柱等人抬出店外装入车中，一路欢笑着，进城去了。

这老少八侠，因甚事被捉呢？其中有个缘由。

八人住的这家客店，掌柜的名李逢春，原本是个犯规返俗的和尚。仗着有些膂力，会些拳棒，结识江洋大盗，专做跑码头的箭子。几年之间，积得些银钱，便回到涿州原籍来开张客店，洗手不做绿林买卖。反而结交衙门中三班、六房役隶人等，为的是借着他们的势力，使人不敢追问他以前的事情。而且好欺压良民，横行霸道。弄了两年，就在捕快班中补了个名儿，益发恣行不法，无所不为。只是他手头虽有了钱，做了掌柜，当了捕快，却因他行藏不正，没人敢将女儿许他。四十岁，还不曾娶得个妻子。

恰巧全安栈隔壁有座龙池观，观中原有个老道姑，被外来的两个年轻道姑暗地谋杀了。这两个年轻道姑，都是北平人，一个名叫陈安士，一个名叫马上超。占了这座龙池观，专一引逗游蜂浪蝶。他俩也是教里人，讲究的是采补术。弄了个男子，便给药他吃，二人轮流奸淫。采到那男子精枯髓竭时，再取他的脏肺去献给教主。这类事儿，也不知干了多少了。

这一年夏天，李逢春在后面敞坪中洗澡。陈安士在楼头，一眼瞅见李逢春是个伟男子，心中一动，向他递了几个俏眉眼。李逢春原想勾搭这两个道姑，却是不知底细，不敢冒昧下手。怎经得陈安士移樽就教，顿时心花怒放，澡也不

洗了，急忙换了一套最时新的衣服，袖了些银子，趑过隔壁来。

陈安士和马上超接着他，一直到里面楼上，酒果已经摆好，三人坐下，吃喝起来。可怜李逢春虽不是什么童男子，却是从来只知强奸、宿娼，何曾温存旖旎的调过情？这时，被这两个妖精般的人一迷，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只眯着双色眼傻笑，连话也不会说了。好在陈、马二人原是爱他的真实本钱，并不在乎外表。见他这般情急万分的模样，二人也乐得早些享受。

马上超笑向李逢春道：“喂，您倦了么？可要睡一会儿？”李逢春只傻笑着点头。马上超起身领他到里厢房去宽衣解带，倒凤颠鸾。事还没了，陈安士闯了进去，故意闹醋劲儿，抽了个头儿。二人见李逢春确有真实本领，人材难得，倒也另眼相看，没追取他的性命。却是李逢春从此得了两个军师，如虎添翼。二人也仗着李逢春狼狈为奸，这半年间，也不知害了多少人了。

这天，李逢春见胡玉霜等前来投宿，瞧着这些人不象平常过路的客商官眷，便去向马上超说。马上超道：“横竖您不做黑店，管他干什么！”李逢春也就撂下了。不料伍柱半夜里要请大夫，李逢春乘便荐了马上超，原意不过是赚些脉礼。哪知马上超因为要装出久惯行医、名大夫的牌调，药方儿上要写上个病人的姓氏。却又因为病人正昏迷着，不便去问，只得向旁人询探。这一来，便不得不带着问问旁人的姓名。恰好伍柱、程豪二人一来因为离家已远，二来因为心中着急就大意了，说了真名实姓。马上超原是个走江湖的，听着施威、沈石的名儿还不介意；及至问到伍柱、程豪，陡然

想起曹州伍柱是个不服官府的霸王，锦屏程豪是个占山立寨的头脑，都是多年拿办不着的，怎生全到了此地？便故意问了二人的籍贯，揣料一定不错。出来时，又见脉金是二两头，这般大出手，愈可看出不是好汉们做不到。当下暗中关照李逢春借着捡药，到龙池观来，和他说了，叫他多唤做公的，干了这场大功。

李逢春因恐众好汉疑心，即托马上超亲自去报讯，自己却回店来。马上超连忙奔到捕快头儿家中，报说：“曹州土霸伍柱，锦屏山大盗程豪，领着两个党羽，一个老婆子，落在全安栈里，掌柜的托我前来报讯，请火速领人去捉拿，再迟就要漏网了。”捕快头儿听了，也待不到开城时去报本官，立时叫齐住在近处的伙计，还召唤许多狐群狗党，一窠蜂，来到全安栈里。捕快头儿吩咐悄声进去，拿他个措手不及。果然被他们分途刁门闯户，将男女老少八个好汉一齐捉住了，比密报的还多了三个女子。李逢春领着差役再四处搜寻一番，吴二已不见了。

这时，天已大明，城门也开了。捕快们将八人装在车中，锁着车门，免致有人瞧见时，拦路夺犯，或是报讯劫狱，直解城里。

要知老少八人怎样脱累，请阅下文。

第二十五章 义愤填膺飞符遣将 毅忱诛佞劫狱戕官

话说吴二磕睡朦胧之中，忽听得人声嘈杂，连忙爬起下炕，推开一线窗棂，侧头向外细瞧，却见自己所倚仗回南的八位英雄，都被捆绑了，心中大急。且恐有人来捉，急忙爬上炕去，打穿低楞近檐处的屋瓦，拼命爬上墙头，舍死忘生，向下一滚。幸喜北地墙壁不高，滚到地下，没受伤损，爬起来，拔步飞跑。

吴二这时心慌意急，不管路途高低，也不管东西南北，只舍命狂奔。一口气跑了约莫二十余里，方才止步，端正方向。见日光从右晒来，知已回头向北，便寻了一棵大树，背着树坐下喘息。一面思忖：我真倒霉，流了这许多年了，好容易得回家乡，又遇着这般使人，肯带我回去。却偏遇着这狗娘养的地方，无缘无故的将人拿下，如今倒连衣服铺盖都丢了，仍是和一年前一般剩得净人一个，叫我怎处？想来想去，不觉伤心痛哭一番。

哭到极痛处，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不呆么？旁人路见不平，还要仗义行侠。我身受其害，就这般白放过那些鸟官鸟差么？何况伍爷、沈爷几个都待我不错，我怎能不尽我的力量去给他们讨救呢？我旧东家沈大夫不是入了他们伙儿出了塞吗？我只此到塞外卧牛山去报个讯，还怕没盘缠回南去么？想罢，便决计奔往卧牛山去。

边塞地方，吴二没处不熟。他荡来荡去，几年来只在这一带地方混，因此他出塞入塞，赛过是吃家常便饭一般，不把他当作一回事情的。他主意既定，伸手向腰间袋中一摸，喜得身旁还有在沈家集得的几两银子在插袋，原来预备再集些凑着做回南的盘费，如今只先取出来用了再说。便将腰带紧了一紧，又奔了二十余里，才买了些馍馍吃了。又在村市上买了干粮，急忙奔往边塞。

吴二一路之上，足不停步，拼命前行，连夜带日的走去，只二日便奔到了居庸关下。从关侧小路偷走过关，幸喜没遇着马步巡查，安稳过了岭。塞外路径，他也是谙熟的，心中着急，也顾不得辛苦，一直到卧牛镇来。却是吴二不知卧牛镇指挥便是卧牛山的头领。到了镇上不得过河，问了问没得渡船，那水又是暴雨冲成不结冰冻，无法过去，急的不得了，呆在河边痴望着。

恰巧有个卧牛山的健卒渡河送信，见他呆立在那里，心中有些疑惑他不是好人，便上前来盘问他。吴二便说：“要想过河去寻个人。”健卒问他：“寻谁？”吴二一眼瞧见健卒身边带着一方红旗，上面有个“天”字，心中一机灵，便道：“寻沈一剂。”那健卒见他只一个人，又没带兵器，便先问道：“你寻沈一剂做什么？”吴二道：“那是我的主人，我特来给主人送讯的。”健卒便问他讨信，吴二说：“是口讯。”健卒料他做不出什么事来，便道：“你随我来吧。”说着便拨下腰间红旗一展。只见对岸芦苇中呀的一声，五个人合力摇出一艘快船来。健卒领了吴二上船摇过对岸。

上了岸，健卒将他领到槩门岭后，守将潘荣营中盘问一

遍，吴二将众侠被陷在涿州的事说了。潘荣便将吴二留在营中，另派快马进寨报讯。吴二满心焦急，又不敢多说，只睁着眼，向山中望着。约莫半个时辰，小大虫皮友全身披挂，背插双枪，骑一匹高头骏马，一手持着一方令旗，一手牵着一匹空马，如飞而来。到寨前立马，传令道：“奉主将军令：将报讯人吴二带到大寨！”传罢，将一块写着字儿的令牌，交给潘荣。潘荣便叫吴二上马，随皮友进寨。

吴二拜辞了潘荣，踏蹬上马，皮友叫他在前面走，自己随在后面跟定，并招呼方向。吴二一路上留心瞧去，只见巡山兵马，络绎不绝，远处山口中，时见旗枪闪过。遥见第一关头，旗幡招展，枪刀如林，正中红旗黑字，迎风显出一个斗来大的“钱”字。将到关前，皮友将旗一扬，只听得关上有人高声喝了个“忠”字；皮友在后也高声应了个“武”字。便开了关门，吴二跃马进关来。回头细瞧时，只见筑好向外面一层厚砖墙，关内还正在打桩堆土，一面砌里砖墙。

进了头关，一连过了二关、三关，都和头关一般开关放进；只二关垣还只筑得五尺余高，暂使木栅横栏，算是关门。到四关时，守关兵将扎营在关外。关基正在打桩，两旁有八个健卒各挺长矛，把守着。皮友也照头关一般，喝答过口号，才过了隘口。才进关，便撞着一队人马，迎头认军旗上一行小字，是个“巡山都头领；”中间一个大“丑”字，皮友大高声说了“紧急”二字。只见对面一员黑盔黑甲黑面黑马的大将，将手中三尖两刃刀左右一摆，让吴二皮友两骑马，当中穿过。霎时间进了寨门，下了马，皮友便当先引吴二到大同厅来。守厅首将冯璋将吴二身上搜过。便进内通报。片时间，出来领了吴二进里，皮友缴令给冯璋，便向厅

旁房内去了。

吴二随着冯璋过了好几间庭厅，才到一个小院落中的书房中来。只见沈刚坐在炕上东头，左首一排坐着僧、道、儒、俗不等五个人。吴二便上前叩见沈刚。沈刚叫他见过左首坐的友鹿道人等五人。吴二叩见过，友鹿道人命他坐下。问道：“涿州的事情，是如何闹出来的？你可详细说来。”吴二便从左家屯借宿起，一直说到八人被陷在涿州止，仔细诉说了一遍。

友鹿道人问道：“你可知道那全安店掌柜的是个甚等样人。”吴二道：“小的涿州也常到的。全安店才开张二年多些。掌柜的叫李逢春，为人很爱朋友，买卖也还公道。就只一宗不好，有点儿爱糟蹋娘儿们。”沈刚霹问道：“那请来瞧病的女道士是谁，你可知道？”吴二道：“小人在外面房中宿，没瞧见，不知是怎样个人。就只听得说是全安店隔壁龙池观的道姑。”丈身和尚问道：“全安店掌柜的是不是教里人？”吴二答道：“这却不知。”友鹿道人便命冯璋带领吴二去吃喝歇息。

友鹿道人便叫皮友快到卧牛镇去问杨洪，涿州有多少人马？文武官本领如何？皮友领命去了。友鹿道人便和张三丰等商议，这事怎生处置？丈身和尚道：“失陷的人太多了，且有四个老少妇女，这事便不是你我去一两人办得到的了。”周颠子道：“这事只有反牢劫狱。若是我们去，办到没甚办不到，只是敌拒官兵终有些不便。若是暗救他们出来，委实是失陷的人多了，不大好办。”沈刚霹言道：“既是如此，老师们何妨救了他们八位出狱，却就叫他们八位去抵敌官兵，老师们尽管隐身在旁呢？”张三丰道：“若是官

兵中没有对手，还不打紧，只恐边地兵多将勇，倘使救了出来之后，再失陷一二人时，我们挺身去救，便要杀官兵。若不去救，二次被擒没有不当场就杀的，岂不是反催了他们的命么？”飞霞道人道：“我们五人齐去，或是去四个，留一人守寨可好？”友鹿道人道：“青草山新败，必谋复仇，本山难免有大战，我们怎能离开？若去四人，便和去一二人一般。咱们如今不是怕敌不过官兵，是不愿意和官兵抵敌。且是因为失陷的八人中有四个女子，若是救出后，仍是和我们这样的人一路长行，岂有不被人看破之理？到那时还是要闹出事来。”丈身和尚道：“还是多派几个头领去，咱们五个人之中任凭去一个，就近作主张，免得群龙无首。”张三丰接言道：“就请您辛苦这一趟吧。”友鹿道人道：“也只好如此。如今就发令连夜起程便了。”大家便商量派去的人名。

正商议着，皮友回来复命道：“杨霹雳说：涿州是关内第一要镇，素来驻有重兵。如今是都督柳升在涿州歇马待诏，还有御营先锋朱荣也在那里，两人部下约共有八千多兵马。现任涿州卫指挥弓达，是个有名的呆子，却是武艺十分了得，曾中过武科榜首。涿州知州新换了人，还不知姓名。另外涿州城里还有个奢遮好汉，姓庾名总，绰号一阵风，原是黔中蛮子，流落北地。不知他是那处学的剑客，北直隶朝北这一带地方没人能敌。听说这人性情戆直，被朱荣哄了他，给他打仗。这趟亲征瓦剌，朱荣这一支兵屡立奇功，便全是庾忠冲锋陷阵得的功劳。却是朱荣都冒了去，如今他还不知道，仍在朱荣营中。若是到涿州去干事，头一要防备此人。”

友鹿道人沉思了半晌道：“这庾忠名字似乎听得说过。

既是同道，岂肯伤他？若得个认识他的人去说他醒悟，岂非大好？”丈身和尚道：“蛮中传道的只有我师妹凌云子，这人大概是她的弟子。只是凌云子的踪迹久不得知了，若有她在此，或者可以叫这人回头，怎奈一时没寻处？”周颠子道：“可是四十年前和云漫天憋气，远走蛮荒的凌云子么？”丈身和尚答道：“正是。怎可知她的行踪？”周颠子道：“我今年夏天里，在天台遇着她的。她向我说，特地回来寻云漫天报仇的。知道云漫天要到北地，所以先回来沿途游玩访旧，就此北来。如今云漫天不是到了青草山了吗，凌云子大概也到北地来了。”张三丰接言道：“就算她来了，不知她的托足处，也是枉然。何况那虔忠还不见得一定是她的弟子？目下快商量派人吧，再捱一会儿可要误事了。”友鹿道人道：“先时不知涿州底细，只说派几个人去便行了。如今既知涿州有名将、能人，这事非同小可。寨中健卒是不能多调进关，头领却要多派几个去，方能抵敌。”飞霞道人道：“依我说，竟是倾寨而去。”我们四人任守寨之事，友鹿道兄主持中寨，张道兄守前山，周道兄守后山，我来查山。这般分派，寨中大概可保无虞。日子多了，虽有些儿为难。好在过得多日，去涿州的人也该回来了，便可各归原处了。”周颠子拍手道：“对，我们去涿州是有难处，难道放着咱们这几个人守个山寨也守不住吗？事不宜迟，快发令叫他们动身吧。”

友鹿道人便提起笔来写传令牌。派：

孔纯、赵佑、归瑞、凌波四人扮作江湖卖艺的直往涿州城里，进城待信火一起，便专劫牢狱，救出众人，扫荡全安店和龙池观。

凌霄、凤舞扮作小军将模样，问杨洪营中取腰牌、印凭，直往涿州城里，信火起时，专一挡杀涿州指挥弓达。

潘荣、钱迈、杜洁、许逵扮作往京投考文武科士子，往涿州四城分开待着，信火起时四面兜来，专拿虔忠，只许生擒，不许害他性命。

徐斗、徐奎扮作游学士子模样，到涿州衙前待着，信火一起，便将知州衙门人役挡住，且将街道把守，待赵佑等来时，合力劫牢，救出人来，便当先开路出城。

茅能、刘勃、丑赫、邓华扮作镖局达官模样，再挑选本领高强、状貌敦厚的健卒九人扮作客商，一同进城，待信火起时，专一堵杀都督大营兵将。

丈身和尚总管接应各路施放信火，夺守城门。并带同黄礼扮作泥匠，于佐扮作木匠，帮助放信火劈城门。

各路得手后，都到全安店取齐，一听丈身和尚指挥，不得违背，违令者斩！计共派出头领十八员，由丈身和尚统率即夜起程，限两日两夜赶到涿州。山寨中只留皮友、冯璋、查仪、沈刚帮同友鹿道人等四大侠守寨。当日便各将职事交待给友鹿道人等四大侠，各自去改装打扮。申牌时分，齐到大岭。友鹿道人已挑选了九名健卒，带了各头领的坐骑，另外又在马房中挑选了十五匹牲口，作为马贩子。再将山寨平日打猎得着的鹿茸、鹿角、药材，作为便带的货物，使人不疑。沈刚取了一包药丸交给潘荣道：“会着镇恒山时，要他将这药丸使白开水送下，任他哪一种恶症，保管马上痊愈。”又取了许多金创跌打药，一包一包的分给众人带在身旁，以备不虞。原来沈刚这时已受命为医药头领，因此他便尽他分内之职。后来每有争战，他便包送伤药。平常已给各

头领带在身旁，自此永以为例。

丈身和尚率领十八员头领上厅告行，即夜纷纷离寨，分批到杨洪营中取了文书。因为限期紧迫，便都连夜趲程。进了关塞，顺大路直奔涿州。众头领也有施展陆地飞行法的，也有骑马的，也有雇牲口上路的，无不急急奔驰。果然军令如山倒，只得两日两夜便都赶到了。

这一日，茅能、刘勃、丑赫、邓华等四人和十个健卒，拼命打马，先赶进城。城门口守城兵丁，向众人讨了税单、文凭看过，说了声“老客发财”，便取了几枝鹿角去了。丑赫眼中见了这种行为发火，却因大事要紧，强行捺住。进了城，寻了一家客店住下。吃过饭，大家坐在店堂里闲谈。一会儿，见黄礼拿着一把镬，揣着一个石灰桶；于佐背着一柄大斧，斧上挂着一把大锯；两人一路笑笑谈谈，瞅见茅能等也只作不认识。丈身和尚随在后面，约莫十多步远，瞧见茅能等在这店里，便趲进来假作化缘。掌柜的施给一勺米，丈身和尚故意向掌柜的道：“掌柜的，此地城隍庙，可好烧夜香？”掌柜的答了一个：“没有。”丈身和尚哈哈大笑道：“城隍庙去呀！”说着便痴痴狂狂偏偏倒倒的去了。

邓华听了心中明白，便搭讪着向掌柜的道：“这里城隍庙可有甚热闹瞧？”掌柜的答道：“多着啦！说评话，说大书，卖艺甩跤，耍戏法儿，做靶鞋戏，任吗希希哈儿全有。达官可想着去玩玩？出店门朝南一拐，一直走去，约莫一里多地，便到了城隍庙后墙根儿了，顺着墙根儿一转便到了庙前了。”邓华搭讪着道：“伙计们可要去瞧瞧？”丑赫不知邓华什么意思，只听得刘勃答应说：“去呀。”茅能也说：“走吧。”便也说：“去溜溜吧。”

四人出了店门，照掌柜的所说，一直到城隍庙来。才进庙门，只见一大堆人围着一个大圈子，乱轰轰高声喝采。四人挤上前一看，原来是孔纯着了一身虎皮纹黄布衣裤，头上戴着虎头抹额，足下登了一双虎爪靴，手中正舞着一条铁棍，向庙坪中铺地大青石上面，吼的一棍冲去，那石头便陷下去四五寸。众人暴雷似喝采，一把一把扔钱。凌波却包头扎额，装着有病，手中颠着两条合计八十斤的金鞭，无情无绪的双眉愁皱，倒象个真果有病的模样。再看那边人堆里，有两个秀才模样的人站在那里，仔细瞧时，却是徐奎、徐斗。茅能等心中明白，人已到齐了。

邓华正要招呼茅能等三人回店去等待，忽听背后有人大喊：“火着了！好大火呀！衙门里去呀！”转头望时，凌翔、凤舞手拖兵器，打庙里出来。丑赫连忙顺手抓住一人问道：“监牢在哪里？”那人正因火起，心慌意乱，忽被丑赫拉住，拼命一摔，没摔脱，回头一望，瞧见了丑赫这恶龙面孔，直吓呕的一声，顿时魂灵出窍。丑赫见他二话不答，满心大怒，方要下手去打时，忽听得邓华高叫：“地方已问得了，大伙儿随我来吧！”丑赫便摔了那人，转过身来，两脚不停，随着邓华急奔。跑了不一会，已见州衙。便呐一声喊，各拔兵器，冲杀进去。拦门两个差役，早被茅能、邓华手起刀落，一齐砍了。

衙门里面众差役瞧见，吓得魂不附体，也不知外面有多少人，更不知为什么事？只朝里面乱跑。茅能等四人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进二堂。忽听后面有人高声叫唤：“刘花枪，错了，得打这里进去！”刘勃应声回望，却见徐奎、徐斗二人甩了长衫，各提一对龙角镜，向大堂东面走去了。四

人便回身跟去。

转了一个弯，便见一个大敞坪，坪西有一张大狴犴门。徐斗上前，将锐角套进牛角锁，使劲一绞，嘣的一声，大锁两断。接着一脚将牢门踢开，六人一推而进。哪知里面还有一层大铁叶门，茅能、丑赫都怒火中烧，刀剑齐下。无奈那门结实，劈砍不开。刘勃便双手控起一条阶石，大叫一声闪开，乘茅、丑闻叫回头时，双手托着石条猛然向铁叶门砸去。只听得哄的一声，门已大开，众人复冲进去，迎面有一道木栅，便一顿刀剑，将栅砍开，奔到里面，内外却不曾见有一个牢卒禁子。众人便四下搜寻，将号子全打开了。见了犯人就问伍柱等押在那里？谁知众犯人都回说：“不知道。”众人大急，直打到牢里，听得一个异乡人说：山东伍柱昨夜还在这里，今早便提走了，不知提到哪里去了。众人顿时冷水浇背一般，一团高兴，化作云烟，六人面面相觑。

徐奎叹了口气道：“如今且去捉一个狱卒禁子来问一问，便知这鸟官将他们关到哪里去了。”众人听了点头，便转身来寻狱卒人等，顺便转身杀到上房来。方到签押房前，忽见孔纯、赵佑、归瑞、凌波四人已将知州擒住。凌波并拖住知州的妻子，急奔出来。邓华迎头便问：“可曾见着千年松。”归瑞急答道：“有了着落了，如今拉着这瘟尸一同去解救。方才在里面听得墙外有掌号声音，恐怕是大营出队了，快去堵杀吧！”徐斗、徐奎二人因是奉命要帮救伍柱等八人的，便和孔纯等去了。

茅能等四人掣转身，急跑出州衙。果见东街头戈戟丛丛，如竹林一般，蔽空而来。茅能等四人便出衙，分列在大街两旁，和站班一般对站着。这时众囚犯因茅能等打开牢

狱，一齐跑出来。邓华高声叫道：“要命的跟我来，杀这班狗男女！”果然便有许多人站着不动。邓华大喝一声：“随我夺兵器去！”言未毕，大营队伍已将到辕门。却因街窄展布不开，被这四只猛虎，刀起剑落。再夹着一二百不要命的犯人，乱夺兵器，夹在里面乱杀乱挑，直杀得大营兵卒，前队踹后队，后队挤前队，顿时大乱起来，被斩刺死伤的不计其数。朱荣在后面督着兵丁，见前面如此大乱，满心火发，舞动一对紫铜六楞锤，骤马向前，却被自己人马塞住了。好不容易挤了半晌，才进了一半。迎头遇着茅能，便一锤打去。茅能扬刀架开，一低头就势横推一刀，想要砍朱荣坐马的前胸。不料朱荣手下有个指挥捻一管笔管枪，猛向茅能背心刺来。这时茅能前有马撞着，头已闯在马颌下。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左右没处闪躲。背后的枪看看只差不到一尺远了，邓华一眼瞥见，大惊，急叫得一声：“茅金刀不要动！”说时迟，那时快，邓华语才出口，腾身一跳，跃到朱荣马前，噗的一刀，将那指挥的脑袋砍下，一手却将那指挥的枪夺了过来。一手使枪，一手使刀，远挑近打，如疯虎一般。茅能时听得邓华叫声，也没管后面怎样，只使全劲向前一刀将马胸剖开，朱荣倒下马来。丑赫扬刀待砍，邓华忙叫：“不要杀，留活的有用处！”丑赫便将朱荣捺住捆了，一把提起来，举刀押着他。那些兵丁，一来自己逃命也来不及，二来见丑赫的刀架着朱荣的脖子，知道上前去抢救朱荣的脑袋便要落地。因此丑赫和单刀赴会一般，将朱荣一直拉出去，没人敢拦挡他。

大营兵将被茅能、刘勃、邓华三人领着众犯人杀得走头无路。兼之街道窄狭，人多拥挤，自相践踏，死者无数。逃

得命的，才奔出街口，忽见迎头一群人马，着地卷来。正是涿州卫指挥弓达手挽铁叶大刀，当先骤马而来。众兵丁见了，如大旱逢雨，喜之不尽，一齐呐喊，乱闯入涿州卫牢后面去了。邓华方待上前，忽听得茅能大叫：“施大哥！”回头一望，果见施威手持铁笔挝，跃马而来，恰好这时小巷中冲出凌翔、凤舞二将，戈矛并举，接住弓达大战起来。邓华便回身赶上，茅能、刘勃二人和施威相见，四人相对欢然。

茅能等齐问施威：“怎生出来的？”施威道：“孔虎头救出来的。这时杀贼要紧，回头再详细说吧。”邓华道：“大营先锋朱荣已生擒了，涿州卫指挥正和云中凤、金麒麟两个斗着。只剩下什么庾忠，是个剑客，还没见着。咱们便去寻去。”施威道：“俺本来要出去烧那鸟店的，不料和千年松失散了。咱们四个便出城去吧。”茅能等三人齐声说了好。

四人便扑奔城外。才到北门大街，只见镇华山钱迈手舞长戈，镇衡山许逵手挥五股托天叉，正和御营都督柳升杀在一处。后面兵丁塞满一街，摆布不开，只有几个武官上前助战。施威见了，拍马上前，一挝打去，茅能也大喊如雷，挥刀杀上前去。刘勃紧一紧手中枪，一个箭步，便到了柳升马前。邓华便杀散众武官。柳升见来将众多，招架不住，舞动手中刀，使了个大旋风，拦开众兵器，带转马头，斜刺里落荒而走。施威带马便追，茅能拨步紧赶。钱迈忙拉住茅能，并高声叫道：“施铁臂您忘了报仇了吗？”施威猛然省起，便停马不追。

钱迈便高叫众兵丁让路。众兵丁见主将已逃，轰然一声，四散奔窜。钱迈等各夺了一骑马便奔出城去。恰遇着牛儿丑赫，手提三尖两刃刀，复进城来，众人问他：“上哪里

去？”丑赫才瞥见施威便道：“丈身师叔在关王庙，镇恒山也在那里，正寻施铁臂啦。俺到城里去带领健卒们去。”施威、钱迈、茅能、刘勃、邓华、许逵听了，打马出城，直向关王庙去了。

丑赫进城，见黄礼、于佐各握兵器，和神荼、郁垒一般对立着，守在瓮门两旁，便道：“丈身师叔叫你俩火速埋伏着，若遇有穿蕉叶甲瘦长身子，高颧大眼的人出城，便突出来打倒他，却只许擒活的，不可伤他性命。”黄礼、于佐连忙答应，各自预备暗器，伏在城门两侧，留心睁眼向城里瞧着。

丑赫大踏步顺着大街，直奔到先时落在的客店里，打开店门进内，九个健卒已不见了，便问掌柜的。掌柜的吓得神魂飞散，挣了半晌，才挣出一句话来道：“早……早……早……早走……走了。”丑赫一松手，掌柜的摔了一个斤斗爬起来时，丑赫已跑了半条街了。

这时，城内乱嘈嘈，人声鼎沸，百姓们携男带女，不分东西南北，乱撞乱窜，反将街巷拥塞的水泄不通。丑赫被人拥住，不能快跑，急得哇哇怪叫。众百姓猛然听得这霹雳般的喊声，再见丑赫龙头虎爪的怪状，更加吓得男号女哭，如鸟飞兽走一般，哀怜逃命。丑赫才得在人隙之中跃步飞奔而过。好容易才走到城隍庙后，想着：健卒们一定是到城隍庙去追俺们去了。便转到庙前来。

才走到庙后墙角，只见空坪之中，有个穿蕉叶甲的人和弓达二人正在缠住凌翔、凤舞两个拼斗。仔细看去，那穿蕉叶甲的人，容貌身材和丈身和尚所说的虔忠一般无二。丑赫便且不去寻健卒，奔进圈子，挥刀直取虔忠。并大叫：“云

中凤您快帮着金麒麟活捉那厮去！”

凤舞闻言便掣转矛头，回身和凌翔二人双斗弓达，弓达虽是个傻子，武艺实在不错。使一条笔管枪，盘旋飞舞，耀的人眼花。凌翔、凤舞因为一心想要生擒他，不肯伤他性命，因此只杀得一个平手。弓达还不自量，见庖忠助他，便想擒杀凌、凤二人。凤舞才转身来双战时，弓达便一枪架开凌翔的直刃长戈，手腕一拧，横一枪，向凤舞腰际刺来。凤舞忙使矛拦住，就势向前一蹦，双手使矛朝上一挑，向弓达下阴刺去。弓达方才让过长戈，乘势将腰一摆，两腿一并，让过矛头，耍了一个枪花，将枪一挺，反向凤舞前心搠来。凤舞横矛一架，跃身向后一退。凌翔便乘这空儿突然一戈刺入弓达右肩。弓达负痛，将手中枪猛的向凤舞掷去。凤舞这时离弓达约有二丈多远，不曾提防他会将兵器脱手掷来，叫一声：“不好！”一偏身躯，那枪早扎在左膀，凤舞大怒，打落了枪，便踱步向前，一矛刺入弓达腹中。凌翔本已掣戈，想要生擒弓达，不料凤舞怒刺，急将戈去架矛，想留弓达活命时，已来不及了。凤舞挺矛直刺倒弓达，复双手一拧，向下一划，弓达肠肚迸裂而死。

这边丑赫和庖忠二人对敌。庖忠使一条环头铁棍，敌住丑赫的三尖两刃刀。丑赫的三尖两刃刀法，原本出色当行，遇着友鹿道人是极惯使三尖两刃刀的大侠，悉心指点，更加使得生龙活虎，夔绝一时。庖忠的棍法，传自单棍闯天下的凌云子，且是这棍异乎寻常，长有一丈二尺，整个整儿是镔铁打成，两端使乌金包裹，又一端加上八个乌金箍儿，两端一共十六个箍儿，坚硬异常，打在石上也得打出八点深痕，人身上受着，更不消说了。二人相遇，各施绝顶功夫。

一口刀，一条棍，竟杀得满圈子，只见千百刀棍摩空匝地的飞舞，也瞧不清是怎样的劈来往。直战得沙荡尘腾，人影不见。

凌翔、凤舞二人搯死了弓达，一齐转身来助丑赫战庾忠。庾忠艺高人胆大，毫不畏怯，展开铁棍，如翻江搅海一般，扫、搯、点、劈，直向三人打来。三人各占一角，并力围攻。足战有半个时辰，庾忠棍法才有些迟缓了，三人便益加紧促，戈矛如雨点一般，夹着闪烁刀光，不离庾忠左右。

正待取胜，忽见御营都督柳升，手挽青龙偃月刀，单人独马，打小胡同中跃马而出。一眼瞧见庾忠被围，大喝一声，骤马上前，扬刀便砍。丑赫急横刀架住，凌翔便回身一戈向柳升坐骑刺去。柳升急夹马一偏，让过戈，冲入圈子，想要救庾忠出来，不料庾忠黔人性慧，不单是不服输，还想斩将取胜，怎肯就走呢？柳升这一来，反把柳升也困住混战。五般兵器回环乱战。

厮杀多时，两面都不能取胜。逃散的大营兵将却渐渐的聚集起来。他们见主将在此鏖战，便团团围住，呐喊助威。间有几个不怕死的偏裨，上前助战，都被凌翔等三人抽空斩搯尽了。柳升见部下兵越来越多，精神振奋，越杀越勇。庾忠也胆壮心雄了许多，倒反将凌翔等三个围了起来。

丑赫见反而被围，暴躁如雷，拼命砍杀。却是庾忠偏偏的缠住他不放，丑赫更加火高百丈。正在恼怒之时，忽见那散圈围住的兵将，东角上忽然乱将起来。急乘空瞧去时，却见潘荣、杜洁二人，骤马冲入，鞍鞅上各悬着几个首级，身上血点斑斑，威风勃勃，直取庾忠。庾忠掣棍扫架。无奈潘荣使一条方天画戟，杜洁使一柄七星刀，二人都在马上，长

兵器易于摆布。他二人又是奉命要捉虞忠的，格外奋勇。虞忠在步下，已是吃亏，更加上凌翔、凤舞步下夹攻。这一来，马步四员勇将，向他一个人猛击，任凭虞忠本领再高，也有些招架不及。杜洁见他棍法已滞，便将刀向他当顶劈下，待他横棍来架时，却不劈下，反急忙掣回刀来，向他脖子横砍过去，恰巧这时潘荣的方天画戟正向虞忠左腰刺去，凌翔的戈离虞忠后心只三尺远近。凤舞正挺矛直刺虞忠左股，虞忠没法招架，大叫一声：“败了！”

后事若何，下章再叙。

第二十六章 献俘馘首出立奇功 禁妖言下车颁示谕

话说庾忠被马步四员勇将潘荣、杜洁、凌翔、凤舞前后夹攻，四般兵器齐临，没法招架，只得大叫一声“败了”，急掣身躯，转身向右，尽力一跃，跳出险境。潘荣等四人哪里肯舍，四般兵器仍紧随劈刺。庾忠来不及立住脚根，只得一径兜出兵围，落荒而走。潘荣急向凌翔、凤舞二人道：“您俩快去帮丑牛儿战柳升，俺和杜老三追这厮去。”凌翔、凤舞听了，立即回身去助丑赫。

潘荣、杜洁二人驰马突围而出，跟定庾忠后面急追。庾忠急了，施展陆地飞行法，如飞而逃。潘、杜二人打起马来，如怒龙一般，拼命赶逐。庾忠越走越急，见后面有人紧跟着，便拣小路转弯抹角乱跑。穿过两条小胡同，前面便是出城大路。急忙忙穿出胡同，想逃出城外去。不料方出胡同口，却被一人迎面拦着。庾忠走的太快，收刹不住，且是刚出口转弯，不曾提防，向前一冲，被那人当胸抱住。正待挣扎，街旁又闯出两个人来，一左一右，挟住庾忠两臂，向后退一扭，庾忠因这三人都力大如虎，没法挣脱，被那二人夺去铁棍，五花大绑了。潘荣、杜洁一齐上前看时，抱住的是花枪刘勃，那两个便是黄礼、于佐。

当下擒住了庾忠，五人都异常欢喜，连忙紧紧押着。潘荣、杜洁乘马在前，黄礼、于佐步行在后，刘勃在中，抓着

绑绳，拉着虔忠，各持兵器，四面防备。出城门时，顺手将城门毁了。到吊桥边，又将吊桥铁链割断，使它不能关闭、吊起，让那还在城中打仗没出城的人，不致被闭在城内。五人才依旧押解着虔忠出城，向关王庙来。

到了关王庙，遥见丈身和尚坐在大殿上，钱迈、许逵在一旁，便将虔忠押上大殿。丈身和尚起身相迎，却作为没瞧虔忠一般。潘荣上前打拱，指着虔忠说道：“俺奉令进城，刚到城内，便探听这厮的住处。听人说这厮住在西门侧胡同一座财神庙里，俺便到财神庙去，亦已关了。俺翻墙进去，镇嵩山杜老三已在里面。老道士已被杜老三捆住，俺问杜老三时，说这厮出去了，只有一口小破箱在庙中。俺便将箱子打开，里面只有两本书，几包药，和些衣袴鞋靴等件。俺便将来一齐掳在腰囊中，带了来了。”说着便将庙中取得的物件一齐陈上。杜洁也拔下背上插着的长剑献给丈身和尚，接着便将大战虔忠的事说了。接着刘勃上前打拱说道：“俺方才奉令进城去帮助各路头领。才到城内北门大街，见这厮远远的打胡同迎奔来，俺方要迎上去，万里虹拉着俺，要俺埋伏在胡同口待着，这厮奔出胡同，便被俺抱住了。”黄礼、于佐也上前打拱报道：“俺俩今天老早便到北门口茶楼上待着，见信火起，便急下茶楼，将守城小官儿宰了，把住城门。后来丑牛儿传令教埋伏着捉这厮，俺俩照令行事。刘花枪抱住这厮时，俺俩便上前，拧住这厮的膀子，将他绑了。回头便和金麒麟、云中凤两个，将城门和吊桥索一齐毁了，才押着这厮来了。”

丈身和尚听毕，向凌霄使个眼色，便起身将虔忠身上的绳索解了。凌霄暗地招呼刘勃、凤舞各自手握利剑，两旁监

着。丈身和尚拉着虔忠的手上殿坐下道：“原来您便是一阵风虔忠！您可是凌云子的门人么？”虔忠以为解到了，便得砍脑袋，却想不到如此相待，这一来，倒弄的他怔呆了。

丈身和尚方要再和虔忠说话时，忽见孔纯、赵佑、归瑞、凌波、伍柱、程豪、沈石和胡玉霜、丽菁，梅瑜、梅亮一共十一人，各人提了一串人头上殿来，丈身和尚忙起身和胡玉霜母女等相见，一面抚慰伍柱等受屈。

伍柱躬身禀道：“俺奉命下山，到此被陷的详细情形，想吴二早已报说过了。俺等自那夜被那李逢春贼子设计陷害后，便被那些捕快，将俺等私地吊起来拷打需索。俺们行李银钱，和身边散碎银两等都被那厮们搜抢去了，哪里再有银钱给他？被那厮们拷了一日。次日午饭后，俺们也没吃喝，直待那厮分过抢劫的财物，方将俺等八人解到知州衙门里。那时镇恒山沈老五又发症了。那知州官儿不知什么事，没升堂，那夜押在死囚牢里。丽老太母女们四人，却被押到女囚牢里去了。牢头禁子将俺们钉镣上铐、上快活床，却不打紧。只是将沈老五锁在尿桶旁，却将俺弄恼了。施铁臂先发火，进断了手铐脚镣，揪住那厮饱打一顿。随即程豹子也帮着狠打，才打服了那厮们，得安睡了一夜。第三天末牌时分，知州官儿升堂了，头一案，便问俺们。因知丽老太太是命妇，算是讲情谊没动刑。俺却也没瞒他，曹州的事俺全认了。俺又不曾犯法，只不过不服曹州乌州官罢了。程豹子和沈老五更是乱答应，直嚷着叫他杀。后来问到施铁臂，被施铁臂顿开嗓子一阵骂。那乌州官下不来，嚷打叫夹、闹了一阵，施铁臂冲上公堂去砸那乌州官儿。那乌州官儿吓的退了堂，立时叫差拿大枷枷了俺们四个，解到指挥衙门。那指挥

弓达是个傻子，一到时，押在犯兵牢里。头一天因为州差捱了时刻，解到时已晏了。第二天是十五，弓达去进香拜客去了。第五天午饭后才问了一堂。只问了程豹子一个，余人都没问。还是押着施铁臂几次要冲打出去，俺劝他不要急，且待他真果要杀害俺们时再说。第六天，巳牌时分，有个曹州人当兵的悄悄的问俺，可有什么言语要寄回家去？俺知道不好，便问那兵：可解俺回去？那兵只摇头，满面露着为难的形色。施铁臂在旁听了这话，便追问俺：怎样的了？俺不能瞒他，便告诉他：这人是俺乡亲，他问俺可有什么言语要寄回家去？看来俺们是不会解走的了。施铁臂问不解可是就要杀？俺点了点头，不料施铁臂竟绝不商量，便打起来了。使进断的铁链，打死了一个守门的兵，夺得一条枪，打开门，冲了出去。俺和程豹子、沈老五急忙也进了铁链，拾起施铁臂打炸了的栅门柱儿，大伙儿打了出来。

“那些守营的兵丁不曾提防，不单是不敢拦阻，还被俺三人各夺得一条枪、一口腰刀，便想杀到州衙里去救丽老太太。不料出了指挥衙，忽不见施铁臂了。方在寻找，却见施铁臂跑错了路，仍在指挥衙内。他朝西跑，跑到偏裨官儿屋子里去了，那些偏裨官儿正在围住他乱杀。俺三个想翻身再杀进去时，营门已关闭了。俺三个便想蹿进去。忽见营门大开，施铁臂手据铁笔挝当先冲出。随后便是孔虎头和赛由基、石灵龟三个冲出。见了俺三人高声大叫‘出北门！’俺们六人便一面走，一面说话。便问孔虎头怎样知道前来相救的？他将山寨里头领全来了的话说了。又说方才从指挥衙门后墙进去。听得西头院子里，有喊杀声音。便打屋上过去。却正是施铁臂被挠钩钩倒。俺们便跳下去杀了几个鸟官儿，

救了施铁臂。施铁臂夺了一条铁笔挝便打出来了。俺们追过两条街，也没见施铁臂。便出城来到全安店去报仇，刚到那店里，便见丽老太太母女四个已被玉麒麟救出，打全安店里出来。说是李逢春逃走了，店中细软都没了。俺们便合伙到隔壁龙池观，那俩骚货也逃走了。却有个汉子在观里搬东西。沈老五铰着他一拷问，才知他是个马快伙计。便捆着他，到那些捕快家中，杀了个痛快，几十家都杀的寸草不留。搜得了各人的兵器，并将细软包裹了。因此，这时才来献首级。”

丈身和尚叫将首级堆在庙坪中，才待和庾忠说话，却见丑赫、凌翔、凤舞三人来报说：“杀了弓达，柳升没捉得住，吃他跑了。”接着徐奎、徐斗杀了知州一门老小来报。邓华、茅能、施威领着九个健卒，将仓库劫了，掳了许多车马，将钱粮都捆载了来缴令。

丈身和尚起身查点，十八员头领，九名健卒一人不缺；被陷的四名头领和四位女客，全都救出。前后据报：钱迈、许逵路上杀得知州一员，仆人二名；徐奎、徐斗杀得知州全家；凌翔、凤舞阵毙弓达；丑赫等擒得朱荣；刘勃、潘荣等擒得庾忠；又凌翔、丑赫、凤舞杀败柳升；孔纯等救得施威；凌波救得丽家母女。其余斩杀掳获，一时也点不清，便和众头领齐到庙后歇息，连庾忠也带了进去。

这时关王庙中和尚已知是江湖豪侠反狱劫牢，诚恐殃及池鱼，连忙预备斋饭。又见丈身和尚总持其事，彼此同属佛门弟子，谅来总肯周全。住持和尚只得硬着头皮向丈身和尚诉苦哀告，丈身和尚忙安慰他一番：“不要害怕，我们断不惊扰百姓的。”又取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压惊。那住持和尚喜

出望外，胆颤心摇的收了银子，急忙叫小和尚将香积厨中所有的素菜，尽数取出，备办饭菜供应。丈身和尚和众头领进庙内大客厅坐下。小和尚便将饭菜摆上。众头领杀了一日，这时正是饥渴交迫之时，见了饭菜，正中下怀，都不客气，团团坐下，大嚼起来。

丈身和尚叫健卒将朱荣押上来。解了缚，让他和庾忠两个都在丈身和尚这一席上坐下。丈身和尚便向朱荣说道：“今日之事，并非我们好乱，实是涿州知州听得谗言，诬陷良善，我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却不料委屈了麾下了。”朱荣满面羞惭，一言不答。庾忠更是不知丈身和尚葫芦中卖的什么药，莫名其妙，只呆呆的坐在一旁。

丈身和尚接着便将白莲教的毒孽，和武当、五台两派诸大侠决意要除暴安良，剿灭妖教的意思，一一说了。朱荣、庾忠才恍然澈悟。及至丈身和尚说到这回李逢春勾通差役，意存敲诈，陷害四侠和国家命妇的实情，细说了一遍。朱荣听说丽仲仁的妻女受如此亏苦，自己也是边关将官，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中很为难过。庾忠听到这里，义愤填膺，起身大叫道：“有如此内情，你们怎不早告诉我咧？我早知道时，用不着你们许多人来此地劫狱，只我独自一个，便将受屈朋友全救了出来了。”

丈身和尚听了，急接言道：“我们这一趟来涿州，一来是救取被陷的好汉，二来闻得一阵风侠义声名，特来相约共灭妖教，且是要请教凌云子的踪迹。凌云子入黔多年了，足下来自黔中，谅必知些讯息。还望见告，我们好去奉邀，同振宗风，共除妖教。”庾忠拍胸答道：“我久有灭却白莲教的心事，如今说起来彼此都是同道，再好也没有了。凌云子

便是我的业师。只是我出来以后，不曾遇着同道师长，虽在江湖上闯出微名，究竟不曾识得咱们武当派的根处。且是我师傅也曾叮咛我：留意闽广派，剪除白莲教。如今既知同道大侠都在塞外，自当出塞进谒。俺师傅出黔两年了，在黔中只收得四个弟子，只有一个拜门弟子名叫浪里龙龙飞和师傅同路出黔。三个受业弟子，连我在内，都早已进关闯世了。”

朱荣在一旁见虞忠和众侠说成同道，心中未免有些着急，想着：这人是费了许多心血才笼络住的，却被他们三言两语便生生的夺了去。却是虽如此思忖，究不敢说个什么。丈身和尚已窥知其意，便向朱荣道：“此地暂时是我派侠义聚会之所，麾下是官身，在此颇多不便之处。如今麾下于我们的来意已明白了，在此已无事了。老衲不敢屈留，就此请便。至于说到这趟我们不加害于麾下，却只是为恐我们同道一阵风见了有些难过。以麾下平日为人和对百姓而论，我们早已不能让麾下活着了。此后还望谨慎改行，勿忘这趟之事才好。”说罢，不容他答话，便叫健卒搀他出去。

虞忠这时全明白以往之事了。想着：朱荣相待，处处要好，却是处处做诈。恍然明白他是要笼络我，做他的走狗。只拿征瓦剌时，得了大功，他竟不许我出营门，怕我说实话，有妨他冒功，便可见他不是以知己相待了。如若他真是和我要好，我说过不愿作官，他尽管报功好了，为甚要防备我咧。想到这里，不觉勃然大怒。丈身和尚见虞忠面色不好，知他是感触前情，连忙拿话岔开。

众头领多时不曾吃过斋饭，都觉得别有风味。且是腹中空洞，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便吃了个精光。饭后，受伤头

领将伤药裹扎停当，孔纯将沈刚给的药交给沈石服了，各人又清理过兵器马匹，获得的银钱粮食也捆载停妥。丈身和尚使命一齐回寨，连丽氏母女等，也且出寨再说。

胡玉霜正想着，涿州已留真姓名，虽档案已毁，究有人知道。就此回南，必被官府拿捉，只得且到塞外躲避些时。只是我老爷的灵柩怎么办咧？想着便将此意对丈身和尚说了。丈身和尚道：“这也容易，如今便遣马去追柩回头。咱们出寨时，叫杨霹雳派人进关迎候，到山寨中，权时厝寄，将来再运回南边便了。”胡玉霜一想，也只得如此。当下便写了个谕帖给运柩的家人，请丈身和尚命人赶去。丈身和尚便将谕帖和二十两银子交给两个健卒，快马追去。诸事已毕，便起程出塞。

这一趟因为事情闹大了，恐防拿卧牛镇指挥的文凭要妨着杨洪的前程，便绕道打铁崖口出塞。那守口将官自然不让过去。丈身和尚带着二十七员头领，七名健卒，和随来的越狱犯人一百多名，列成队伍，硬打出塞。那将官怎是众头领的对手？只和当先开路头领孔纯一交手，便被孔纯捉了来，勒令他护送出口。

众头领随丈身和尚回到擎天寨，张三丰等下山相迎，到大寨大排筵宴庆贺。各头领报功已毕，友鹿道人即命：将钱粮点收入仓库，驮马二百余匹交马房，越狱从来的人犯都交兵马头领补入健卒。并派：

沈刚为医药头领；

胡玉霜为守护大寨都头领；

丽菁为巡查全山副头领；

梅瑜为守护大寨左头领；

梅亮为守护大寨右头领；

虔忠为总教头；

邓华为副教头；

查仪为后山传令头领，皮友专管前山。又将新收健卒和兵马头领管辖的余卒，再加招募，立左翼、右翼两军。出战时，派：

沈刚为行军医药都头领；

胡玉霜为运粮都头领；

虔忠为左翼都头领；

邓华为左翼左头领；

查仪为左翼右头领；

丽菁为右翼都头领；

梅瑜为右翼左头领；

梅亮为右翼右头领；

其余出差出战各头领均守原职。

分派已定，晚间重复设筵与新到各头领接风。伍柱便将遇着铁冠道人和铁冠道人所说的话一一说了。友鹿道人听了十分欣喜道：“他来了，妖教再不能猖狂了。”却是当时和伍柱同行的头领听了，都十分懊丧，暗怨伍柱不早说出，如今要追寻，也没处追寻了。

伍柱、施威又当筵请令，仍分往曹州、武当去，以了职事。丈身和尚摇手道：“你们去不得了。我所以要带你们回来，就是因为涿州的事闹大了，你们再向前走，一定吃官司拿了。如今官司一定赏格捉拿，你们岂可自投罗网？”友鹿道人道：“这话不错。”便回头和丈身和尚小声商量道：“刘勃是我弟子，茅能是您弟子，他俩和邓华曾有宿怨。我这次

故意命他三人同行，想使他们自然和解。不料方才听说他三人在涿州打仗时，仍有些各人打各人的。我想就差刘勃、茅能到武当去，留下邓华慢慢来劝解，您说好么？”丈身和尚笑道：“这事您不必着虑了，他三人已好得蜜里调油，再要好也没有了。涿州打仗时，是他们性格如此，并不是有甚芥蒂。”友鹿道人点头道：“能如此便好极了。”便回头向众头领道：“如今山寨中虽较富裕，却是银钱不够持久。武当的银子还是要去取来，曹州的单家庄、锦屏山也是必须去收拾的。如今便请金麒麟回单家庄，赛由基回锦屏山，武当山便着刘勃、黄礼二弟子前往。沿路如遇着同道，可都邀来本寨。”四人听了，一齐起立领命。

邓华也起立说道：“我原是奉师傅之命，北来探讯。如今仍得回五台复命，且是我师弟文义、龙飞的本领不在我师兄丑牛儿和我二人之下。听说龙飞已在蛮荒回来，文义阻在开封，我想回去禀告师傅一并邀来本寨，因此特向师伯讨令。”友鹿道人答道：“既是您要回五台一趟，我交一封书子给您，您可将这封书子，请您师傅一同到此地来。”邓华领命坐下，便和刘勃商量同行一程，茅能且去托邓华到五台时，给带一副镔铁盔甲来。丈身笑着向友鹿道人点头，友鹿道人也拈须微笑着。

正说话饮宴间，忽报有赛周仓周吉、赛雄信林慈二人到寨相访。飞霞道人便叫请上厅来，一面命施威、徐斗出迎。施、徐二人领命而去，飞霞道人便将弓嘉宜和周吉等四人来历说了，并说：“弓嘉宜极愿和咱们合力除妖。周、林二人来此，一定是弓嘉宜接了布政印，派遣他俩来。”丈身和尚接着将运河遇着弓嘉宜的事也说了一遍，众人都很欣喜。

一会儿，周吉、林慈上厅相见。飞霞道人先引他见过友鹿道人等四大侠。周吉参见过师傅张三丰，才与林慈二人回头和众头领相见，也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俱都相见欢然。友鹿道人便命洗盏更酌。施威问周吉道：“小罗通怎的不来？大寨里正缺水军头领啦！”周吉答道：“原是要他来的。这两天他恰巧有点事儿缠住，离身不得，便派俺来了。”说话间，刘勃、黄礼也问周吉别后情形，徐奎、徐斗也和林慈叙同门之谊，十分热闹。

酒过数巡，林慈便起身向五位大侠和众头领说道：“俺和赛周仓俩这一趟出塞，一来是心中向慕已久，特地来此相聚。二来是本官有命，要俺俩来和诸位师长诸位弟兄，商量剪灭妖教的方法。俺俩动身时，本官曾说：妖教猖獗异常，横行河朔，近来齐、鲁、淮、徐遍地皆是妖匪。若不急速设法剿灭，恐怕要民无噍类了。如今想朝廷下诏剿办妖匪，是万不能够的。内有汉王和姚少师的庇护，外有各地文武的纵容。不要说剿灭，就是想遏止他不许蔓延也办不到。如今白莲教的根子将要迁动。因此想乘他还在河间时，歼灭了他。只是官兵委实不中用，平常捉个小贼也捉不住，怎能去打声势浩大的妖匪？所以只好仗着武当、五台诸英雄，合力平妖。俺俩领命，因恐耽搁时日，那些妖贼迁移到旁的处所，不能在咱们手里灭他，不分昼夜趲行来此，禀恳各位师长即刻发兵下山。”

友鹿道人听了，便将徐季藩毒哑冯绍霞，要将他假充神仙，择于明年上元节白日飞升，好哄动愚民起事，并勾通番部造反助战，徐鸿儒便在南边一带布满党徒，联结闽广派剑客，谋为不轨，且在塞外青草山开山立寨等等情形，全告诉

了周吉、林慈二人。并说：“明年新年头里，我们一准入塞。白莲教徒，这时正在召聚天下妖党，预备上元节的起事，谅来这时不会就迁动的。您俩可上复弓布政，只要我们入塞无阻，终能踏破河间贼巢的。”

周吉急答道：“入塞是不打紧的。俺来时本官曾说：‘要是卧牛山有许多人马要入塞，我可以办好文书，关照边塞将帅的。’只不知新年头里，有多少人马入塞？”友鹿道人道：“只有我们几十人入塞，健卒们去了无益。只是我们攻打青草山时，还望弓布致帮助，使边将帮帮我们不要放走贼头，就可以了。”

说话间，主客都有酒意，便传饭吃过。洗盥毕，散坐着叙谈。丈身和尚便和友鹿道人道：“可照杨洪一般，派周吉、蒋庄、林慈、陈曼四人为本山探报头领。每半个月两面各自派人来往，以通消息。”友鹿道人还没说话，众人齐声道好。周吉、林慈二人也十分乐意，转向友鹿道人讨令。当下便派定周吉等四人为探报头领，并要周、林二人转知蒋庄、陈曼，众人又向周、林二人道贺。友鹿道人也勉励了一番。众头领起身告辞。各回职守。周、林二人便在大寨宿了。

次日清晨，凌翔、赵佑、刘勃、黄礼、邓华五人各将职事交代了，拾掇了兵器行囊，上厅辞行。周吉、林慈也上厅告辞复命。友鹿道人等各自叮咛一番，送出寨门而别。众头领都相送到四关。七人才各自上马一路下山。过了柴门岭，归瑞亲自驾大船，送过白沙河。七人便同到杨洪营中叙谈一番。杨洪留过酒饭，方才送别。

七人别过杨洪上了大路，一路上谈谈说说，颇不寂寞。

虽是岁暮远行，边关冒雪，却因良友偕行，浑忘辛苦。一直到居庸关，验过文凭，驰马入塞。凌翔等因为才在涿州干了一番劫狱创官的惊天动地的事，不愿路过涿州。便和周吉、林慈二人说明白原因，各自分手。凌翔、赵佑自往山东曹州，刘勃、黄礼自往湖广武当山，邓华自走大同往五台山，要就此转路而行。周吉、林慈二人和凌翔等五人同落酒店，痛饮一番，方才分别。

周、林二人晓行夜宿回到直隶，径归布政衙门。这时弓嘉宜方才接事没多日子，清理积案，忙碌异常。闻得周吉、林慈回来，立即传见。周、林参见毕，弓嘉宜屏退左右，细问卧牛山情形。周、林二人一一详细说了。且将友鹿道人所说的话，都转达了。弓嘉宜听了，心中稍为安逸，便要二人不要声张，且去歇息。二人辞了出来。自去和蒋庄、陈曼二人欢叙。

弓嘉宜心中一面想着友鹿道人所说的话，一面手中翻阅各地来文。陡然瞧见一件来文，起首便写着：“详为妖言惑众，贻害闾阎，拟请准予会营剿办事”，便留神看下去，却是天津府转详南皮县知县，详报妖人张火官假神聚众，烧香倡乱，不服弹压，殴辱官吏，拟请会卫所派兵剿办紧急公文。正在批阅，忽见承启又送进一封鸡毛文书，连忙接过拆开看时，却是保定府知府详报府城寺僧公然聚会，集众万人，势将为乱，请示办法的公文。弓嘉宜心想：白莲教匪难道竟不待明年上元就起事了吗？我想丈身大师和友鹿道人，都是数百年的仙人，说话断不会无准则的。这些地方，大约是白莲教徒先期预备聚会，声势如此，如果不乘他没结集时严禁，待他羽翼一成，遍地聚集多人，便更难平灭了。只今

便通示各府、州、县严示禁止，翦得一分羽翼，便容易平定一分。想罢，便叫从人：“请检校朱爷来。”

一会儿，从人请得布政司检校朱洪进来。参见毕，弓嘉宜便将两封详文给朱洪看了，便叫他快传示各府、州、县，严切禁止。朱洪答应下去，拟好牌示，送上底稿。弓嘉宜立刻画行签押，便叫即刻缮发。当日便派快马连夜分途传递，不许停留。

牌示传到保定府，照例公传各县。清河县知县，姓胡名鼎彝，祖贯湖广善化人氏。这日方升堂理事，接着文书牌示，当堂看毕，即唤该房书吏抄写牌票，又忙叫捕快头目民壮头上堂。当有本县捕快头儿史旺拔，民壮头儿霍邬圭二人，上堂磕头。胡鼎彝吩咐道：“方才奉到布院大老爷宪牌，着本县示禁妖教。本县闻得此地素多聚众讲经之事，特差你二人领着这告示去各乡、村、庄、市、会同乡约、地保，张挂传谕小民，各安生业，毋得容留隐匿说法惑众的妖人和游方挂单的僧道。并着十家一联，取具连保切结，犯者十家同罪，首报有赏。你们和地保有得赃受贿，容隐包庇，加等重办。”二人唯唯答应。胡鼎彝便叫书吏取告示交与二人领去。

霍邬圭、史旺拔二人磕头出来，到巡风亭，聚集他们手下的差役、民壮等将话说知。有一个差役道：“这事旁处还容易，只有屯土庄李家村有些尴尬。那李家村每年都要做几会的，那李月宝又不怕天不怕地。往常府里县里都打得有招呼，如今忽然要禁，哪能做得到呢？我瞧，这也是新布院到任，寻事做。他又不碍你什么事，禁他做什么？”霍邬圭道：“咱们做公的，上命差遣，身不由己，不得不去走走。

今日各人回去拾掇好，明日各备牲口，分投四乡去走一趟吧。就是李家村有交情在先，如今也说不得了，只得劝他停一停吧。”

次日，霍邬圭、史旺拔二人拾掇停当，领了几个伴当，出西门来。二人在路商议道：咱俩这里迳到李家村去。这一条路，只他这一家最要紧，只要李月宝这一家子，能够答应停些时不做会，过了这一口风，官没三日紧，事情便松下来了，再做会也不打紧了。咱们也就不管帐，仍好拿他银子使了。除了他家，旁人家都是小事，只顺便说一声就得啦。说着，便打马径奔李家村来。

早有屯土庄的庄客见差人来到，连忙去报与庄主李月宝知道。霍、史二人来到了李月宝庄前下了马，庄客连忙迎接，到厅上坐下。一会儿，便有个秀士模样的人从里面走出来，这人便是李月宝，年方二十八岁，父亲李汉云，曾任济宁指挥，新近去官在家。父子二人都使得好枪棒，爱结交四海好汉，家中常养着许多闲汉。曾遇徐鸿儒显神通，给乡人求雨有验，便都拜在他门下，做了教里人。这日听庄客报说：“有县差到庄上来了。”便出厅，与史、霍相见。

庄客献茶毕，便问道：“二位劳步，来到敝庄，必有见教之事。”史邬圭答道：“正是。公子明见，小人们无事不敢擅造尊府。今早太爷接得布院宪牌，禁止烧香、聚会等事。发下告示，着小人们知会各乡村、乡约、地保，不许坐茶、讲经、做会。一则恐妖言惑众，二则为百姓无端花费钱财。因此告示严禁。并不许容留游方僧、道。须要各具结状，十家联保。小人们奉本官钧谕，特来贵庄报知。”说罢取出告示一张，递与李月宝观看。李月宝接过看时，只见上

面写着：

北直隶承宣布政使司，加九级纪录十一次 弓为严禁妖教，以端风化，而正人心事。照得：幽燕为礼乐之区，风俗历来敦厚。人存忠孝，家事诗书。安命乐天，颇称醇正。近有一等不逞之徒，倡为邪教，假佛为名，创为烧香、聚会之举；立无为、白莲等教。名虽有异，害实相同。奸徒首倡，愚众盲从。如醉如狂，流毒靡既。甚且男女杂沓，玉石不分。千百为群，妖邪叠见。绝灭名教，隳坏纲常。恣其奸淫盗贼之谋，为害闾里。谬为超升天上之说，蛊惑愚蒙。蔽其耳目，中彼膏肓。万众期集，聚愚成乱。所谓乱国、亡家、贼仁、害义者，莫此为甚。如彼横行，殊堪痛恨。为此剴切晓谕，分布各州、县、乡、村、市、镇张挂。凡尔良民，毋为匪诱。倘有在前误入歧途者，本司念尔愚昧不咎既往，准予自新。以后倘有怙恶不悛，或再党妖隐匪，身自作奸者，仰地方乡约，地保，随时稟县，严拿究办。该州县，按月稟报，不时巡查。如有容纵包庇，查出官听参处，吏科极刑，决不宽贷。如有首报，着该有司赏给花红银四十两。倘系妖党并准免罪。至于游方僧道。并着逐驱出境，毋许停留餐宿，违者以容匪论，切切毋违。须至告示者。

永乐 年 月 日示。

李月宝看罢笑道：“这都是迂儒之见。做官的，理应从民之便。天子尚且祭天祀社，小百姓怎能不敬神明？就是小庄一年也得做好几次会，寒家已相沿三代，永以为例。却从来没见过乱在哪里？”史旺拔道：“小人也料得不易禁止。只是上

司衙门，来文严厉，关着本官的前程。告示初到时，也得稍许掩秘些，暂时避一避风头。自古道：官无三日紧。缓几日，也就淡了。这时倘是斗着风头一干，本官碍着自己的前程，自不得不做一番，大家面子须不好看。公子明见，要做会时，稍缓一缓，小人们也好效力。”

李月宝点头微笑，叫庄客：“留二位原差吃了酒饭去。”又叫：“取十两银子给二位路上喝杯茶儿。”霍邬圭、史旺拔心内虽是欢喜得了这意外财喜，口中却说：“小人们素手而来，怎敢领公子厚赏？”李月宝笑道：“一切奉托，些须微物，何足挂齿？”史、霍才收了银子自去。

后事若何，下章再叙。

第二十七章 聚经会乱说野狐禅 哄愚民大倡白莲教

话说弓嘉宜示禁妖言牌示，传到保定李家村。李月宝接了牌示送过公差，回到里面，自觉心神不定，走到书房和先生闲谈。这先生姓周名维邦，是本县的一个秀才。周维邦见李月宝进来，便问道：“方才县差下来，有什么事？”李月宝道：“因为弓布政发下告示，要禁做会，非常严紧。本县胡鼎彝太爷没法担当，所以叫他们下乡搅扰。”周维邦道：“听说老兄已请法缘禅师开讲，这却怎处？”李月宝道：“我正为筹划这事，现在已收了许多钱粮，远近都知要做会了。这般一来，真是无可奈何。”

正说话间，只见庄客报道：“门外有个僧人求见”。月宝道：“有便斋就给他一顿吧，我这时心里有事，没心绪去会他。”庄客应了一声，去了一会，又来说道：“那和尚说，有法缘禅师的书札要面交与爷的。”李月宝听了，叫“快请！”一会儿，庄客去领了和尚进来。李月宝迎到厅上相见毕，便问道：“请问老师宝山何处？上下怎样称呼？”和尚道：“贫僧草字根禅，家世关中。少时曾游天下名山，在衡山戒坛面壁三十余年。因为法缘师患疽，不能来此，托老衲来赴大檀越胜会。”随在袖中取出法缘的书札来，递给李月宝。李月宝拆开一看，却是一首偈言：

莫道无为，莲开遍地。吩咐根禅，好运金篦。

胜会洋洋，本鼠所倚。回头记取：色兆褚衣。

李月宝看罢，不甚明白。即忙叫办斋，请周维邦来陪着根禅。吃毕，便向根禅问了些经文宗乘的话。根禅应对如流，辞旨明晰，李月宝异常欢喜。到了晚上，便送根禅到静室去歇了。

次日，李月宝和周维邦商议道：“法缘不来，却荐根禅到此。我昨天和他一谈，这根禅很有些道行。只是现在官府这般严禁，却怎么处？且是已收了许多钱粮，又难得这样的高僧到来，怎好错过不做会？”周维邦道：“据我想来，只有一法，那胡鼎彝为人既是非常古怪，银子买他不动，咱们不如到鸡笼山尊府园里去。那处地方宽大，又是邻县地界，刻下知县太爷引见未回，既是县丞署事，那地方乡保决然不敢多管尊府的事。只有那些缉捕上的一班人，送他几两银子，瞒上不瞒下，就可保无虞了。”李月宝想了一想道：“有理！有理！明日相烦先生上城，和史、霍二班头说了，并约会他俩何如？”周维邦道：“事不宜迟，只今日就去。”李月宝见周维邦这般一说，心中异常高兴。立即进去，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周维邦，忙叫小厮们备马相送。

周维邦辞了李月宝，上马趲行。傍晚到了霍邬圭家中，说知此事，送了他五两银子。霍邬圭道：“现在官府非常严厉，恐怕有些不稳当。”周维邦道：“好在他在鸡笼山庄上行事，不是我清河县境内，就与足下无干了。足下只当舍他几两银子用。”霍邬圭道：“我且陪相公到史家去商议再说。”

二人到了史旺拔家中，史旺拔迎进坐下道：“今天什么风把周相公吹到我这贱地方来了？”霍邬圭道：“周相公现

在李家村设帐，李家要新正里讲经说会，特托周相公上城来见教的。”史旺拔道：“这个使不得！如今官府为这事正厉害得紧啦！”周维邦道：“是的。李公子也知道如今官府非常严禁，本地不便，所以到鸡笼山庄上去做。鸡笼山不是本县地界，请二位担待吧。”说着，便在袖中取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道：“这一点儿薄仪，还请晒纳。”史旺拔道：“既不在本县地方，还可遮掩。只是李公子收了好大宗钱粮，也该分润些才见交情呀。”周维邦听他这么一说，知道这事行了，便道：“不必说，明日再送五两来给二位买果子过新年。”史旺拔道：“话虽如此，还是要密要紧些，彼此过得去。”周维邦答应了个是。

周维邦事已料理好，便别了史、霍二人，觅了下处。就灯下写了一封详细书子，一到天明，便专人回去报信。李月宝得了书子，大喜，即日便到鸡笼山庄上，拾掇了坛场，悬挂严庄佛像。命四个为首的斋公远近传香，订于明年正月元旦吉日开讲法华妙品真经。

到了会期，轰动四方愚夫愚妇，听说李家庄李月宝公子聚会讲经，都照往常年例，远近纷纷赴会的，不计其数。富贵的乘马坐轿，贫穷的徒步携囊，都有钱粮布施赴会，只是多少不等，一一都上号，收的收，打斋的打斋。还有供小食，供中斋的。一日花费，也得百多两银子，场面非常热闹。

那根禅起初时倒也规矩精严，到了后来，便渐渐的诙谐戏谑起来。一日一日的引得那些男女们，嬉笑杂沓，毫无规矩。这时已是立春了，天气渐暖，各处妇女也渐渐来得多了。李月宝见法令这般兴旺，心中无限欢喜，每日在会看

顾。

一日，李月宝正在看司礼上簿收钱粮供养。只见一班女人到柜台边报名上簿，送钱粮。李月宝无意之中，瞧见一女子生得十分美丽，随着众妇女进来，举起一只手，向手上取下一只银镯，递给柜上。李月宝被那玉藕一般的臂膊，晃得两眼生花，忙定睛细看那女子，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为神玉为骨。不觉神魂飘荡，心意难持。那女子却毫无措意，一秉虔诚，随着众妇女进坛来。李月宝不知不觉便跟着她走，到了禅堂看了一会，又到方丈里来。

这时，根禅讲经初毕，众妇女齐齐跪下叩头，根禅公然合掌，向众吩咐道：“众位女菩萨，既到这里，都是佛会上有缘之人。总望女菩萨们信经念佛，勉行善事。您们听讲时，便能佛心发现，悟澈我佛无住真理。言言善念，句句菩提。切勿到家又为七情六欲所牵缠，依旧日陷红尘，难求解脱。如果能得一点清凉境界，也不致受无限熬煎，死后堕入犁泥地狱。”众妇女听了根禅这么说法，衷告道：弟子们只为轮回苦恼，才求老爷大发慈心，还求老爷垂怜解脱！根禅听了那些妇女的话，都是一样的，便道：“您们如果要求解脱轮回，便须问经悟道，常常在此受戒，朝朝暮暮，念念在心。离却尘心，在此受戒。严修苦练，听信我言，才能日有进益。如果时去时来，便是空担了一个持斋念佛的虚名，哪有信佛的真心？甚至罪孽日深，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时才是后悔也迟。”那些妇女听了根禅这一篇大道理，内中有一半连连叩头礼拜道：“弟子情愿常常在这里听老爷的法旨。”根禅见他们这般言语，知道已有几成了，心中大喜，便道：“既然您们能够这么诚心，情愿精修，可到斋堂去报名，各

给净室禅房，听说指教参禅。如果有不愿的，也不勉强。”说罢，便起身下榻而去。那些妇女叩头不已，念佛恭送。

李月宝见如此情形，便先到方丈室中，就叫手下人快取号簿、笔砚过来。便向那报名挂号众妇女说道：“您们各位女菩萨，情愿悟道的，都请来此报名。”众妇女听了，团团围着，一一报名。写到第二十名，是田门马氏的女儿名叫慈儿。李月宝顺眼瞧去，原来就是先时瞧见的美女，不觉心中一震，急忙刻意矜持着，逐一写完众妇女姓名，共有五十六人。

李月宝便道：“各位女菩萨请随我到后面来派定禅房，给您们习道。众妇女果然随他到后面，所据的房间也有五六人合住一间的，也有三四人合住一房的，惟有田氏母女独居一房。李月宝特地着人替她收拾，自己一双眼睛，只顾瞧着田慈儿，那田慈儿也只是含笑低头不语。李月宝瞧的欲火上炎，恨不得即刻就将田慈儿搂在一处。

禅房拾掇完了，李月宝没奈何，只得无情无绪的回到方丈室里，向榻上躺下，心中胡思乱想，神思昏迷，竟自睡觉了。梦中和田慈儿百般调戏，十分和洽。正待巫山云雨，只听得有人叫道：“巫山梦好，请快起来，檀越莫为邪魔所迷才好。”李月宝睁眼看时，却是根禅。一时被根禅说着心病，慌得手足无措，不知要怎样才好。根禅却呵哈大笑道：“您甭惊慌，来吧，我和您商议便了。”

说着便拉了李月宝起来，同到卧房中坐下。根禅道：“檀越有何心事，这么神情恍惚？”李月宝忙掩饰道：“没什么事，只因日中忙了，睡了一会儿。如今睡熟惊醒，觉得有些心神不定。”根禅蜜笑道：“罢了，罢了，只是您丢下梦

中的妙人儿冷落些。”李月宝急诤道：“哪有什么梦中妙人儿？”根禅摇头笑道：“那施银镯的不是吗？”李月宝听了大为惊讶，想道：“和尚真是异人，竟能未卜先知。不但知我心上的事，连我意中的事他都晓得，真是活神仙，这事怎能瞒他呢？”便答道：“弟子道念不坚，尘心未断，有犯我师法戒，还请我师恕罪。”根禅微笑道：“非也！无论何物，只要有性命的，都从欲界中来。这一点种子，怎么能够解脱？莫说是凡人，便是我们修到了无上之境的，也脱不掉这一个欲字。要想脱此欲字，非要到天人之地，才能解脱。男女之际，虽是圣人也不能无情，何况公等少年？只是这事也要有缘。夫妇相配，谓之正缘；调情相爱，谓之旁缘。我看这女子，不单是俊敏聪明，且多贵气。我留她在此，也非无意。只是檀越缘法如何？如果有缘，管保您得成好事。”李月宝听了，便下拜道：“师傅能给弟子玉成，弟子生死不忘大恩。”根禅道：“您不要性急，再过两日便是敬斋之辰，起建庆贺道场。那时我当替您想个法子。”李月宝连忙拜谢了。

到了那日早斋后，根禅领僧众登坛，焚香赞诵毕，又登坛说了一回法，讲了一回禅，无非下乘皮毛。午斋后，方才收卷。只见许多男女拥到台下磕头礼拜道：“弟子等蒙老爷法旨，在这里听法悟道。日听老爷说经，略有解悟。只是大道无边，不知从何处悟起？请老爷大发慈悲，使弟子们得明悟真空，脱离苦海，永不忘慈悲大恩。”根禅故作庄严，向众道：“道在人心，人心原是明朗无尘的，只为汝等众生，生身之后，便为情欲所迷，忘了本来面目。那一点灵明本体，虽未尽绝，如镜子一般，本是光明，只给灰尘遮住了。

如果能加水一磨，便依阳光明了。惟在大众自己努力。汝等既有诚心，今晚可到方丈室中，我当赐您们圣水一口回去静坐，自能得见本来面目。”说罢，下台进去了。众妇女听了大喜，磕头念佛，恭送起身，各自散回。

晚间，根禅叫了执事僧来，取一只洁净瓦缸，放在方丈室当中。缸中满贮着清水，根禅对着那缸水焚香念咒，画符三道，焚在缸中。待众人来求圣水时，根禅便叫众人各向缸中喝一口，慢慢咽下，立即回去，宁神打坐。根禅也真有些稀奇，不用什么法术，使人人所为之事，自饮水之后，一生善恶，都能看见，竟和孽镜台前的一般，吓得众人毛骨悚然。

次日，众人都到方丈室中叩头念佛，称谢道：“老爷法力无边，使弟子们回光返照，见性明性。”根禅道：“这算不得什么法力，不过是拨开您等的尘迷，现出本来真面目罢了，于您们也没什么大益处。如果您们一明之后，日日加工刮磨，方能进益。若今日稍明，明日又蔽，依旧对道日远，便是我也没法拯救您们。您们须知这等功夫必要死心塌地，先将脚根立定。若是有一点疑惑，终是难成的。”众人听了都叩头哀声告道：“弟子们都是愚昧无知之辈，虽然活了半世，也和梦里一般。如今蒙老爷提醒，如梦初觉。还求老爷慈悲，超脱苦海。”根禅道：“您们不过片时得回光返照，所谓在境压境，若遇火宅，又要焚烧了。要得超脱，必定要在死生性命关头，打叠得过，才有根基，然后才能通禅悟道。只是悟道虽有迟、早，问道也有难易。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迟的千磨万炼，始得成功。传道要良材而笃行，受戒要勉力而专诚。日夜不离，能受苦中之苦，方能入我门

来。更须全无系恋，坚志不移，方可全无迷误。汝等大众须要自己仔细斟酌，立定志愿，另择日期，再报我知道。”说罢，便退了众人。

田氏母女回到自己房门前，恰遇着李月宝。田氏便道：“山主请里面待茶。”李月宝巴不得这一声，连忙答道：“正要来瞧老奶奶。”说着，便进房来。田氏取张凳子，请李月宝坐下，说道：“连日在此，打搅山主，深觉不安。”李月宝笑答道：“好说。这几日我事体太繁，忙中有失，招待很不周到，还望奶奶原谅。奶奶今日悟中可有理省处？”田氏道：“老爷虽是尽法指教，只是我们愚蒙不能领略，如今还只在面壁中。”

李月宝道：“老爷传道，原是要择有缘人。当着大众，只不过是说几句劝人为善的常言罢了。若要认识本心，没有下手的功夫，怎能入道？那传人的真道，须得要人自去求恳，方得到手。常言道得好：道不传六耳，勿作等闲看。若是有缘的，自能去拜恳得道。无缘的不过是随众逐流，听着老爷几句教训世俗的话罢了。”田氏听了，叹道：“我先夫做官时多行杀戮，故此我回头悟道，求脱轮回。连日幸得老爷指点，只是也不过是随众参见，想要早晚专诚参拜，却又无缘，没得引见。”李月宝忙道：“这个不难，老爷每晚出定后，必和我们清谈妙果。今晚我引您娘儿俩去参拜。只是您娘儿俩须要虔心静念，一秉至诚，方可得道。至于老爷不肯传道，就得瞧您娘儿俩的缘法了。”田氏听了，感激万分道：“好极了，总算我慈儿诚心，才得山主大恩引见。今晚好歹得求个下落。”李月宝见计已成功，恐人撞见在此不雅，便起身告辞，且嘱咐道：“黄昏后，我来叫您，您娘儿

俩切不可走开。”田氏答应：“理会得。”送到禅房门口。

田氏回房，便和女儿田慈儿沐浴斋戒，虔心诚意、打坐到晚。点灯时，听得外面佛坛中钟、钹齐鸣，鱼磬合响，众僧课诵毕，田氏便叫：“女儿，快定心念佛，山主将要来了。”田慈儿便趺坐炕上，口中虽在念佛，心中却不知怎样终觉摇荡不定，不得主意，便向田氏道：“妈，我今夜不去使得么？”田氏忙道：“好孩子，这般难得的机缘，怎好错过？您不去，便辜负山主一片盛情，那怎使得？”田慈儿听了，只得强捺心神等待着。

李月宝待众僧就寝后，便悄悄的向根禅说了。根禅只向李月宝相对微笑，李月宝便悄悄的到禅房中，叫田氏娘儿俩随到方丈里来。田氏领着田慈儿真是满腔虔诚，以目视心，双手合掌，跟定李月宝到方丈中来。走到静室门外，李月宝便问侍者道：“老爷这时在哪里？”侍者答道：“老爷入定没回。”李月宝便轻轻的揭开门帘，只见正中一张檀木炕，炕前几上银烛高烧，香烟缭绕，十分庄严。根禅和尚垂目合掌，端然坐在炕上。李月宝叫田氏母女二人轻轻跪在几前，便抽身出去了。

田氏娘儿俩跪下约有一个时辰，根禅才微微开眼，问道：“下面是什么人。”田氏磕头禀道：“弟子田马氏率女儿慈儿志心朝礼，恭叩老爷法座，恳求指点道法。”根禅道：“您不去明心悟道，却半夜来我静室作甚？还不快出去。”田氏道：“弟子皈心、皈神、皈命，望老爷大发慈悲，俯垂教诲。”根禅道：“何人引您进来的？”田氏道：“是山主李公子。”根禅便道：“本当立即驱逐，且看山主分上，起来吧。”田氏连忙和田慈儿谢恩立起。

根禅下了禅床，叫侍者看坐。田氏道：“老爷在此，弟子怎敢坐？”根禅道：“至道非一语可毕，坐下来好说话。”一面又叫侍者：“请山主来。”李月宝原在外间候着，立刻请到。根禅便叫侍者：“取茶来！”便有清俊小童捧了一盒果品，一壶香茶，摆了几个瓷碟。根禅正中坐下，李月宝相对，田氏娘儿俩两头打横坐下。田慈儿遮遮掩掩，害羞不肯吃。李月宝目不转睛的瞧着他，根禅却只当没瞧见。

一会儿，根禅问田氏道：“你母女要闻什么道？”田氏道：“弟子只望老师发慈悲脱苦海，免隳轮回。”根禅道：“法有大乘、小乘之分，又有家教、象教之别，皆能超脱轮回。却是总以大乘为主。凡学道者，必须先守三皈，从遵五戒。何为三皈？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何为五戒？就是不贪，不嗔，不爱，不妄、不杀。五者之中，先要戒妄。妄言、妄为，最难收拾。静、定二字极为紧要。静则不生邪念，定则诸妄不作。只是静、定须从悟中来，所以入道者，先看悟性何如？既有心学道，只在定静之中。”

侍者斟上一杯茶。李月宝便将碟中果子，撮了一把，送到田慈儿跟前。田慈儿扭一扭身子，含羞不吃，也不言语。根禅问道：“为何不吃些？”田氏答道：“她害羞啦。”根禅正色道：“羞从何来？你我须分男女，在俗人眼中看去诚然。若以天眼观之，都是一般，何来分别？譬如禽兽，原有雌雄牝牡，却是在人眼看去，都是一般，何从辨别。我们圣教，何以谓之混同无为？只为无物无我无男女贵贱智愚，皆混同于一。况且我们修行，只以灵行要紧，至于四大色身，皆是假托，臭皮囊终归毁坏。所以我佛无撇去色身，刖足、断臂，不以为意，故能成佛作祖。我辈凡遇着是可以济人利

物、救人急迫之事，皆当舍身而为之。你如是先存一念羞念，心中无有渣滓，何能做到混同无为的功夫？且是羞字一念，是从色相中来，已先犯贪、爱二戒，何能悟道？以后切不可如此。”田慈儿被根禅这一篇野狐禅，说得果然忍着羞，接过果子来吃着。接果子时，李月宝伸一爪在她手心中，轻轻搔了两搔。田慈儿竟不敢再羞，却反笑了一笑。当晚直谈到天明，却是不曾传什么道，只不过说了些家常闲话，谈得十分惬意。

从此以后，田慈儿和李月宝日加亲近。每夜，田氏娘儿俩到方丈里习道之时，根禅寄托言入定，叫李月宝代为指教。李月宝得了这个机遇，怎肯轻易放过？初时只毛手毛脚，后来竟搂抱起来。田慈儿自从和根禅、李月宝鬼混些时，脸皮也老了许多了，且是在情窦初开之际，怎禁得李月宝百般勾引。不到几日，一朵含苞菡萏，陡变成大开牡丹。田氏虽有些知道，却是相信根禅太深，竟当作是天缘，绝不过问。没几时，不知怎样，田氏和根禅也打得火热，为联床之好，将静室禅房改为花营锦阵。

聚了几日会，乡下人已觉没初起那时那般高兴了。李月宝见来会的人没先时那般踊跃了，收的钱粮一日减少一日，每日有千多人吃饭，一日所入，不够半日支用，满心忧虑，便到客寮来，和几个斋公商量道：“似这般难于支持，不如早些散会，少受些亏累。”斋公道：“再有一两天，法华经讲完了，便可以散会了。待到麦熟时，再做一会，便有亏空，也是可填补了。”李月宝听了，虽是一两天就散会能够不蚀本，却是会众一散，田家娘儿俩势不能独留，心中倒有些忐忑，委决不下。只在庑廊下踱来踱去，低头闷想，想了

许久也不曾得个主意。

正烦闷间，只听得有人自言自语道：“钱粮要多少？只可惜没人会取罢了，”李月宝一惊，急抬头瞧去，只见院落中石阶上坐着个癞头和尚，正迎着日光，解开破衲捉虱子，认得是投托在本山堂化薪砍柴的行脚和尚，名叫方茂林，是一个好吃懒做秃厮。李月宝这时正为钱粮着急，听他这般说，且顾不得是真是假，急走到方茂林跟前问道：“方才说话的是您么？”方茂林只作没听得，不理睬，仍自言自语道：“喂，有眼不识泰山，要钱粮怎不来请教本师？”李月宝见他装出那大模大样的神情，自称本师，俨然大讲师的排场，又好笑，又好气，便道：“您有甚妙法，使本堂钱粮旺收，我自酬谢您。要不然，大家只好散伙了。”方茂林这才故作抬头，骤见李月宝，忙立起来，合掌问讯道：“不知山主到来，多有冒犯。”李月宝急问道：“您只说有甚方法收得钱粮，咱们如今同堂共事，痛痒相关，甯客气。”方茂林道：“山主发出知单，原约要讲《楞严经》的。如今一部《法华经》还没讲完，钱粮不足，便要散会了，将来何以伏人。只为些些钱粮，将山主父子两世的心血声名、一概付之流水，未免太不值得。我倒有个计较，能收得比本会初时还要加几十百倍的钱粮，只是山主须得请我饱吃一顿才行。”李月宝道：“只要能收得钱粮，吃一顿能值几何？您便同我来先去吃去。”

说着便拉着方茂林。也顾不得他下贱肮脏，和他并肩而行，直到里面帐房中坐下。便问方茂林：“怎生便能收得钱粮？”方茂林拍着大肚皮道：“饿了，没精神说话。”李月宝忙叫侍者：“拿壶好茶，拿我的茶叶，将干湿点心先拿来。

再传话厨房，即刻制办一席上等斋筵，立等要用。快、快、快！”侍者连忙诺诺连声答应着自去，沏了茶，端着果盒送来。方茂林不待请让，抓起就吃，待侍者将水饺子端来时，果盒中早一扫而空，碎屑也没剩下一点。接着厨房将斋席冷盘先送上来，方茂林已吃完水饺子了，便接着吃斋，闷声不语，低下头去，如此马吃草一般。只见他，嘴腮摆动，吃得盘盘皆空，碗碗不剩。这碗还没来，那碗已汤汁无余。随后点心汤饭齐到，他也件件不余，嚼了个罄空，才抬起头来，拍着肚子道：“谢山主的盛情，得了个半饱了。”说罢，伸了伸脖子，立起身来，往外就走。李月宝赶过去，一把拉住道：“您怎么就走咧？钱粮怎处呀？”方茂林昂头大笑道：“山主，您好狠呀。一顿斋，便想要换取若干钱粮，太便宜了吧！”李月宝方要和他论理，方茂林又笑道：“好法不轻传，您甭慌，钱粮自有钱粮的来处。”说罢，挣脱李月宝的手，大踏步狂笑而去。

李月宝益加烦恼，也懒得和那骗吃的穷秃厮去说话讲理，一肚皮没好气，回到房中，盘算了多时，仍是不得计策。想到会是不能支持，田氏母女就要分别，便叫心腹侍者去悄叫了田慈儿来。也没说话，便叫侍者们出去，将田慈儿抱起。田慈儿因他是山主，不敢违拗。且是这两天正得味儿，也落得快活。李月宝仍觉得不曾消得闷恼，搂着田慈儿沉沉睡去。

正在梦酣时，忽听有人高声大叫：“不好了，走水呀！”李月宝大吃一惊，连忙翻身坐起，睁眼瞧去，窗纸已映得通红，心中大急，连叫：“真果不好了，这可完了！”急忙撇下田慈儿，披衣着靴，拔门奔去。只见人声嘈杂，闹做一

团，却不见一人出力救火。李月宝一面急嚷着：“快救火呀，快请老爷来灭火呀！”一面踉跄乱蹿，向那火光射天的处所来。

却是后面园中着火。只见满园中围站着许多僧俗人等，俱各手拿火叉水桶，立在当地瞪眼瞅着，却不动手。李月宝暴跳如雷，大叫道“您们怎么幸灾乐祸，见火不救呀？”众人见山主来了，一窝蜂拥上前，七舌八嘴乱七八糟的乱说了一阵。李月宝留心细听，才听出是说并没起火，只是池子里水面陡然放出数十丈红光，照耀得如同火着了一般。李月宝忙到池边瞅时，果然红光烛天，四面都映成红色比夏日落山时，还要映得赤焰鲜明。水面上火光浮动，一个大水池突然变成个火池，深自诧异。

忽见方茂林摆着异样庄严的神情，甩着两只破袖，大踏步走来。一见李月宝便恭恭敬敬的打了个稽首，高宣佛号，却先暗中递个眼色，才大声说道：“恭喜山主虔诚聚会说法，感动佛祖降下祥光，普照众生，无量功德。”李月宝陡然灵机一动，恍然大悟，便也装出十分虔恳的模样，向众僧俗人等说道：“您们甭惊慌，这是佛祖垂鉴虔忱，赐降祥光，普照众生。且请根禅大法师颂圣谢恩，您们快到坛前听谕。”说着便都到法坛中来。

一会儿，只见两行灿烂灯烛，一派幽雅音乐，僧尼列队，引着根禅，黄袍袈裟，僧冠锡杖，后随伞扇，直上拈坛，擂鼓撞钟诵号膜拜，闹了好一会，才完了法事，根禅将身向李月宝稽首道：“恭贺山主，功德圆满，上感天心，祯祥既降，福禄无疆。”李月宝连忙下拜还礼道：“全仗老爷普渡众生，以了宏愿，借答佛祖鸿恩于万世。”

根禅正中盘膝坐下，向那些僧俗人等，高声说道：“祥光自池中上升，水中生火，为千古未有之奇。足见是水火既济，这池中既沐佛恩，必有灵异。待本师入定谒佛，恳求明示，明晨再宣示尔等。”众人磕头礼拜，恭送根禅下坛入内，却是谁也不肯去睡觉。也有在坛前打坐待着的，也有回到池边，呆瞧胡想的。那红光却是越来越高，直到日出时，才被日光耀射胜过了红光，才渐渐不见了。

李月宝回房后，方茂林悄然进来，说道：“山主，我的方法可好？钱粮可甬着急了，经他甬讲了，只有了这池子，说甚小小钱粮，要取大明江山，也易如反掌。”李月宝这时已佩服方茂林如神仙一般，忙擦方茂林上坐，下拜道：“弟子愚蒙，蒙师傅法力帮助弟子，弟子没齿难忘。只不知这样光能过多少日子？师傅们在何处？如何有此大力？”

方茂林道：“好叫您得知，我本是洞庭山的头领。因教主做天下大会，早来河间，帮忙布置。霞明观粗有头绪，教主使命我到各处山堂查看，到期可能动手。到此处时，见您一心只在钱粮，教法帖谕全不在心上，本来想要回报教主差人责罚。后来根禅讨情，说是此处大有可为，咱们不妨另创基业，事成富贵不可言。即使不成，在教主跟前也是一番功劳。且首先起义，虽败犹荣，声价陡增十倍。我便依他言语在此待着。昨日见您着急到那般情况，我便逗您振作精神，一面和根禅相商，这些信男百姓已可用了。只要使他信心加坚，怕不为我效死么？我便将观中带来的赤霞焕彩丹洒了些在后园池中。这丹是教中护法之宝，轻易不肯使用的。我如今在教主前担蓄些干系，尽力帮扶您。只为您龙准虎额，确是帝王之相，应天顺人，才助您一臂之力。您甬害

伯，更不可懈怠。万事有我和根禅在此，管您错不了，您只听从言语，一一照办，终归您一个真命天子。”

李月宝听了这一番话，心痒难熬，如痴如醉，不知要如何才好。半晌方才想起一句话来，问道：“师傅，今天的事该怎样做呢？”方茂林道：“您甭问，只瞧咱俩怎样，您便怎样，这时天机不可泄露，到时您自然要知道的。”李月宝不敢再问，只连连答应着。这时已将五更，方茂林恐有人撞破，不大稳便，仍悄悄的出去了。

天才透明时，坛前已挤满了人，待根禅出定。哪知根禅正乘李月宝没暇时，和田氏、田慈儿娘儿俩，鏖战辛苦，一直睡到辰牌时分，方才起身洗盥毕，喝过燕窝汤，才摆出大法师的架子，一摇一摆，徒众侍者前后簇拥着上坛。坛下众人连忙帮着罗拜。根禅闭目端坐，嘴唇乱动，众人也都跪在坛下，各自念经。

好一会，根禅方闪眼宣众人齐集坛前，宣示道：“我昨夜入定，参见佛祖。奉玉旨：‘山主发会虔诚，故降祥光显应。此池已沐鸿恩，成为功德池，能照人三生因果，以此普度众生，同证善果。’你们来照者，自明日为始，必须虔心顶礼，若有懈怠褻渎，雷部施刑。”说罢，起身下坛而去。众人一齐口宣佛号，顶礼膜拜。

次日，根禅命方茂林为圣池法师，田慈儿为圣池玉女，掌管圣池。按照个人入会次序挂号，分班去池边照看。众人自己看那池中影象，说也奇怪，也有瞅见前生是羽毛鳞介等物的，也有瞅见自身是官府的。种种形象，不一而足。眨眼间，便是今生本象。再瞧去，便见来生。也有男变女的，也有女变男的，也有人变畜的，各种奇形怪状，直将众人照得

毛骨悚然。那照得好形象的，欢然自庆；照得不好形象的，垂头丧气，哭哭号号，奔到坛中求解脱。却是有一桩希奇，要是没挂号，没纳钱粮的人去瞧时，什么形象也没有。这般一来，顿时传扬四处，引得那些愚夫愚妇、呆男騷女死心塌地的奔来纳钱照水。

这种希奇事儿，传扬最快，没多时便传到清河县知县胡鼎彝耳中。胡鼎彝勃然大怒，立即升堂，唤霍邬圭、史旺拔二人上堂，厉声吩咐道：“前日上司有牌来严禁邪教聚会讲经，本县差你们发告示晓谕各乡，怎么如今依旧有人开堂传教，聚众敛钱，您们坐视不拿，是何道理？你们受了多少贿赂，快说出来，若敢隐瞒，本县打折您们的狗腿。”史、霍二人跪地磕头回道：“小的回太爷的话：本县并没敢违犯太爷的钧谕，求太爷明察。”

胡鼎彝听了，满腔忿怒，大喝道：“混帐！胡说！现有李月宝在鸡笼山以妖镜聚众，已被本县采访着，你们还敢包瞒吗？来！打！”正说着，便抽了几支签要掳下行刑。史、霍连忙磕头如捣蒜的哀告道：“太爷的恩典！太爷明见，鸡笼山地属邻县，不是本县辖境，小的们怎敢越境拿人？”胡鼎彝喝道：“鸡笼山不是本县辖境，那开堂聚会首犯李月宝可是本县子民？他生出事来，本县须脱不了干系，他如今竟敢这般猖獗，一定是你们这班狗才得了他的银钱，教他过境聚会，好来搪塞本县。本县且不问你们得赃多少，限你们三月之内将李月宝锁拿到案。”说罢，标了一支硃签掷下，便退堂进内去了。

史旺拔、霍邬圭二人领了硃签，打马下乡，直奔鸡笼山来。到了山中，见人数众多，且个个死心塌地的相信李月

宝、根禅、方茂林等人，知道不能硬做。只得作为是来瞧看三生的，寻着李月宝时，便上前招呼。李月宝一见二人，心下已明白了七八分，却是还想道：前时原托周维邦邀他俩聚会的，后来因为不在他们境内，他将这事拖下了。如今他俩赶来，大约是想好处来了。

想着，便邀史、霍二人到静室里吃斋。三人一见左右没人，便向李月宝道：“本宫请公子县里去一趟。因为欠了钱粮要算一算。”李月宝道：“舍下钱粮各项早已完清了。至于杂事差役，自有管事的料理。我已明白二位的来意了，但请宽坐一时。”说着，起身进去，取下二百两银子来，给史、霍二人道：“些须薄意，请二位收下代茶，诸事仰仗。”史旺拔摇头道：“一文也不敢拜领，只屈尊驾到县里走一趟，没甚大事。”李月宝听了，昂然说道：“这也没什么难处，待我今夜拾掇拾掇，明早准同两位进县便了。”史、霍二人暗喜道：“公子真是豪杰，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公子一到，不就完了吗！”李月宝便叫人招呼史、霍二人在客房中住宿。

次早，史、霍二人起身洗盥毕，便催促起身，却不见李月宝的影儿，二人便咆哮起来。发作了半日，也没个人来理会。直到中饭时，有人送来斋饭，二人只得吃了，再作计较。饭后才在擦脸，忽然有一个癞头和尚，手携银包，走进房来，便发话道：“李山主事情紧要，抽身不得，相烦二位回去，善言回复太爷。若是二位不好回去时，这种跑腿挨打的差使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就在本堂执事，不必回去，保管你俩一辈子丰衣足食，比当差充役，强胜百倍。只是要李山主到县，休说是县太爷，便是当今永乐爷也甭想弄他去。银

子在此，收也不收，听凭你俩。”史、霍二人听了这番言语，知道势头不好，料到拿不着人，不如且得了银子再说，便将银子收下。

史旺拔道：“咱俩往常也曾受过李公子许多好处，不是上司点名派差，也断不会来搅扰。如今既是李公子贵忙，咱俩只好拼着为李公子回去挨一顿板子。只是咱俩虽挨一顿板子，仍是于事无济。李公子终得想个长久计策才好。”癞头和尚方茂林忙道：“这却早已预备好了。”说着便取出二十封银子，交给史、霍二人道：“这里些微薄意，相烦二位回县时，觅个转手，送给县太爷，大家包涵些，也就过去了。”史、霍二人只得连连答应，将银子收下，告辞回县里来。

那胡鼎彝一面派差去拿李月宝，一面便加急文书，通详上宪。史、霍二差头回到县里，只说：“李月宝九月间便出去买马去了，不在家里。鸡笼山虽有些人在那里讲经，却都不是本县子民，且属邻县境地，不便锁拿。只得回来，请太爷的示下。”胡鼎彝听了，火高千丈，大喝一声：“狗奴才，您们受贿纵犯，却花言巧语来搪塞本县。不给您些苦吃，也不知本县的法度。”一拍惊堂木，便连声喝“打、打、打！”将公案拍得山响。史、霍二人连连磕着响头道：“求老爷的恩典，宽限小的们再访察两天，来回太爷的话。”胡鼎彝道：“限您们两天将人拿到，逾限抬棺材来见。”史、霍二人磕头谢恩，胡鼎彝怒气勃勃的退堂去了。

史旺拔、霍邬圭二人散班来到巡风亭里，叫小伙计去请了县太爷的大舅子孙安来，邀他到街头喝酒。酒至半酣，史旺拔便将李月宝在安肃县鸡笼山聚会讲经，实在和本县不相

干。如今太爷偏要拿他，您老想这事能这么吗？就说李月宝是本县子民，他已出境，便只能照请安肃太爷拿解，咱们怎好越境拿人呢？还望你老方便一言，他们有些薄礼孝敬你老。”说看便取出五百两银子来交给孙安。孙安且不接银子，只摇头沉吟道：“太爷的脾气不好惹，你俩是知道的，这事可不容易。”霍邬圭连忙向史旺拔使个眼色，便向孙安道：“这一点点薄意，是孝敬舅太爷的，本官处另有孝敬。”说着又取出八百两来，交给孙安。孙安才袖了银子说：“明日听讯。”史、霍二人千恩万谢。吃喝完毕，三人各散。

果然钱可通神。孙安将六百两银子暗中送给他姊姊孙氏，托他向胡鼎彝说，甭去拿李月宝。孙氏便待胡鼎彝回上房时，将五百两银子，给他瞧了一瞧，便不许胡鼎彝再捉李月宝。胡鼎彝心中暗想：这是谁，闯门子竟闯到上房里来了？如今既有五百两银子，退去也未免可惜。况且我详文上去，原说在邻县安肃，安肃知县虽是县丞署印，上司终是叫他去办的，我落得得功得利，何乐而不为？便道：“既然如此，我不管这事便了。”孙氏不放心，硬逼胡鼎彝叫人到稿房里将限缉文书讨来扯了，方才携手上床。

次日，史、霍得了回信，又待了两天，果然太爷绝不提起这桩事了。便想道：得着人家银子，事办好了，也得去给他个讯，使大家好放心。且是李月宝很够朋友的，去送个讯，将来也好生发些财喜。想罢，史旺拔便挂了个病号，骑马飞奔到鸡笼山来，直进经堂来寻李月宝，李月宝瞥见史旺拔便躲了。

方茂林出来接待史旺拔。史旺拔便加油加酱、说得天花乱坠，功劳十足。方茂林顺口谢了一番，便邀史旺拔到圣池

边去瞧三生。史旺拔扶住栏杆，向池中一瞧，只见先现一个屠户模样，正在操刀杀猪。眨眼间，池中现出自己本来面目，却是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挽着一把大刀，骑着一匹高头骏马，俨然一员大将。再定睛细看，却现着个道貌岸然，丰神潇洒的道人。不觉心中大动，转身便向方茂林磕下头去，求告道：“求仙师指示愚迷，弟子情愿舍身听命，只求师傅引入仙班。”方茂林搀起他来道：“您命中本是大将军，后来得证仙果。如今只要您不入迷途，自可如意。”史旺拔听了心花乱放，随着方茂林到经堂来，向根禅四礼八拜，死心塌地的入了教。

一霎时，便见李月宝出来，和史旺拔见过，便拾掇房子给他住下。接着便有许多人前来到圣池去瞻影，也有瞧着文臣的，也有瞧着是武将的，也有瞧着是兵丁的。众人一齐上坛参见，根禅便道：“辅弼诸星正临燕冀之野。如今文武诸官俱蒙天授。明日清晨，大家齐聚圣池边，瞧看真命天子。各人的前程，勿得自误。”众人嗥声应了，磕头散去。

次日清晨，史旺拔也换着白莲教的打扮，白帽、白袍、白裤、白靴，随着众人一齐挤到圣池边。一会儿，只见根禅和方茂林两个，手执幢幡，导引着李月宝，也是全身着白，香炉前走，细乐后随，来到圣池头上。众人向池中看去，只见李月宝头戴冲天冠，身穿黄龙袍，腰系蓝田碧玉带，足蹬金线无忧履，手捧白玉圭，身坐九龙椅，俨然是皇帝模样。众人便沿着池栏一齐跪下，口中齐呼“万岁！”

根禅便向众人说道：“近年紫薇星玉照幽冀之野，本师在蓬莱望气而来，寻觅真主。居此三年，直到今年法会弘开，才遇着真命天子。您们都是辅弼列宿，从龙大臣，如今

且散。午牌时分上殿参驾，听候封官授职。”众人暴雷也似的应了一声：“谢主龙恩！”李月宝此时，如醉如痴，泥塑木雕一般立在池头，所凭根禅和方茂林摆布。

时到正午，方茂林取张黄纸，写了“金銮殿”贴在经坛门枋上，便拥着李月宝当中端然坐下，喝令众人参拜。众人只知是见皇帝，也不知应如何参拜。也有拜五拜的，也有打恭的，还有爬下尽着磕头的。乱糟糟闹了好一时，方才完毕。方茂林便向根禅道：“万岁有旨：请国师宣读诏文。”

不知李月宝封些什么官，下章再叙。

第二十八章 诱民变平地起波涛 失戎机深山遇雷雨

话说根禅听了方茂林之言，立即向李月宝座前长案上，取了一卷黄纸，展开宣读道：

大冀朝天祐元年×月×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封尔

根禅为左国师，行左丞相事；

方茂林为右国师，行右丞相事；

周维邦为枢密院使；

史旺拔为前将军；

霍邬圭为后将军；

张火官为左将军；

江豹为右将军；

田马氏为国太；

戚扬为吏部尚书；

根禅兼户部尚书；

方茂林兼兵部尚书；

周维邦兼礼部尚书；

史旺拔兼刑部尚书；

霍邬圭兼工部尚书。

其余的都督、指挥、御史、侍郎等文武百官都照圣池照出的品级，封了二三百人。又册立田慈儿为正宫娘娘，发妻周氏

倒封做东宫娘娘。又选了四个大汉，都会些武艺的，名叫俞克成、余福源、王乾一、曹孟雄为殿前校尉。当时传旨：“所有文武官员，以及百姓绅耆，所存钱米，一概缴库作军粮，攻打得北京时，加倍赏还。”这一来，居然被他骗得许多钱粮，连经会所得，足可支持十万人一年的用度。

当下，那些官儿依着方茂林所指教，山呼谢恩毕，史旺拔便出班俯伏奏道：“臣的家小，尚在清河，急须搬取。且是霍邬圭还不知圣恩，也得去唤他来。求万岁许臣到清河走一趟。”李月宝点了点头，史旺拔谢了恩，归班立着。

一时散了朝。根禅和方茂林二人分别去点名成军，按人发给刀枪符篆，并嘱咐众人：“见了敌兵，甯害怕，只须将符篆吞下，直闯过去，管保你不会受伤，而且要得胜。”当下便派了左将军张火官，右将军江豹，各率二千人，把守两头山口，不许闲人出入。又给了史旺拔一张画着八卦的黄纸儿，算是路引，叫他快去，快来，马上就要攻打清河了。

史旺拔奔回清河县，先到衙门里去，却见众伙计没几人在班房里，便问众人：“是何缘故？”众人道：“你走后，太爷便接着布院来的鸡毛文书，说是要咱们太爷暂管安肃县印，务将李月宝拿解到院。太爷便传齐三班六房人等下训谕，我们几个是在假，或是方回来还没上去销差的，在这回偷一会儿懒。头儿您可上去？”史旺拔听了，默然不语。

一会儿，只听得里面有人高声传话道：“太爷驾往安肃接印，三班六房诸班人等伺候了！”史旺拔只得上去销了假。却将鸡笼山的事，暗地里一一告诉了霍邬圭，霍邬圭听说有将军尚书可做，心痒难搔，恨不得立时跑到鸡笼山去做官去，便和史旺拔二人商量，要乘隙逃走。史旺拔悄说道：

“如今光人逃去有甚光彩？乘着本城空虚，指挥谢秋树只是个公子官儿。不如咱俩暗中递个讯去，要国师派兵来袭取清河，岂不是咱俩的首功，还得做个开国元勋啦。”霍邬圭听了心花怒放，连忙叫史旺拔写了个书子，差了一个心腹伙计，送到鸡笼山去。

胡鼎彝到了安肃，即日接印。想着：李月宝曾送我五百两银子。已当着我夫人许下不拿他了，如今上司硬要他到案，这便怎样？这只怪我先时不该性急，通详上去。如今详文批了回来，也怪不得我了。他这心事一想，五百两头早已抛向东洋大海去了。并想着：清河捕快、民壮，两班头都得过他的银子，派去一定拿不着人。不如派安肃差役去，好拿了来销上司差使。想罢，立即升堂理事。头一件，便标了一支硃签，派安肃县捕快头汤兰、壮头吴才和霍邬圭三人，即刻到鸡笼山去，将李月宝拿来。如有贿纵，立毙杖下。汤兰，吴才领签，叩头下堂，自去拾掇下乡。霍邬圭却想着：您太爷也得过人家几百两银子了，您可以坐在堂上翻脸不认，我可办不到。想着，便寻着史旺拔商议到鸡笼山报讯，袭取清河好得头功。史旺拔便夤夜急奔鸡笼山来。

史旺拔急奔到鸡笼山，便将胡太爷奉上司札委兼署安肃，仍要拿人的话说了。根禅便和方茂林商议，方茂林问过史旺拔，知道清河空虚，便决计暗袭清河。当即拥着李月宝登殿，宣诏：派左将军张火官、右将军江豹统兵攻打清河。另派前将军史旺拔为向导先行，右国师方茂林总持全军。拨三千人马，即夜起行。

分派才定，忽有人报道：“安肃县有差役来了。”李月宝吓的连忙抽身下殿，遁到后面密室中去了。方茂林便叫戚

扬出去会见。这戚扬原是绍兴山阴人氏，历充县幕，近日失馆，周维邦荐他来进教的。这时奉命办这头一件事，便向方茂林请示：“如好言而来应当如何？恶意而来应当如何？”方茂林一一指示了，戚扬方领命出来。

这时汤兰、吴才领着四名快手，四名皂隶，雄纠纠，气昂昂的坐在外面厅上。霍邬圭只皱眉蹙额，坐在一旁。戚扬出来上前招呼，陪着他们坐下。茶罢，问道：“列位到此，有何公干？”汤兰、吴才不曾得着一点好处，满心没好气，高声道：“我们奉了本县太爷之命，来拿李月宝的。”戚扬和颜悦色说道：“李月宝久不在此地了，到塞外买马去，一直没回来。”吴才大喝道：“胡说！本县太爷在清河任上时，已将他的母亲拿住，招出他在此做会，怎能抵赖？快叫他出来，你们各自散去，还可逃得性命，不然时滚汤泼老鼠，一窝儿总是死。”戚扬陪着笑脸，取出一百两银子递给汤兰道：“李公子委实不在此，还望两位包涵些。这一点儿薄意，只算送给两位路上做个茶钱，将来自当重报。”汤兰、吴才一齐道：“包涵不得，就请你回去说吧。”说着，抖出一条铁链，呛啷啷一声响，便将戚扬锁了。霍邬圭便做好做歹的劝着。

方茂林在屏后瞅见，闯出来大喝道：“身在公门好修行，为人方便自方便。人是委实不在此地，你们弄几两银子回去也是便宜，何苦似这般狐假虎威？”吴才听了大怒，忿骂道：“这饿不死的贼秃，也敢嘴硬，连这贼秃也带了去。”说着，便上前要锁方茂林，方茂林呵呵大笑道：“来吧，你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来，佛爷就慈悲超度你吧。”话未毕，掣出戒刀一挥，吴才的脑袋，早已滚落地

下。两旁站着的从人立时解了戚扬，并将汤兰绑了。方茂林叫人将吴才尸身拖出去，将汤兰押去看守着，一面请霍邬圭到后堂来，顿时换了将军服饰，好不威风。

方茂林杀了吴才，便和根禅商议道：“如今杀了差人，势不可掩。今夜可命众将衔枚疾走，露夜赶到清河，我们随后拔寨都起，免被官兵围困要紧。我如今且去约两个朋友来帮助，后日清晨在清河相会吧。”根禅点头道：“您快去快来，不可延缓，今夜之事，我亲自去督阵，料不会失误，您只管放心。”方茂林便道：“这趟辛苦您了。”说罢，下山自去。

这日申牌时分，根禅便调齐人马，将汤兰杀了祭旗，并分发干粮符箓，滚滚下山，将李月宝拥在中军。下山只走得二十余里，已近黄昏，根禅便将马军都调到前面，自和史旺拔、霍邬圭、俞克成、余福源等四将统率着，拍马急行。沿途百姓人家夜间已关门闭户，虽听得千军万马，杂沓而过，也没人敢开门出看。约莫奔了四五个时辰，已至离清河二十里的王家庄。根禅便传令：“乘早抢城！进城后，许兵卒大抢一日！”众兵将听了，精神陡振，毫不觉疲。各自争先上马，将那身汗蹄乏的马乱鞭。果然天才微明时，便到了清河城外。

众喽罗进了城，便乱烧乱抢，掳娘儿们，奸大闺女，无所不为。根禅没法约束，只得分派四将，带了那些教里人合成的御林军五百人，将保定府、清河县各衙门和仓库等夺了过来。这时，那保定指挥早已逃走了。根禅便将卫所兵丁统统收归部下。回头到知府衙门中，四将来报：知府一家老小都逃走了，只将知县的家小亲戚都杀了。县丞等小官儿全逃

了。此时，李月宝的家小已救出。根禅便一一放赏，并派史旺拔、霍邬圭去迎驾进城。便将知府衙门，暂时做了大翼朝的皇宫。

诸事分派将定，忽有军校来报道：“右国师回来了。”李月宝忙叫：“宣上殿来。”军校领命出去，一霎时，便领着方茂林和一个道人，一个武士模样的人，一同进来。李月宝连忙下阶相迎，一同上堂坐下，便请问二人姓名？方茂林代答道：“这位仙长姓赵，道号天申，是霞明观首座弟子，道法高妙，武艺精通。这位姓黎，名大宛，是闽广剑客，有万夫不当之勇，且是剑术已出神入化。他二位奉了教主之命，特来帮助主公的。主公得二位相助，自可取天下，易如反掌。”李月宝大喜，即命黎大宛为大将军，赵天申为军师。吩咐大排筵宴，一则庆功，二则与军师、大将军二人接风。

席间，赵天申取出徐季藩和徐鸿儒二人的书子，献给李月宝。李月宝拆开看时，却是封李月宝为都招讨使，兵马大元帅、大翼王敕谕，当筵没说什么。席散后，李月宝便和根禅、方茂林等商议，方茂林为要仰求霞明观帮助，且不敢违拗他的师傅徐鸿儒，便劝李月宝暂且称王。根禅也只得依从，当即传知文武官职仍旧，只主公暂称大翼王，留待教主将来册立。当下根禅便草檄文，分发四处。

胡鼎彝在安肃县满望拿住李月宝，好押解到院，销差、报功。不料候了一日，没有见差人回来。心中有些忧闷，便再差随身仆人去打探。到夜间仆人回报说：“差人都被杀了，鸡笼山贼已袭攻清河城去了。”胡鼎彝大惊，手足无措。怔了一会，才想起本城也有武官，便连忙吩咐打轿到千

户所。不一刻到了千户所衙前，只见许多兵卒正在搬运箱笼等物。仆人传帖进去，好一晌，才见开了中门，门上持帖到轿前半跪，说了个“请”字，胡鼎彝便急忙下轿，步行进去。

那千户石铿良来到花厅，和胡鼎彝相见，礼毕，献过茶。胡鼎彝开言道：“寅兄可曾闻得鸡笼山妖匪谋叛的事么？”石铿良答道：“方才得报，所以兄弟将敝眷先送出城，好一心御战，免得贼来时牵挂。”胡鼎彝听了，心中暗想：您倒预备得早！口中却不便说出，只道：“寅兄与兄弟同有守土之责，如今贼势已大，兄弟一面点起民壮协防，还望寅兄调齐队伍抵御才好。”石铿良道：“那个自然，兄弟马上就要上城了。”胡鼎彝看他神色不定，知不可靠；只得说了几句仰仗的语言，便告辞回衙。

回到衙中，急忙备下紧急文书，八百里昼夜不停，通详上去。一面传差，点起民壮，登陴防守，吩咐不许开城。自己也戎装上城逡巡，眼巴巴的盼望救兵来到。次日早上，石铿良才率了二三百名疲癃残疾的兵，上城助防，并运了许多擂木、石子、金汁、石灰等物上城。午牌时分得报说：“清河城破，太爷全家殉难。”胡鼎彝更是痛不欲生，安排死守。

哪知李月宝等却是一往直前，一连打开几县，才回头来攻打安肃。待得兵到安肃城下，已有六七日了。这时弓嘉宜已分差周吉、蒋庄、林慈、陈曼分头遏敌。却调都督签事彭致纯引五千兵来助防安肃。彭致纯才到时，李月宝已差方茂林、黎大宛率领王乾一、曹孟雄等，带了一万乌合之众，来打安肃。彭致纯便背城列阵，出马迎敌，阵势还没摆开，黎

大宛已骤马舞刀，飞将过来冲阵。官兵阵中千户王恭辰挺枪迎战。斗了有五六十个回合。黎大宛刀光起处，王恭辰已身分两段。彭致纯大怒，拍马挺戟而出。方茂林见了，大喝一声，将禅杖一挥，一齐乘胜杀将过来。官兵沿途疲劳，且是后面背城，欲退无路。被黎大宛等一冲，直杀得七零八落。彭致纯只得策马落荒而走，胡鼎彝在城上看见，连忙开城收纳败兵。方茂林挥兵攻城，城上擂木、滚石乱打下来，打死了好几百，方才保得这座孤城。

彭致纯一口气，奔了十多里。回头一看，却没半个从人跟随。仰头望时，天色已近黄昏，且是乌云四合，黑雾重重，前后左右又都无人家村落。想着后有贼兵，只得打马前行。又行了五六里路，仍是荒原草野，天上闪光蜿蜒，雷声轰隆。彭致纯大急，慌忙打马乱跑。好容易跑过一座土岗，却见前面山峰环抱，溪水潺潺。溪上有一道板桥，彭致纯打马过桥，进了山嘴。回旋一望，只见那山腰中石崖凹里，有一缕炊烟，冉冉上升，不觉饥火中烧，馋涎欲滴。

霎时，猛然霹雳一声，山摇地动，震得彭致纯眼耳麻木，心胆颤惊。接着便大雨倾盆而下，雨点儿比蚕豆还要大。彭致纯身在荒野没处躲避。便急忙奔上山腰，却是一片一亩大小的平地。打平地尽处山脚边绕过去时，却是一座石崖。崖凹中有三间茅舍，双扉紧闭。彭致纯这时全身已湿透了，急中无暇细问，便伸手推门。只听得里面有个女子声音，问了一声谁？彭致纯急急答道：“是迷路遇雨，来求庇荫的。”

门开处，果是一个年稚小女郎，向彭致纯上下打量一番，才道：“请屋里坐吧。”彭致纯连忙进屋撂下手中戟，

掸了掸甲上雨水，取下头盔，洒去积水。只见那小女郎向那马吆喝一声，那马如懂得她的意思一般，一低头，进门来，自走到东廊下立着，一丝儿不动。小女郎便关了屋门，回头向彭致纯道：“您待一会儿，俺去请俺师傅来。”彭致纯答应了，戴好了头盔，立在堂中等待着。

一会儿，堂东侧门一开，便见一个垂髫女郎，遍体紫衣，和先时开门的那女郎一同引着一个二十多岁，剑眉星眼的女子，来到堂中。彭致纯暗想道：难道这一家子没男子么？一面疑惑着，一面上前见礼，请问姓名？那女子道：“俺姓华，道号凌云子。”指着那开门的女郎道：“这是俺弟子李松。”又指着那紫衣女郎道：“这是俺师侄章怡。”彭致纯也将姓名说了。凌云子便向李松道：“可将替彭签事预备的饭菜取来。”彭致纯听了心下暗想：他们怎知我是都督签事？又怎知我今天会到此地？便预备好了饭菜呢？只纳闷不语。凌云子又道：“将军不必忧闷，灭妖匪，救安肃，自有其人，将军只待着报功领赏便了。”彭致纯见自己行藏她全知道，不觉大吃一惊。

凌云子尚有何话，下章再叙。

第二十九章 电掣雷轰妖僧毕命 星稀雾薄大侠除邪

话说彭致纯听了凌云子道出他的行藏，立即起身长揖道：“弟子愚蒙，不识真仙，乞恕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凌云子起身还礼道：“俺只是江湖剑客，并不是真仙，签事不要错认了。”说话间，李松捧了一大甑热饭，一大盘虎肉，摆在桌上。凌云子便让彭致纯饱餐，彭致纯这时也实在饿极了，只略略谦谢了几句，便坐了去，大嚼狂吞，吃了一饱。

一面吃，一面想着：前回咱们营里五百多人才打死一虎，他们三个女子，竟有虎肉飧客，足见都不是等闲之辈，何不拜恳她帮助平妖呢？谅来这种救民事业，剑客没有不答应的。想着，吃罢了饭，便向凌云子道：“如今妖匪披猖，荼毒燕冀。未将等无才无勇，没法荡平巨患，救生民于水火。意想要拜恳师长，垂念百姓惨苦，下山一行，荡平妖孽，生民幸甚。”凌云子微笑道：“天已昏夜了，将军辛苦了，且请安置，有话明天再谈吧。”彭致纯摸不着头脑，只得起身告辞。凌云子亲自引他到左厢房，道了安置自去。

凌云子回到房中，便叫混天霓章怡近前，吩咐道：“你可到安肃城外妖匪营中去打探一回，如得便，便将方茂林首级带回。”李松听了要同去，凌云子止住她道：“自有用您的处所，此时却用你不着。”李松虽不高兴，不敢违拗，只

得罢了。章怡便将外衣脱去，向壁间掣下双剑，辞了凌云子，耸身出屋。到了屋前大路上，施展陆地飞行法，如飞而去。

转眼间，离安肃城约莫只有五里了。遥见妖匪营中，灯火闪烁，如夏日萤光，听得远远的提铃喝号之声。章怡便紧了一紧衣带，捧着双剑，施展飞行本领，紧走了一程。遇着贼营巡哨兵，便腾身打他头上飞过去。那巡哨兵只觉微风飘扬，并不曾知道有人过去。章怡停了一停步，暗地端详一会，见中间有个大寨，锡顶黄帟，十分雄壮，料来方茂林定在这营帐内，便直扑这大帐来。

那大帐周围有许多人巡卫，十分严谨。章怡依旧轻身飞越，蹿到帐顶上来。将身伏着四面细瞅，没人觉着。便抱着帐顶伏听着，似乎帐中有人正在商谈着事情。却是在上听下，不大听得明白。好一会，忽听得有人高叫一声：“掌灯！”接着便见一个破衲和尚，便是方茂林，送出一个虎面虬髯的矮将官来。章怡连忙使个回旋，转到后面，定睛瞧着，只见那将官拱手辞去。方茂林仍回帐去，便听得传令：“四更造饭，五更食毕攻城，不得延误，违令者斩。”接着便听得各营接令。

章怡又屏息听了多时，静沉沉，没些声息，便轻轻的沿着帐顶斜木梁，缓缓而下，直到帐边沿檐儿。伸脖子，歪着脑袋，自人字帐门顶缝，向里头一瞅，只见侧边一张小桌，桌上红烛高烧。正中一张木床，床头禅杖斜倚，床上睡着个癞头和尚，金顶僧帽掉在枕边。身上裹着红锦被，下面露出一双赤脚，睡的正酣。章怡心想：这贼不知是根禅，还是方茂林？彭签事说：贼兵大将是南方人，名叫黎大宛。这贼

秃怎的倒在中军咧？且不管他，他既是在中军，传将令，终归是个头儿，且宰了他再说。

想着，两手一使劲，双脚向上一跳，甩了一个筋斗，嗤的一声，落在帐门侧面二三丈处。听了听，没甚动静。便轻移莲步，伏身捱到帐侧。一偏脑袋瞧瞧帐里，仍和先时一般，那和尚依旧睡的和沉醉似的，毫没觉着。便回身将围着帐壕的铁蒺藜拔去几段，扫清了脚下，才向后退了几步，猛然起了个狮子扑食，将身子向前一射，其快如风，欵扑的进帐中，左手按住禅杖，右手挥剑照定那和尚的脖子，手起剑落。只见红花四射，一个斗大癩头，砰声滚下床来。

章怡解下革囊，拾起僧头，装在革囊中，扯床上锦被，揩了剑上余血。回头向外一望，寂静如故，便一耸身，耍了个剑花，盘头护身，蹿出帐外。仰头一望，天空稀星薄雾，寒气逼人，不觉仰天长嘘一声，提着革囊，翻身跳上帐顶。四面眺望，但见旌旗摇黑影，戈戟响寒风。心中油然生念道：“难道俺今夜远道来此，就只宰了这个无用贼秃吗？……师叔叫俺探讯为主，却没叫俺踹营。不然时，俺便搅他一搅。如今这贼营情状，不过如此，也甭多探了。况且贼秃已死，五更攻城也攻不来了，俺何妨再宰他几个要紧的贼头，这一支贼兵不就算是完了吗！想着，便向东首一座白帐棚顶上，使了个燕子穿帘，双脚落地，瞅那帐中地下铺着二尺来厚的绫绸被褥，地下横卧着五六个人。章怡纵步进帐，将剑挥得如车轮一般，一连砍了四个，都不曾喊得一声，就此睡梦中死去了。只剩下两个人被热血溅满一面，烫惊醒了，一骨碌爬起来，才要嚷，已被章怡杀却一个。

章怡便忙卡住这一个喝道：“不许声响！叫甚名字？快

说！”那人抖擞着答道：“小…小……人名叫俞克成，……是值…值宿…帅…帅帐帐的。”章怡将剑尖指着砍死的几个喝问道：“这都是些什么人？”俞克成大抖着道：“都是老爷的弟子。今日得胜宴，都喝醉了，偷懒打个盹儿。”章怡还要想问他的话时，哪知他话没说完，脑袋忽然不见了。

章怡大惊，暗道：不好，这里有了能人，本领比俺强多了！这人倒不可不会会他！想着，方要出帐去寻觅，忽觉着帐外有一道青光闪过，便连忙使个毒蟒出洞，脑袋一低昂出帐外，向那青光去的方向急追。心中一急，便将身在敌营忘了。脚下迅走如风，一连穿过十几座帐棚，早被巡更贼兵望见，当、当、当、当、当一阵锣声，接着便听得战鼓雷鸣，笳声乱起。

章怡一惊，心想：这番要明做了。便且不去追那道青光。立定了脚，紧了一紧腰带，将革囊塞在腰间，两手分持双剑。端正停当，方要向前奔跑，忽见那青光又掠面一晃，才要转身，营中喧声大起，只听得一片声音乱喊：“不好了！”顿时鼎沸瓮翻，人马乱蹿。章怡知他们已发觉主将被杀了，便想蹿出大营盘，回山去，免得和妖匪拼斗，违却来旨。

才要举步，突见一团黑雾似的东西，打左首直滚过来。细瞅去，却是一员黑脸虬髯矮将，便是黑驴儿黎大宛。章怡忙转身反迎上去。黎大宛的大刀，已直奔章怡腰间搠来。呛切一声，正砍在章怡的剑上。章怡便急挥右手长剑，向黎大宛面门劈去。黎大宛将脑袋一甩让过，同时，掣转大刀，向章怡左肩劈下。章怡一剑架住，觉着分量不轻，知是个劲敌，不敢怠慢，急闪身伸臂，欵的一剑直刺黎大宛咽喉。黎

大宛将刀一竖，格开剑，耍、耍、耍一连几刀，向章怡上中下三路连接砍来。章怡舞动双剑，左右架格，上下腾飞。直杀得一片声响，也辨不出谁攻谁御。

二人战了约有五十余个回合，众喽罗只团团围住呐喊，不敢近前。黎大宛越杀越勇，章怡也越斗越猛。彼此拼命大战了三百多个回合，却是贼兵渐渐的少了。这时安肃城内知县胡鼎彝听得城外人声杂乱，以为是救兵反攻夜劫贼寨，便和千户赵福卿，带领一千人马，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杀出城来。贼兵更加乱窜，黎大宛大怒，挥动手中刃，一刀紧似一刀，恨不得一刀便将章怡劈为两段。章怡这时正在想觑空取胜，却因城中兵出来时，一阵喊声，以为是贼兵聚队来围，不免要抽空回头顾望。黎大宛捉着这点破绽，心中大喜，摆开大刀，将章怡双剑逼向右边，却连忙手腕一翻，将刀反扫过来。这时章怡双剑已被逼开，大刀是顺势反砍，要想掣回剑来招架，是万万来不及了。就是要想低头躲过，也因大刀反砍只须手腕一拧，来势太快，连躲也没空儿得躲过。

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陡然青光起处，接着一道金光一闪，听得有人大喝一声：“去吧！”黎大宛的大刀忽然如同砍在石上一般，呛嚓一声，便激回转来，反倒向黎大宛脑后去了。黎大宛虎口震开，痛不可当。且心中不解，何以会如此，急忙使劲把住刀柄，定睛细瞅时，却见当面立着个长条瘦汉子，颌下无须，浑身绿缎夜行衣，连靴子都是绿缎的，手中挺着一枝丈二金戈，雄纠纠气昂昂的当地立着，向黎大宛喝道：“黑驴儿，不要逞强，须知咱武当派不是好惹的。你们有本领的不妨约个期，就咱们个对个，拼个死活存亡。

甬借着妖教做护身符，来胡捣乱，害百姓。我奉师傅凌云子之命，特来叫您传话给云漫天，暂时将你脑袋寄在你脖子上，做个传信筒儿。你要再不识趣，可不要说我不饶你。”黎大宛因在夜里，先时不曾瞅明白是谁，一听说话的声音，知道是金戈种元。在辰谿卖艺时，曾受过他一次亏苦的，不觉有些胆寒。暗想：如今想是凌云子已率领她一班在黔中，交趾的门徒，来到北方了。看来这一趟他们的人到齐了，俺们人太少，恐怕占不了上风了。可是心中虽如此想着，面上却不肯示弱，也不答活，冷不防，挥起铁叶大刀，恶狠狠向种元左肋砍来。种元鼻孔中嗤了一声道：“败军之将，一定要讨死吗？”待他刀到时，将金戈一拂，那刀便被扫向七尺开外。黎大宛见抵敌不住，且是方茂林已死，无人援救，知不能再战，只得拖刀荒落而走。

章怡正要拔步追赶，种元叫住道：“师姊，不要追，师傅吩咐不许伤他。”章怡只得停步不赶。这时一个偌大营盘，已跑得一兵不剩。只有官军，还在呐喊乱闯。种元招呼章怡道：“咱们走吧，不要理会他们了。要给他们缠住，又得麻烦个不了。”章怡依言，随着他，施展陆地飞行法，一直奔回山中，面师复命。官兵闹了一阵之后，竟然不知道是怎样的便打掉了许多喽罗，只糊里糊涂打着得胜鼓，唱着凯歌回城。

章怡和种元二人纵步同行。路上章怡问道：“您怎的来到此地？”种元答道：“我不说过是奉师傅之命吗？我今儿夜里到的，见过师傅。师傅便将咱们要灭白莲教，三丰师伯已传法帖的话告诉了我。我又说到要寻龙大哥，有他的师兄弟姓文的一同出塞去。我想着咱们方从南保罗蛮荒回来，又

去到北边鞑鞑羶地，这不是怪好玩儿的吗？这就想着您了。我想着这趟路要是有您作一伴儿，这一路又不知要闹多少玩意儿出来？我这么一提，师傅就说起您在这儿，正密探白莲教的营盘去了。我一问仔细，知道这里头有黑驴儿黎大宛这兔蛋子在。凭您的本领是不错，可是没有那兔蛋儿劲大。想着怕您一下闹露了脸啦，要给那兔蛋子赢了去，可不是毁了吗？我和他砸过一次，他砸不过我，压根儿砸在我手里，估量着八成儿还能吃的住他。我就禀明师傅，就紧跟着您后头来了。到这儿时候，您才杀了那秃驴，我就去营门口宰了那个守营门的贼头。再回头来，您正在拌着黄脸汉子问话。这时我已经瞅见黑驴儿站在营帐外边儿，防着您时候闹长了中了他的暗算。我可就不客气，替您宰了那个黄脑袋来了。这时候想和您说话，又怕黑驴儿把这小营帐围住，只好引您出来再说，想不到您这一出来，反把我当个小贼儿似的直追，这可就惊动他们了。黑驴儿没瞅见我，就寻了您去。我要来帮您，可被那些喽罗拿我们当做是杀秃驴的刺客，裹住我厮杀。我又不忍多伤他们这些骗饭吃的傻子，闹了好一会儿，才把傻子们撵散了，赶来帮您。”

章怡道：“俺斗那黑驴儿倒也还不十分怯他，忖着到后来终得拉他下来。却是被那城里的官兵那般一鼓捣，我当是教匪的救兵到了，这一下可就差一点儿栽在那黑厮手里了。那些官兵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光会吆喝，俺瞧着他们那一种又怕又想得功的怯样儿，真够难受的了！”种元听了，回想那官兵的情形，也自好笑。

二人一面走，一面谈着，转眼间，已回到茆屋中来。一同进屋见过了凌云子，章怡将方茂林的首级呈上，并将击散

妖匪的情形细说了一遍。凌云子听了道好，接着说道：“咱们还在南边时，五台门人和武当老少英雄，全和白莲教拼过了。咱们在南边，斗一个闽广派，也没得着全胜。俺便想着：咱们得不着全胜，是因为力量分散了。正想着要和您张师伯去商量去，恰好您闻师伯有书子来。俺就决计先来并力灭了白莲教，再去灭闽广派。如今倒好，他们两邪相并，咱们就努力和他拼一拼吧。却是咱们一派拼他们两党，自得分外小心才好。您俩这一趟，也可算没到塞外时先给白莲教一下了，咱们也光彩点儿。要不然，笑菩提又要笑咱们远走高飞不管帐了。”

李松在旁听了，驻言道：“师傅，咱们何不将这李月宝压根儿灭了再出塞去，岂不更光彩些？这趟救安肃，师傅不叫俺去。如今弟子情愿独自去到清河将李月宝、根禅的脑袋剁了来，献给师傅。”凌云子笑道：“您不要急，鸡笼山的事活该咱们管的。俺住在这里也就专为了这事。如今只算了得一点儿。那根禅可不比方茂林容易，须得俺自己也去走一遭才行。咱们先打发那官儿走了，咱们就得动身了，您们先去拾掇拾掇，回头走时利落些。”李松听了，头一个高兴。立时便奔去后面拾掇。种元、章怡也分头去预备。

凌云子出来到中堂，彭致纯已经起来，正皱着眉头，在檐下踱来踱去。见凌云子出来，连忙上前见礼告辞。凌云子说道：“签事此去大功已成，贵部兵正候签事回营奏凯，因此俺也不便屈留签事。尊骑便在门外，还望签事恕俺山野之民，失礼勿罪。”彭致纯千恩万谢，问道：“怎生大功已成？恳求明示。”凌云子微笑道：“签事回到安肃城中自然明白，贵部兵盼望签事回营甚切，迟了恐有误报，反为不美。将来

容有相见之日，此时不便多谈。”彭致纯想着神仙不肯泄漏天机，不敢再多追问，只得半喜半疑、告辞提戟，乘马而去。

凌云子回到里面，李松等已拾掇齐整，便叫李松将大门关了，点起火把，将茆屋烧化。凌云子领着章怡、种元、李松三人打后门出来，翻过山头，从小路上直奔鸡笼山。沿路被妖匪喽罗扰搅，田亩横尸，屋宇成烬。四人走了一日，也无从得食。幸喜剑客们走路，身上不离干粮，遇着有清泉流水处，便随意嚼了些干粮。申牌过后，已走到顺兴村，离鸡笼山只二十里。前面已有妖匪喽罗把守，四人便在村中觅了一家小店住了。

这家小店，原已没客住。只剩老夫妻二人没处逃躲，还在这店里捱命。四人进店后，老头儿巴撑着，做了些饭，给四人吃了，沏了一壶水，撂下一盏油灯，便自去了。凌云子便和章怡商量要夜入贼巢，章怡道：“这山是新创的，俺知道。里面并无什么机括，咱们进去，只留心陷阱便了。只是不知道李月宝和根禅等一班贼人，可在此地？”凌云子道：“就算那厮们不在此地，咱们给他将老巢毁了，大概他们没个不惊心动魄的。岂不是比咱们上清河去帮着官兵攻城，强上几倍！”章怡称是。

正谈论处，忽听得外面人声喧杂。李松便要奔出去，凌云子忙揪住她，便和章怡二人向破门板缝里，向外瞧去。只见一个中年道人催着许多凶神恶煞般的兵将，威风凛凛，立在当地。那店里的老头儿正跪在地下乱拜，一面口中哀告道：“大王可怜，实在是一个娘儿们领着俩女孩儿，一个小小子逃难的。委实是的，一些儿不假。天可怜，他们是不懂

本地规矩的，不会说话，回头要说错了话，没的惹大王生气？”那道人大喝道：“胡说！娘儿们、小孩子便准是好人吗？不要惹厌，快叫他出来。”那老头儿还待哀告，早被那道人一脚踢开去，喝令众兵，使鞭子乱打，一面便叫兵进来搜。

李松这时蹲在凌云子肋下瞧着，见那道人这般凶恶，再也忍不住了，大吼一声，闯将出来，直扑到道人跟前，一把揪住他胸前，下死劲向地下一摔，那道人猛不防，被个女孩子揪着就摔，一个不留意，噗通一声，竟被直挺挺的掼在地下。说时迟，那时快，李松使个鹞子翻身，早骑在道人背上，左手叉住道人脖子，按在地下，右手攥个拳头，向道人后心两肋等处擂鼓也似的乱打。

凌云子正在看望，忽见李松骑着道人乱打，知道事已闹开了，瞒不住了，便决计明干，关照章怡、种元二人一齐奔出。三只猛虎一般，直向众兵扑来，只打得众兵丁鸟飞兽走，豕突狼奔。回身来叫李松时，她正卡着道人狠打。凌云子连忙叫：“松儿，留他活口，俺要问话，不要打死了他。”李松听得师傅叫唤，方才住手，仍骑在道人身上，仰头向凌云子道：“怎奈这厮打不死。”凌云子便上前揪住道人的发辫儿，叫李松让开，将道人提将起来，便问他姓甚名谁？道人这时真被打的只剩一丝儿气息了。还好得是他，若换一个常人，早被李松这一顿拳头，打成齏粉了。

凌云子见道人已不能说话，便叫种元抄他身上。种元便动手里外一抄，抄着的都是些不关紧要的东西，只有个小搭裤袋儿，上面绣着“赵天申”三个字。凌云子见了，连连点头道：“原来是他。他是霞明观的大弟子，放走了他。”

李松在旁听了。猛然将一团高兴，化作冰消，想着：师傅先时说的霞明观那般厉害，如今看来，霞明观的大弟子也不过如此，想来不见得有痛快厮杀了。想着，心中快快不快，闷立一旁，不言不语。

凌云子叫李松帮着种元将赵天申捆起，并命李松看守着，便和章、种二人进屋取兵器包袱。李松心中正想着：霞明观的人难道全是这般的脓包么？越想越不高兴，直将随着师傅北来几个月中摩拳擦掌，磨厉以须的一团热念，涣然消散，无精打彩的独自思量。直待凌云子和章、种二人出来叫她，才向种元手中接过兵器包裹。凌云子就她这回身一瞧，忙叫道：“松儿，赵天申哪里去了？”李松淡淡的答着：“在地下。”一面回头看时，地下只剩下一堆绳子。顿时怒火狂烧，气得哇哇怪叫，便要奔出追赶。凌云子忙拦住他道：“那厮乘您不留神时，使妖法松绳走了，这时已不知到了哪里了，怎追得着？俺说过：他是霞明观大弟子，深知妖术，您怎这般大意？以后切不可轻视他们，要不然自己的性命还要丢了啦。李松才知白莲教并不尽是饭桶，却是从此恨赵天申比恨什么四海仇人还要厉害。

章怡道：“俺想赵天申此时一定回鸡笼山去了……”一句话未完，李松早擒起双铁戟，叫道：“快去！把那浑蛋去！”凌云子道：“赵天申那厮一定不回鸡笼山了。他这趟来，一定是霞明观派他到此，一来监军，二来相助的。他如今当着一千兵丁被松儿打了这一顿，还有什么脸在此，一定已回霞明观去了。只是咱们原是为鸡笼山而来，不管赵天申回不回山里，终是要去的。”说罢，便叫章怡、李松二人向前，自己和种元在后，出了客店，隔着三四十步，直向鸡笼

山来。

李松一心只想一步便踏到鸡笼山，在路上，一劲儿直催章怡快走。章怡便和她施展陆地飞行法，赶小路走了约莫二三里路，忽见前面扎着营盘。章怡便关照李松小心在意。李松大喜道：“咱们快踹营去呀？”将手中双铁戟一横，身子向前一俯，如脱缰劣马一般，直向营盘扑去。章怡一把没拉得住，只得也放开大步随后跑来。

李松直如一只病狮子，摇着头，两只鬚髻儿，一路怒吼，扑到路旁巡哨兵身边，一戟一个，扎死两人。他瞧也没瞧，拔出铁戟便跑。只听得那营盘中笳角乱起，兵将纷纷拥出。无奈李松步快，一团旋风一般，直闯入营里，逢人便刺。两条戟如怒龙搅海，上下左右乱扎。扎得那些贼兵如丧考妣，号哭连天。顿时全营鼎沸，自相践踏，大乱起来。李松大喜，只向兵多处赶去，一戟一个，挑起来，便朝后甩去，如钓鱼一般，也不知挑了多少。

一路杀到中营，才遇着一条黑大汉，全身贯甲，却头上无盔，手使大斧，接住厮杀。李松更喜，大叫：“咱们来斗三百合！”那汉喝得醉醺醺的，被他这一声大叫，惊开双眼，见是一个丫髻女孩儿，浑身青扎靠，想着：这小孩儿，杀了他不算是勇，不要理他。方要掣斧，回身恰遇一铁戟迎面飞来，便急挥一斧架去，不料那铁戟沉重，将斧直打到地下。待要举起时，那一支铁戟早刺进咽喉，鲜血一溅，哎哟也不曾叫得，便倒地死了。

这时章怡已经赶到，帮着杀散众兵。凌云子和种元也到了，李松还在那里向四面深草中，大树后寻人厮杀。凌云子喝住，问他：“可曾擒着贼将？”李松笑着将脑袋摇的似播

鼓儿一般，答道：“不耐烦，全宰了。”凌云子便问：“杀了些什么人。”李松将戟指着四面死尸道：“全在这儿。”凌云子便和章怡等一齐向中营旁地下躺着的尸身看去。见那黑汉是将官打扮，便叫种元抄他身旁。种元便俯身搜一搜，得着一颗金印，上面刊着“大翼右将军印”六个篆字，两旁还有些符篆，却不认识。凌云子将印收在囊中，便向李松道：“你以后遇着敌将先要通名，似这般糊涂干法，杀了人还不知道谁，那么，斩了贼首也不会知道呀。这种地方，俺全教过你的，你怎这般不留心？一到战场上便和疯子差不多，你这人还好上大阵吗？”李松被埋怨得不敢声响。凌云子便仍叫章怡和李松二人前去攻山。章怡便和李松二人起行。

一路上，李松无精打彩，章怡问他：“因甚没精神？”李松道：“俺独自一个踹了偌大一座贼营，杀了许多贼，俺师傅没说一个全好字，反将俺埋怨一番。小种元儿昨夜不过略帮了帮您的忙，也不曾干得个什么，师傅倒左也说他有本领，右也说他有能耐，夸奖了他许多言语。您瞧，俺师傅可是有点儿偏心？”章怡笑道：“您不要怨师傅，您自己本来干的太莽撞了。您以后遇着个敌将，或是对头，也打听打听他的名儿，要是咱们自己人，这一问不就明白了，免得大水乱冲龙王庙嘛！要是见人就杀，如果咱们来打这山，同门的长辈平辈，也有人来，大家不张嘴，只管乱杀，临完，还得杀了自家人，跑了贼啦。您想，师傅埋怨您的可错？师傅并没埋怨您不着力，没能耐呀。您不要尽歪想到螺蛳壳儿里去，得自家儿想想，自家儿干的对不对，不就明白了吗？”李松听了，欣然道：“好姊姊，给您这一提拔俺可明白了。俺师傅不是说俺不该杀人，是说俺不该杀没名没姓的人，可

是么？”章怡笑着道：“您不要搅啦吧，难道遇着个小喽罗也去问他姓名去？”李松这才点头道：“明白啦！问姓名也得问个有眉有眼象个样儿的人。”说的章怡大笑起来。

说话间，已到鸡笼山下。山脚已列开一阵人马，章怡便叫李松向右，自己向左。一声喊，扑杀过去。鸡笼山阵中右有张火官，左有戚扬冲出，接住厮杀。章怡接住戚扬，鞭剑并举，大杀起来。章怡的剑，虽没炼到绝顶功夫，却已有七八成火候。戚扬只不过是走江湖卖拳脚、保家院的拳师，怎是她的对手？初交手时，戚扬仗着力沉鞭重，还招架了几下。后来被章怡几个家数，使的眼花撩乱，差不多扬着鞭没处架击。正为难处，恰遇那边李松顿喉大喝，戚扬更是一惊，被章怡捉着个破绽，将双鞭压落，一翻腕，剑尖直刺进戚扬咽喉。众喽罗见了呐一声喊，向后乱窜。

那边张火官手挺长矛，和李松二人拼斗。李松两支短铁戟直上直下，不离张火官的头胸腰肚。张火官使的是长家伙，盘旋有些不灵敏，颇觉吃力；因此只有招架的工夫。斗了二十余合，李松忽然想起方才师傅的话，连忙将双戟一缴，夹住长矛，喝问道：“呔，你叫什么名字？”张火官从来不曾遇过战到半中间，忽然夹住兵器，问起姓名来的人，倒被李松问的一惊。李松大喝一声，骂道：“浑蛋，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吗？这可怪不得俺了。”不料这一声喝，戚扬被惊，吃章怡宰了，张火官更加惊骇，只答了声：“俺是五风寨张火官。”说罢，便抛矛返身，落荒而走。李松方要追赶，章怡已赶向他前面拦住道：“穷寇勿追，咱们赶快搜山去吧。”李松急的跺脚道：“方问出一个姓名，又不要俺赶杀。”章怡笑道：“山上多着啦，您尽着赶这一个干什

么？”李松才没言语，跟章怡杀上山去。

这时，已是黄昏时候，凌云子和种元二人已经赶到。章、李二人得胜时，凌云子便领着种元，穿出山脚贼营，顺着山坡，奔上鸡笼山来。半山里杀了几个哨探喽罗，便到了山上。那山上一无关堡，二无寨棚，只是陇亩纵横之中，拥着一座小山峰。那小山峰上面便是李月宝做皇帝的发祥之所经坛所在。凌云子便招呼种元，径到小山峰上。才踏上峰巅，便劈面遇着周维邦、史旺拔引着十余个亲信，拥着皇后田慈儿等逃出宫来。种元见了，拦头大喝：“不许走！”史旺拔等二人见种元是个小孩儿，当他易与，挺枪便刺。种元呵呵大笑，也不闪架，只待枪近时，左手微微的一捞，将枪抓住，往后一掣，早将一条笔管枪夺了过来。连史旺拔也被掣的站脚不住，脚底画了几个之字，身子向前一栽，一连打了几跟跄。种元将剑向左肋下一夹，两手握着枪，一拧两拧，拧枯竹竿儿一般。将一条枪拧成八段，扔在地下，向周、史二人道：“你俩比这家伙大概结实些，过来，让我拧拧瞧！”周、史二人见了，早吓得魂飞魄散，全身抖擞如筛糠一般，跪地哀求饶命。那些皇后、宫女、太监人等也都一排儿跪下求告。凌云子便叫周维邦、史旺拔二人起身去，将皇后和国太绑了。二人应声跳起，将田马氏、田慈儿母女二人，提将起来绑了个结实。凌云子便叫种元将周维邦、史旺拔也绑了。周、史二人大惊哀恳，种元绝不理会，绑的比田家母女还要结实。凌云子向其余众人道：“你们多是可怜的愚民，被妖匪逼迫哄诱而来。如今妖匪已平，你们可立即回家，安分度日，不可再去为非作歹。再撞在俺手里，可不要想活命，去吧！”众人听了，连忙叩头谢过，乱爬起来，

没命的跑下山去了。

这时，章怡、李松已到山巅将战阵斩将等事说了。凌云子便叫种元、李松二人押着田氏母女和周、史二人，进经坛来。这时月朗星稀，山上万籁无声。进了经坛，凌云子便命三人前后搜查。三人搜查多时，只见仓中剩下不到二百石粮，库中只剩下三千多贯宝钞，一千多两银子。此外前后阗无一人，签押房中还有些文书、封诰，便一齐搬到大殿上来。

凌云子且不点计银钱，却先翻那些各地寄来的书信瞧。一连瞧了好几封，都没紧要。忽然抽着一封油纸包裹，黄蜡封口，异乎寻常的书子来。凌云子连忙抽出里面信柬来看时，却原来是霞明观的军情密报。

要知那密报中报些什么，续阅下章便知。

第三十章 护忠良万里代师劳 济急需千金传祖业

话说凌云子抽出那书信一看时，原来是霞明观通天教主徐季藩写来的密书。其中所言，多是观中密事。书云：

月宝贤契执事：法缘长老来，知贤契已备受，甚慰甚慰。此间诸事已齐，仅待期矣。乃贼党披猖，露夜入观，将真仙冯绍霞盗去。来者为丈身和尚，率贼徒钱迈、黄礼，乱放铁弹、毒镖，我们中黄坤山受伤，势已垂危。事势至此，遂不得不改期。昨已发知单说：‘真仙奉召赴蓬瀛，须花朝后始返鹤，至清和浴佛日再飞升度众。’刻方极力觅人，备是时之用。尚望留意物色。贤契胆识过人，名城迭下。惟望天相吉人，早得北平，则可会合，西出山右，先定关中，可无须再待清和之期矣。惟弓嘉宜精明强干，智勇有为，未可轻敌。贤契当时时留意，勿为所乘，至盼至盼。兹仍倩法缘长老偕剑客何双刀来前相助，幸和衷共济，迅奏肤功。旌旗至良乡时，愚当亲来一图良晤也。朔风寒重，顺希珍卫。

此问

迓佳。

友生徐季藩手泐 × 月 × 日

凌云子看毕，微笑点头。章怡忙问：“信上说些什么？”凌云子道：“您丈身师伯将他们预备的真仙盗了去了，他们的飞升大会已改期四月初八了。”这时，李松、种元等正恐

赶不上大破白莲教这一场大厮杀，听说他们改期四月，无论如何终可赶上厮杀，一齐大喜。凌云子便叫三人将贼巢中珍宝银钱拾掇包裹好。三人便一一拾掇了，扎成包裹，堆在坛下。

凌云子便叫李松将周维邦、田慈儿提来问话。李松应声将田、周二人拖到坛上，掳在地下。凌云子便问周维邦：“在寨中干什么？”周维邦答道：“小的只写写字儿。”凌云子便问田慈儿：“因甚要嫁给李月宝做妾？”田慈儿道：“这是万岁爷的旨意，怎敢违拗？”凌云子听了微笑，知道她着迷已深，无可救药，便也不再和她说什么，只问他二人：“你俩可知道法缘和尚与何双刀是怎样的人？”周维邦答道：“法缘长老，是驾前护国佑民大禅师。何双刀是个娘儿们，名叫双刀何小娘儿，原在鼓儿屯开码头，坐地分赃，名驰南北，本领也十分了得。法缘禅师炼得一身功夫，刀剑不入。闲时，每夜得有十个娘儿们伺候，才得过夜，自从遇着何双刀，却逢着敌手，甭旁的娘儿们了。如今他俩正在御前保驾，不在此地。”凌云子问毕，便吩咐李松道：“这班东西都不能留着，去掉一个，世界上少受一个害，您就送他俩和那两个回他姥姥家里去把。”田慈儿听了，以为真是送她回家去，心中虽有些舍不得李月宝的狂淫滥欢，却喜逃得性命，依旧好寻男子快活，连忙叩头谢恩。却被李松一把拎起，拖着便走。周维邦大哭起来，田慈儿方知不妙，却是恩已谢了，只好就那么糊里糊涂，和他母亲田马氏，跟着史旺拔、周维邦各吃一刀，倒地身死。一朵玲珑娇花，只因一念贪淫，把持不住，便落得个樱唇喋血，螭顶含刀。

凌云子将诸事铺排妥贴，便领着章怡、种元、李松三

人，带了搜得的财物，各人裹了些干粮，各选一骑牲口，便离了鸡笼山，抄山后小路，绕向清河北面高牌店来。这时，李月宝等都在高牌店。凌云子要始终干完鸡笼山这重公案，自不得不剿灭李月宝这一大股妖匪。因此，率领章怡等三人向高牌店来攻打教匪的大寨。

四人在路，打马飞奔。沿途被教匪洗劫，官兵骚扰，已无一寸干净土。路上除却死尸，瞧不着人；除却烧烬，瞧不着屋。凄凉满眼，惨景当前，四人只有痛恨。一连行了二日，都是如此，只好拿干粮充饥。夜里便在没全烧完破的屋子里，或是山坳树丛中，窝着过夜。好得他们四人都是剑客，这种辛苦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仍和平常一般的趲程赶路。

这一日清晨，走到离高牌店只三十里路了。凌云子便要三人饱餐一顿干粮。又拾了个瓦罐，寻些枯枝，敲着火镰石，引起火来。再掇了两块冰，撂在罐里，烧化成水。待到温热时，各人喝了些，剩下的热水，便各人灌在怀中小水葫芦里带着。吃喝毕，整了整衣裳，紧了紧包巾，拂拭过兵器，才各自跨上牲口，齐搦一鞭，向高牌店来。

这时，李月宝亲自和根禅二人各统一万人马，分扎在高牌店和清河县。凌云子在鸡笼山得见他们的通报，他们扎营的方向，已全明白了。离高牌店十五里，便有教匪的连营。凌云子叫李松作先锋，李松满心欣喜，十分高兴，一声喊：“俺来了！”便连人带马，直滚入贼营中去了。凌云子命章怡做合后，自己和种元俩先冲入贼营乱蹠。

霎时间，鸡笼山兵营塌帐崩、棚倒柱折，旗横旌裂，刀残戟断，人仰马翻，头飞血溅。凌云子等四人如同疯虎狂龙

一般，转眼间连踹了十几座营头。章怡剑劈了曹孟雄；种元戈挑了王乾一。李松当先开路，冲过了一座营头，又进一座营头，赛过女典韦，两支铁戟，直似两条毒蟒，当着的死，挨着的伤，杀死兵将不计其数。

李月宝得报大急，忙和国师根禅禅师、法缘和尚商议。法缘和尚便脱了袈裟偏衫，手提着一对铁鞭，和何小娘儿二人上马，出帐迎敌。只见远远的，尘头乱滚，喊杀震天，也不知有多少人马来攻。何小娘儿便不大想去，法缘也斜着两眼道：“我的宝贝，您甭害怕呀，有我哥哥在这儿啦！”何小娘儿眯瞟双眼道：“谁是您这秃厮的宝贝？我怕谁？只不过替人拼命，不值得罢了。”法缘大笑道：“您真呆，打赢了，还怕不尽着咱俩享受么？败了，落得让傻子去顶缸。咱们这时还不是替自己出力吗？”

说话间，已见那一团乌尘将近滚到跟前，喊声也渐渐近了。法缘一挺双鞭，催动牲口，泼喇喇，向败兵丛中闯去。劈面迎住李松，挥鞭便打。李松舞双戟接住厮杀，战了五十多个回合，法缘右手一鞭打去，李松使左手戟一架，右手的戟便向法缘左眼刺来，法缘忙向右一让，同时挥左手的鞭，横打过去。李松将戟一格，不料戟方儿套住了鞭头。李松大喜，乘势一拧，嘣的一声，那条鞭已落在地下。这时，法缘手法已乱，李松双戟齐施，向法缘当胸刺去。法缘大惊，连忙转身，想要逃走，不料才侧过身来，劈面碰到种元的金戈刚刚刺到，要让也没让处了。只叫得一声哎哟，金戈已进胸膛，扎了个透通大窟窿。眼见得法缘是不活了。

何小娘儿原和种元厮杀，她见种元生得那般唇红齿白，不觉心中动了一动，眉花眼笑，恨不得立刻就将种元捉过来

搂在怀里亲热一番，方称心意。种元哪里知道，只是一味狠杀。凌云子在后面瞅见这般情形，又见何小娘儿生的妖娆，又在阵上故意装出百般娇媚，勾引种元，恐怕种元年纪轻，把持不定，连忙挺剑上前，大喝一声：“妖妇，甭蛊惑人！”一剑砍去。何小娘扬起双刀，交叉架着，不料那剑犀利无比，吭嚓一声，双刀已成为四段。接着，剑落处，何小娘儿脑袋也劈成两半。凌云子劈了何小娘儿，便叫种元去助李松。

种元刺了法缘，凌云子便叫住二人，等待章怡杀到时，四人并力向李月宝中营踹来。才到营前，便迎着根禅。凌云子便叫章怡等三人：“留心妖法，快闪开！”自己挺剑上前，和根禅拼斗。根禅怎敌得过凌云子，战不到二三十个回合，早被凌云子杀得汗流浹背，气喘塞胸。凌云子见了，更加一剑紧似一剑，逼得根禅招架不及，逃走不得。心急处，只得口中咕噜了一阵，大喝一声。凌云子陡然嗅得一股臭气，直冲脑门，顿时神气不清，暗自叫声不好，连忙定一定神，凝神静气，将两眼一张，一声断喝。只见凌云子眼中迸出两道金光，向着根禅直射过来。根禅见了大惊，知道这是剑侠练就的精光，任凭何人都受不住的，要吃钉住了，再也甭想走脱。吓得连忙掣回禅杖，拨转马头，急忙忙，伏鞍落荒而逃。

凌云子也不追赶，只和童怡等驱散众喽罗、卫卒等，冲入中军帐里，将人众驱散。四处寻找李月宝时，却人影也没了。搜来搜去，只将霍邬圭从案底下拖将出来，砍了。章怡在李月宝帐中，搜得许多名册、文书等件，和金银财宝，一古脑儿搬出来，交给凌云子看过。这时，各营都已被种元、

李松冲散。大营既破，一时间，连营丛集之地，陡变成静荡荡一片敞阔荒场。

这时，官兵才觉着妖匪营中无故自乱。便发号调兵，排队列阵，闹了半晌，才闹齐整了，扬旗呐喊，远远的围将拢来。凌云子见了，向章怡道：“咱们甬和他们缠扰了，大事已了。咱们走吧！”章怡等三人齐声应是，便随着凌云子提了财宝包裹，一施展轻身术，出了帐营，奔到官兵相近处，便各施本领，欵的飞越官兵大队，鱼贯而去。官兵见了大惊，乱嚷：“贼人飞了，快追呀！”却是终没人敢返身追赶，仍就缓缓的探进贼营，才知营盘都是空的。便乱唱凯歌，高喊得胜。兵卒们纷抢零碎，将官兵们预备报功，鸟乱一番，收队回汛。

凌云子领着章怡、种元、李松等三人寻了座僻静山林，团团坐下。凌云子道：“俺原来想到塞外去会同门，却遇着这班妖贼，在此扰民，不能不略略耽搁。如今那厮们虽已灭了，白莲教的总根子还有两处：河间霞明观的会期改了，谅来这时没机会去破他；洞庭山这一支教匪，虽比霞明观弱些儿，却是兵强马壮，且是地势连接京师，一有举动，天下震惊。俺北来时，虽没听说那厮们有什么行为。却是又隔多日了，北边闹的这般，南方谣言必更加厉害，难免那厮们不想乘此起事。因此，俺想一面将这些财宝送往塞外擎天寨去，作个进见之礼；一面还得到南边去走一趟，瞧瞧四伏桑那厮可有什么动作？反正霞明观的事，要到四月初八日，这时尽有余闲，足可往南一趟。就请混天靛挈带元儿、松儿护送这些财宝出塞：一来依约赴召；二来去拜见同道师长和同门弟兄；三来交代财物；四来报说咱们平鸡笼山的事，也算尽了

一分力。并且将这些妖匪书信带去，也好让闻、张两位道长，得悉妖教内情，通盘筹算。”章怡、种元都答应了。

李松却问道：“师傅，您先时不是说要出塞去会师伯、师叔们么？如今您上哪儿去呢？”凌云子道：“俺到南边去一趟。俺到黔中，和您师伯、师叔多年没见面了，如今虽是急于想见一见，无奈南边又有桩事，非走一趟不可，也只好暂时丢下这会同道叙旧谈玄的心事了。”李松道：“师傅只不过是说要探探洞庭山的消息罢了。这事任谁都可以干得来的，何必要师傅亲自劳驾呢？”凌云子摇头道：“探洞庭山的消息固然是要紧的，却是您说的不错，这事任谁都可以干得了的。俺到南边去，却另有桩要事，不过顺便打听洞庭山的动作罢了。”李松道：“师傅到底为什么事非往南不可？要是定要往南去，俺也得同去。解这点东西到塞外去，思量着有她俩去尽够了，俺是不离开师傅的。”凌云子笑道：“这事只好俺独自去的，带人便有许多不当处，”李松听了，低头沉吟了一会，忽然抬头欣然说道：“师傅，俺想着个法子了。俺只为破霞明观还早，这时便到塞外去，没事做，闷得慌。师傅却又有多年没会的道友在塞外，要去会晤。不如师傅只管出塞去，南边的事儿全交给俺，让俺去办，管保误不了事。”凌云子笑道：“这事不是您干得来的。”

李松方要再说，种元禀言道：“师傅心中有甚事？就是弟子们出塞，师长们问起来，也得禀告，何妨就对俺们说了，也好让俺们自己揣量着能不能够办的了呢？”凌云子听了，沉思不语。章怡见了，心中一动，便起身道：“俺去蹀躞一会儿再来。”凌云子悟到她的意思，连忙拦住他道：“您甭瞎猜，俺为您在这儿不肯说出往南方去的事，俺实在

是为这事为不能泄漏先机，故此没说，与您没相干，您只管坐下。”章怡听了，才依旧坐下。

凌云子便说道：“俺在杭州时，和大通大师时常在一起聚谈。才知道治世的英雄，是孔雀明王历劫，已诞生在杭州钱塘城外旋乾村于戴正家中，名唤于谦。俺们同道前辈，多暗中护持他。大通大师更是筑茆庵住在近处，守护着他。后来俺到青州走了一趟，耽搁些时，回到杭州时，听得大通大师说，丈身和尚已将武经传给于谦，又给他由山东聘了个教读师傅，名叫智囊吴璥，号育贤，到旋乾村教他经、史。俺暗中去探过一次。我去时，吴璥正在和于谦讲解文中字。细听吴璥的学问，委实渊博。于谦的天资，更是绝顶聪明，竟能闻一知百。俺虽不认识那吴璥，却是舍不得不进学堂去瞧瞧。吴璥两只老眼，很认得人。俺一进去，他便知俺非等闲之辈，殷勤接待，十分恭敬。俺问他可识丈身和尚？他答说：这趟到杭州来，便是丈身大师邀来的。俺便将俺和丈身和尚是师兄弟的话，向他说了。他听了异常恭敬，相待如上宾。俺问他几时到此？他道：‘我得着丈身大师的讯，知道有如此奇才，极待琢育，便修书告诉敝东伍公辞馆。直到伍公游踪到塞外后才复信，命将所付托的事，交给他族弟。我便照示而行，遄程来此。不料初到时，于太公坚不许设帐。好容易才博得于太公相信，允许在此授徒，并将他这个聪明儿子于廷益送来读书。’俺再问：于廷益天分如何？吴璥便将于廷益的课艺总稿，拿给俺瞧。俺搭讪着和于廷益说话，渐渐谈到武艺，听他所说，文章、武事都已觑得门径。只是那于廷益的相貌虽是魁梧奇伟，复绝一时，却是少年时运极坏，现在正在厄运之中，处处须防凶险。俺和大通大师说

起，他也深以他运道欠佳为虑。说：‘他目下就有一个难关，年关交根，春夏之交，更不易过去。’今年正是会试之年，他已进身黉门，名标乡榜，断没不去赶考的。大通大师目前不能离开杭州，分身不来，因此俺便不能不去。”

种元听了，便说道：“师傅，这事还是俺去。俺去时便投托他家，给他当书童去，不是时常在他身旁护着他吗？”凌云子摇头道：“这是你一时高兴的话。到了吃不起苦时，便要丢下跑了。且是于太公俭约持家，你去投托，还不知他收不收？这还是小事，你的本领平常，若遇寻常事件，还可发付。若逢劲敌，或是对敌的人多时，怎能抵敌？还是俺自去的好。”李松便道：“俺去，保管耐心，决不……”

话未完，李松便抢着和她争执起来。凌云子喝住，想了一会，便道：“你俩既争着要去，便两人一同去。元儿去投托在他家里，松儿暗中护持。倘有差池，惟你俩是问。”二人听了大喜，连忙答应。凌云子道：“事不宜迟，咱们就此分头各走。你俩便转身到杭州去，俺和混天靛出塞。您俩到那边，行止一切，可到西湖岳王坟后面小茆庵中，去问大通师伯。一切都要听凭大通师伯吩咐，不许违拗。”二人一一应了，便拜别师傅，转身又和章怡作别。凌云子又叮嘱一番。才叫他俩多带银两，路上甯耽搁。嘱罢，便将掳获的物件分开，将一半扎在种、李二人的牲口上。拾掇停当，齐起身，出了山林，上大路，各分南北。凌云子和章怡自出关去。种元、李松二人别了师傅，上了牲口，向南急行。

种、李二人上了官道，扬鞭急奔。这日，行了七十余里，天色已黑，便落店投宿。路上一连几天，不过晓行夜住、马不停蹄。有时一高兴，便连夜急行。赶了几日，已渡

过黄河。又走了几时，过了济南，便直到京城，耽搁了半日，取道一径向杭州来。这条路，二人原是熟路，因此一路上毫无滞阻，直赶到旋乾村。

二人将到村里，一商量：咱俩如今身上这般打扮，怎像个投托人家的穷孩子咧？且到杭州城里去制购些破衣破帽，才装得象呀。便直到杭州城中卖了牲口，买了些破衣服，旧头巾，带出城来，却又没地方可换衣衫，要是落店去换，不是要被掌柜的盘问吗？要是寻个僻静处去换，又怕撞着人不稳便。二人左思右想，没个计较，为难了半日，还是种元想起师傅说过，咱们大通师伯，不是住在岳王坟后小茆庵么？如今何不到小茆庵里去咧？想着，便和李松说了，李松大喜。

二人夹着破衣，直奔到岳王坟后小茆庵里。才进庵门，小尼认识二人是凌云子的弟子，连忙进去通报，大通尼叫二人进内。二人到禅房中参拜过，大通尼问道：“您俩不跟着师傅出塞，却来此做甚？”种元道：“师傅因为春闱将近，于谦一定要去会试的，恐师伯有事，不能分身，特差俺俩来护持他。”说着，便将想到于家去投托，买得破衣没处更换的话也说了。大通尼听罢，大笑道：“您这孩子，怎不径到我这里来。却去干这样的傻事！告诉您俩，用不着破衣。我便认识于太公，荐引您们去便了。您们去投托，还不知他家收不收啦？”种元、李松听了，只是傻笑。大通尼便叫小尼拾掇饭菜，铺陈给种、李二人食宿。

次日，大通尼知道于太公喜俭朴，给种元换了一身素旧衣衫，挈带着他，向旋乾村来。直到于家叩门。于家长工开了门，见是大通尼挈着个小孩儿，便道：“大师傅，这大天

气竟走到这儿来了！”大通尼答道：“许多时没来瞧太公，今日没下雨，特来望望。”长工关了门，大通尼挈着种元一直向后进于太公的客房中来。长工连忙进里面去通报。

一霎时，于太公拄着条苕杖，缓踱出来，向大通尼拱手道：“师傅好呀，这大天气也出来了。”大通尼忙起身，合掌问讯，答道：“这几天天冷闲着没事，在屋子里憋久了，也想出来蹓跶蹓跶，顺便来瞧瞧太公，问个好儿。于太公连称：“不敢当。”长工献过茶，大通尼便问道：“小舍人咧？可是还在学里念书？”于太公答道：“是的。这孩子和这位吴先生十分投机，昼夜在一起讲读。须得天黑了，吴先生才亲自送他回来，还要谈论一两个时辰，吴先生才回去啦。”大通尼道：“这倒难得。平常发了科的人，一日到夜，交朋友、走亲戚还来不及，谁肯再去埋头读书啦？小舍人这般用功，看来春闹的会元是稳拿的了。”于太公呵呵笑道：“承大师夸奖，哪里就敢存此奢望。只是会试期近，却又不能不着他去走一趟。这里进京虽没多路，却是他从来不曾离过家，因此不能不耽心事。连日叫他去问各位同年，想使他结伴同走，无奈多是富家公子，寒家陪伴不上。这两日正为这事委决不下。大师可曾听说有什么可靠的人，要进京去的？也好托他挈带挈带。”

大通尼便道：“如今世道不好，托伴同行，终难信得过。我也只为舍人要进京，独自揣摩了好几天了。昨日，敝同道丈身和尚的师侄金戈种元，就是这孩子，奉师命来陪伴舍人进京，我今日特地领他来，给太公瞧瞧。”说着，便叫种元上前见于太公。种元端然拜了四拜起来，立在一旁。

于太公向他细瞧，只见他生的大头长耳，直鼻方口，两

道卧蚕眉，一双鸣凤眼，衬着膀阔腰圆胸挺背直的身躯，虽是青布粗衫，却是英风飒飒，一表非凡，心中大喜，拉着他手，问道：“您姓甚叫甚名字？哪里人？习武还是习文？家中还有甚人？”种元答道：“俺姓种，名元，关西人氏。自幼父母双亡，随师傅凌云子远去黔中，今年方十六岁，习武已习了十年了。”大通尼又向于太公道：“这孩子是宋朝种经略后裔，流寓关西好几代了，家世原是习武。他父亲种绳祖是镖局达官，因和闽广派结了仇，一家全被杀害了。也是种家活该不绝种，那些人正要杀这孩子时，恰值俺道友凌云子路过见着，便杀退众贼，将这孩子打刀下救了出来，带往黔中习艺。如今十来年了，这孩子习得一身本领，差不多的人甭想近他身子。且是历尽江湖，深通世故，道途长行，可保无虞。俺道友想着舍人要进京，恐防路上无伴，便特遣他来伺候舍人。太公瞧着可对？”于太公喜道：“这还有甚话说，老汉只有感激而已。只是寒舍有何德能，劳众位大侠格外关垂，处处护持，愚公子沐德无穷，何以为报？”大通尼道：“太公甭客气，俺们也不过是代天行事，与尊府并无私恩私谊，太公何必挂怀？如今敢烦太公着人先去学房里，请舍人回来，让这孩子拜见拜见可好？”

于太公连声答应，叫长工去学房里请小舍人回来。一面向大通尼说道：“承大师和各位师长的美意，要这位种小英雄来护持小儿，老汉感激敬重也来不及，怎肯怠慢？因此老汉想着个计较，不知大师意下如何？”大通尼道：“这孩子的师傅原叫他来伺候舍人进京的，只叫他跟着小舍人当书童便了。”于太公忙摇手道：“这个断断使不得，快甭折煞俺父子！老汉方才说的就是为此事，如今只好委屈这位种小英

雄，拜寄在老汉膝下，作为义子，和小儿算是弟兄，这事便好调处了。”大通尼一想，也不错。种元自幼失父母，今见于太公如此恺悌慈祥，心中早已欣羨，如今听得于太公这般说，又见大通尼已要答允，便奔到于太公座前，双膝着地，诚心诚意的磕了八个头，口称“父亲”，于太公大喜，忙拉他起来，连说：“不必多礼。”便叫长工备饭。

正说着，于谦身着青衫，头戴方巾，踱将进来。先见过于太公，回身向大通尼拜揖。于太公便叫：“谦儿过来，见你这兄弟。”于谦忙和种元见礼。种元四拜，见了兄长。于太公便将大通尼等特着种元来护他进京的话，告诉了他。于谦便又拜谢了大通尼。大通尼见于谦和种元两个亲热异常，竟和亲兄弟一般，自是欢喜。一时摆饭，大通尼等吃过，便起身告辞。于太公没留得住，便领着于谦送到大门口，殷殷致谢而别。种元也跟着送到大门外，托大通尼转告李松。大通尼答应了，并叮嘱他小心在意，方才转身自去。

种元自此在于家打住。于太公待他如同自己亲生一般。衣履食用，都和于谦无别，家中人都称呼他做二舍人。种元也十分乖觉，且是手头宽裕，一家上下，没一人不欢喜他的。于谦更是和种元十分亲密，二人寸步不离。没事时，便较量武艺，讲解兵书。种元天分本高，且是学过十年，自较于谦精湛。遇着于谦有差误时，便点拨他。因此于谦更加欢喜，日夕除上学读书外，便和种元探求剑术枪法，孜孜不倦。种元无意中得遇慈父友兄，享到他生平未经之乐。更是异常快活。

光阴易过，转瞬间，种元已在于家住有十多日了。春风嘘拂，闰期已近。于太公这时家中境况远不如前，想着于

谦、种元二人进京，还得在京城打住，至少须得二十多两银子，才得够用。便四出寻求亲友，借贷银钱。亲族们见于家家计萧条，都恐他有借无还，全不肯借给他。于太公没法，只得将家中田契清出，想要拿出押去贷几十两银子。开了箱子，将契纸拿在手中呆想：要是不押去，儿子的前程要紧；要是押去，又是祖宗遗业，不想在自己手中押出。满心难过，委决不下。

种元正在后园中，耍了一回枪，见天色不早，便想到学房去接于谦回来。刚走过后堂，瞥见于太公独自坐在房中发怔。便转身进房，问道：“父亲有什么事这般着急？”于太公长叹一声，摇头不语。种元在旁一力追问。于太公没法，只得将借贷无着，想要将田地押借的话，告诉了种元。种元听了，忙道：“父亲，您怎不早说呢？二十几两银子算得什么？”说着便奔去，向包裹里取出十封银子，返身到于太公房中，献给于太公道：“父亲留着使吧，使完了，再和孩儿讨便了，孩儿还有许多，撂在小茆庵里没取来啦。”于太公忽见许多银子，顿时一怔，定了定神道：“这银子是你的呀，我怎好用？且是你哪里来这许多银子？不要去瞎闹才好。须知不义之财……”话未完，种元早拦说道：“爸爸放心，天下银钱原是如泉之流的，有甚你我之分？何况俺是父亲的儿子，这些身外之物，分彼此作甚？这银子是俺师傅的，特地给俺带来此地作用度。父亲只管收去用吧，不必摆在心上。”于太公听了，想了一想，便将十封银子收了起来。

于太公收银子时，不曾留心旁边有个小厮立着。这小厮名叫于鹰儿，原是由于太公族人的家生子。那族人因亏空公

帑，犯了法，倾家破产，于鹰儿的母亲便挈着他投奔于太公。于太公见他母子无路可走，便收留了他。这天，于鹰儿猛然瞧见许多银子，心中诧异，暗想道：我怎生能够得着这许多银子，便一辈子不愁吃喝，足够大乐一番了。想罢，便觑个空儿，急奔回家中来。

到了家，便向他母亲于费氏说：“于太公陡然发富，有了许多银子，要去盗了来，足够咱们一辈子过活了，只可惜没人帮忙。”于费氏听了大喜道：“呆孩子，你怎不去寻你方家叔叔呢？”于鹰儿猛然想起，他父亲有个朋友，原是做偷儿的，名叫方正，现正在杭州作洞庭山的箭子。听得母亲提及，使立即奔到城中城隍山脚下，来寻方正。

恰巧方正正在茶社里回来。相见毕，于鹰儿便将于太公陡然得着一千两银子，想要将它盗来的话说了。方正点头道：“这事很容易办的。只是旋乾村于家正穷得出屎，一时间，哪来这许多银子？”于鹰儿道：“于戴正新收得个义子，那小厮委实有钱，若能逮住他，一拷打，怕不拷出一万两银子来。”方正听了大喜，便约定于鹰儿，今天晚上，一定到旋乾村，只要您领到藏银的所在就行了。于鹰儿便告辞回去。

这天夜里，方正去邀了个老做窃贼的朋友，名叫过天星王原，商量停当，吃过夜饭，拾掇齐备，便奔旋乾村。初更时分，到了村里。王原将方正一拉，同到于家屋后。二人齐蹿过围墙，便爬到于家屋脊上。四面一望，静悄悄万籁无声。二人方要下去，忽见下面天井中立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靠着对面檐下椽柱立着，正对瞅着二人来处，二人大惊。

要知天井中立着的是谁，下章分晓。

第三十一章 宅心仁厚义释小偷 垂念孤穷误召大盗

话说方正、王原二人爬在于家屋脊上，方要下去，忽见天井中立着个人，不觉大惊。忙向后一缩，凝神瞻着那人。只见他轻轻的拍了拍手。王原仗着自己拳脚功夫深，心粗胆壮，爬到檐口，纵着一双贼眼，已瞧出站在天井里的便是于鹰儿。王原便翻身跳落平地，轻步挨走到于鹰儿跟前，悄问道：“都静了么？”于鹰儿点头。王原便向屋上招手，叫方正下来。方正便也跳下地来。

于鹰儿便领着二人穿过走廊，过了客堂，直向后进来。王原一路将火光纸照着。来到后面，于鹰儿指着东面的房门，悄向王、方二人道：“这里面便是窖。”王、方二人点头。王原便顺手向桌上取了一杯冷茶，倾在门斗里，免得开门时有声响。翻身将茶杯仍旧搁在桌上，向腰间拔出一柄小镰刀来，向门缝中，去拨里面的门闩，微微有些毕剥声响，于鹰儿心中大急，恨不得那门立时自己开开来。

于鹰儿正在着急，忽见房门开了，果然没一点声音，暗自惊喜。方要进房去，王原一把拉住他，都掏出一个假人头来，向里面晃了一晃，见没动静，才随后耸身蹿进。于鹰儿便也随后进来。王原便叫方正望风，并要于鹰儿领路，才过走廊，便望见正屋窗纸上露着个黑影，于鹰儿认得这影儿是于太公，便向王原摇手。王原便退到走廊头。向方正悄说：

“还得待一回儿。”

话未完，陡觉脖子骤然剧痛，忙挣扎时，觉着已被人抻住。做贼没个叫救命的，只得硬忍着。再看方正，也被抻住了。却是都被抻的面目朝地，瞧不见被什么人抻住，只听得有人喝道：“好贼子，竟有这般胆量！”于鹰儿正待逃走，忽见于谦手仗长剑，种元手提朴刀，齐扑过来，于鹰儿顿时吓得手软脚瘫，满心想逃，不知怎样两条腿，不听使唤，再也拔不动，种元奔过来，将于鹰儿两手一拧，掏出一条绳索，将他捆绑了。回头看见李松胁下夹双戟，一手抻着一个偷儿，便上前将他右手抻住的王原拖过来，也绑了。李松方将方正拧翻踏住，掏绳子捆了。

于太公听得外面闹贼，便叫醒长工，掌灯一同出来观看。于谦忙迎上前，道：“贼已拿住了，父亲没受惊么？”于太公便问：“贼在哪里？”李松听得，便向种元道：“俺走了，您将贼解去吧！”说罢，便要走，于谦忙拦留道：“姑娘且待一会儿，家父问起贼是谁拿住的时，我既不能说谎，家父必须请姑娘相见，还望姑娘到里面略坐些时。”种元也道：“您一般也是奉命来的，何妨见见太公？”李松闻言，只得且待。

于太公听说贼已拿住，便到走廊头来。这时长工已将两贼提起，于太公就灯光瞅去，见两贼之中有一个是方正，便道：“方正，我家待你不错，你怎做出这般行径来？”再看于鹰儿也捆在一旁，恍然大悟道：“好，原来是你引来的，这才叫家贼难防。我家有甚亏负你处？只不过二舍人有几两银子撂在我处，你们便呼朋引类，前来偷盗，足见你们平日干不出好事来。”说着，便向于谦道：“这三个贼交给你，

任凭你去发落吧。”于谦躬身应是，于太公便和李松相见过。听说是和种元同来的，便叫于谦好好接待。又向种元奖勉了一番，才进去安息。

于谦便邀李松到书房中坐下，叫长工将三个贼也押到后进来。家童献过茶，于谦便问李松：“贵寓在哪里？”李松答道：“在小茆庵。”于谦便邀他到家中来住。李松道：“俺不似种元师兄，不能长日枯守着，好在俺是奉命而来，相见的日子尽多。”于谦便不再坚邀，只问：“这三个贼当如何发落？”李松道：“全给宰了，不就完了吗？”种元笑道：“太公不似您我，这杀人的事儿，不曾听惯的。”于谦道：“这事委实为难。若是将他们送官，官府里反要来查勘询问，捕快、差役需索个不了，还得几两银子打点。若是将他们放了，将来他在旁处犯了供出来时，官府还要说我们私纵盗贼，益发吃罪不起。我的意思想给他们几两银子，叫他们远走谋生，不许在此逗留，不知两位意下如何？”种元道：“爸爸原叫大哥处理，大哥径自去办吧，俺俩有什么说的。”李松却只点头道：“但凭尊意。”于谦便起身去发落三贼。种、李二人对坐，叙谈别后事。

种元问李松道：“您怎知道这里有贼，露夜到此？”李松道：“俺有两夜没到这儿来，想着原来约好，您是明的，俺是暗的，便想要来瞧瞧。方要动身，大通师伯忽叫俺去，对俺说：‘近来闻得白莲教匪田伏桑要炼两仪剑，须得取两个生魂。这两个生魂，须一个童男，一个童女，都要有根基，且没破身的。派人下山，四处寻找。向看相算命的打听，到各寺观庙宇里查看寄拜的关帖子，若有十多载二十来岁的八字生辰，都抄了去查访。您得闲时，到旋乾村去瞧

瞧，暗地告诉种元，叫他留心着，不要给旁人探了于谦的八字去。’俺领了师伯的言语，便到此地来，送讯给您。才到后面屋上，瞅见那厮们爬墙。俺知道不是好事儿，方要过去逮他，一想：不知有没有党羽，且跟定那厮瞧着，果然瞅见有人做内应，俺还当他们是白莲教来害人的啦，谁知竟是偷儿。那厮们到了廊下，俺再也忍不住了，便逮住了俩。正要拖着这两个，再去逮那一个，却不道您俩全出来了。”

正说着，于谦已进屋来。种元便问他：“怎么发落这三个偷儿？”于谦答道：“已蒙父亲允许，每人给他十两银子，开导了一番，放他走了。”说罢，便商量进京的事。李松问：“何时日动身？”于谦答道：“如今盘费有了，准备后日就走。只是师傅吴先生不放心，要同进京去。我想着师傅年纪大了，不想劳动他老人家，无奈他老人家执意不从。如果师傅同去，便得趁船走水路，打吴淞江去。若是师傅不去，咱们便骑牲口，走几天就可赶到京城了。”李松道：“还是骑牲口痛快，谁耐烦憋在那小船舱里啦？”种元向于谦道：“最好是您明天竭力拦阻师傅，劝他老人家甭辛苦。路上有俺，管保您错不了事。”李松道：“俺不管您们是水是陆，俺反正是骑牲口，您们趁船，俺便沿岸跟随着船走。”正说着，天色已透微明，于太公着人来唤于谦。李松便起身告辞自去。

次日，于太公备了几样酒菜，请吴璥谢师。吴璥便向于太公再三说，要亲自送于谦进京。于太公极力逊谢，无奈吴璥意思已定，于太公只得由他。当下深谢了吴璥，叫长工到河下雇好一条客船，说明单送进京，不许搭客。一会儿长工回来说：“船已雇好，全船包下，不搭客，不载货，直送到

京城仪凤门，讨价二两银子。”于太公便取出二百两银子，交给吴璥道：“俗言说得好：穷家不穷路。这银子烦师傅带着，设或京城有甚用度使费，免得回来取时，耽搁不便。若是小儿今科不能侥幸，便可留京读书，免得分心。这银子便作为典屋之需，膏火之费。日长不足时，老汉再着人送来济用。”吴璥一一答应，收了银子。当日尽欢而散，一夜无话。

天明时，吴璥便拾掇了琴书行李，吃过饭，便到于家来。于谦、种元早已起床，行囊衣服，都已拾掇齐备。吃喝已毕，正在相对擦剑。见吴璥走来，便连忙起身迎接。于太公也出来相会。当下将行李归着在一处，长工挑着。于太公叮嘱了于谦一番，又向种元说了许多行路小心的话，深深谢过吴璥。于谦、种元拜辞了于太公，随吴璥动身出门。于太公直送到门前，和吴璥拱手而别，倚门遥望，目送到不见影儿了，方才进屋。于谦更是三步两回头，凄然远去。

吴璥领着于谦、种元到船上，打发长工回去，便到中舱，将铺盖展开，各据一席地，闲谈消遣。午牌时分，船家吃过饭，便放炮开船。三人在船上打开船窗，一路上饱览春江胜景。于谦从来不曾离家行路，虽是心中挂念老父，却是耳目所接，都觉气象一新，也稍杀离思，心愁略减。闲时，不是和吴璥论文，便是和种元讲武。晚间泊了船，便在灯下温习旧课，研读《武经》。

船行了三日，已到松江上海县地界。船家将船泊在吴淞江岸。岸上一片渔村，江中黄浪翻滚。船家上岸，进城去购买食物。吴璥因地离城还有一二里路，便没进城，只和于谦、种元在江岸上散步。信步走去，约有半里来路，便转身

回船。方到泊船处所，忽见船头上有人和水手争吵。三人忙上船问：“为什么事？”那水手指手划脚的说道：“这人太不讲道理了！我和伊说了，这船是包定了，不搭客的。伊偏说天下船趁天下人，只要给船钱，不白趁，谁也不能叫谁不趁。这不是故意来寻事吗？”那人也一把拖住吴璥道：“老爷子，您老评评这理。俺先问他，这船可是趁客的？他说是的。俺便上船，问他要多少船钱？他忽然说是不趁了。如今寒天，江中船少，俺家中有急事，要赶回去，今天等了大半天，也不曾等着便船。好容易打听得这船是要打丹徒路过的，怎奈船家又欺负人，还求您老爷子作主。”吴璥被他俩噪的满心发烦。

于谦见那趁船的满面惶急，心中颇觉可怜，便问道：“您有什么事，这般着急？”那人答道：“俺父亲在丹徒开张蚩行，欠了行帖规银，如今是开行时节了，县太爷便将俺父亲传去，押起来，限十日缴银放人。违了限，收了行帖还要办罪。俺好不容易奔到此地借着几两银子，恐怕路上不平安，不敢走旱路，想要趁船，一两天便可赶到丹徒。却是限期只剩三天了，怎教俺不急？”于谦见他说得可怜，且是那种急迫情形，也不似假装得出来的，便叫船家：“顺便带他去吧。”吴璥也道：“他只到丹徒，便让他趁去吧。”种元虽觉得这人有些尴尬，却想着他只一个人，不怕敌不过他，便不开口。那人千恩万谢，向三人谢过，便蹲在头舱里。

又行了一日，将近丹徒了。船将要过扬子江，船家便备办许多福食，祭神饮酒。晚饭时，船家将鱼肉白酒，送了许多给吴璥等吃喝。吴璥便和于谦、种元把酒高谈。说得高兴，彼此多饮了几杯，都觉得有些头昏思睡，便随身倒在舱

中睡了。船家水手吃喝了一饱，也都醉倒船中。

那趁船的客人，忽地跳起，到船头打了两声忽哨，只见四面小筏如蚁一般，向这客船围来。当先一艘瓜皮艇，快桨先到，船上一柄明晃晃，雪一般亮的五股托天叉。那客人接了，便进舱来。这时，小筏的人纷纷靠近大船，爬了上来，分头到各舱中，将吴璈、于谦、种元等一齐绑了，船家水手也都捆缚，丢到舱底去了，那客人也不抄行李，便和众人拔锚扬帆，驾着这艘客船，直驶入大江来。

吴璈吃喝不多，被江风一吹，渐醒过来，陡觉着身躯不能动弹，知道有异，连忙闪眼看时，只见于谦、种元都被捆缚在一旁，自己也两手两脚反剪着，如粽子一般，窝在舱角里，情知中了水贼圈套，却挣扎不脱。虽是平素涵养功深，这时也不免大急起来。想了一会，忽然得个计较，便极力将身子滚动，滚了两滚，便挨着种元身旁了。种元正在颤动，似将要醒转来，便张嘴去咬住种元两手间的绳索，使牙齿下死劲猛咬。不多时，已咬断一大半。方在连续咬嚼，种元恰好醒转来，朦胧中觉着手足挂碍，便使劲一掉，将那一小半绳掸断，翻身坐起。正在诧异，吴璈连忙低声叫他不要嚷唤。种元四面一看，心中已经明白，便急忙两脚使劲一崩，崩断了绳索，便将于谦的缚解了。回身将吴璈身上的绳索也都解下。于谦猛然醒来，见地下许多绳索，自己手脚有些发麻，再见吴璈和种元那种情形，心中大白，微微一笑道：“贼子竟敢如此大胆。”种元忙摇手叫他禁声。

这时，只听得反面橹声衣唧，水声当啷。种元四面寻觅，兵器、行李俱已不见，舱门、窗门都反锁了，心中大急。忙蹶起来，将外面直缀脱下，紧了紧腰带，便拧了拧袖

口。陡然摸着袖口扎着个袖箭筒儿没被取去，顿时心安胆壮。于谦便也起身卸下长衫，准备厮杀。吴璥蹲在一旁，满面愁容，呆呆的瞅着二人。种元便俯身低声向吴璥道：“师傅不要着急。”说着便将袖箭筒儿露出给吴璥看。吴璥见了，心中也安定了许多，便道：“如今不知这贼将咱们摇到哪里去？大概是往贼巢走。您如果要和他拼斗，须乘没到贼巢以前才好。若到贼巢，他们人多了，这筒儿便不够使了。”种元点头答应。

于谦听了，便招手叫种元过来，分伏在舱门左右两旁。便两手勾住门边，仗着天生神力，尽全身功夫，向怀里一扳，豁喇喇一声响，那舱门早碎做几片。顿时，舱门大开。门外有一贼汉，手持一对板斧，对门站着。见舱门碎烂，扬斧便砍。说时迟，那时快，种元早料外面必定有人把守，舱门才破，便扬手一袖箭射去，那贼汉不曾提防，斧还没砍下，箭早中咽喉，哎哟也没叫得一声，扑身倒进舱里，流了一滩鲜血，便不动了。

于、种二人大喜，急上前，各夺一柄板斧。手中有了兵器，便不怕了。吴璥在旁见了，也满心欢喜。船头上贼首混江龙杨子标，听得舱中声响，回头望时，见舱门大开，把守舱门的王麻子已扑在舱板上，情知不好，忙回身仗剑进舱。种元不待他跨进舱门，便挥一斧，迎面劈去。杨子标急横剑架住，一翻腕，剑光一伸，直奔种元咽喉。种元低头让过，掣回斧，扑砍过去。杨子标忙回剑抵住，种元便闪身一跳，一斧向杨子标肩头剁下，杨子标闪身避过。于谦见种元三斧没中，便挤到舱门口，扬斧向杨子标左肋斜劈去。杨子标忙使剑架格，种元乘空便向杨子标当顶猛剁。于谦也将身躯一

挫，使斧着地横扫，想砍翻杨子标两腿。杨子标见二人斧法谙熟，知道抵敌不住，急打忽哨。

只见两边船舷上，奔来四五个大汉，那趁船的客人也在内。种元见了，怒火上冲。待那人行近，右手一扬，一支袖箭，直中那人左肩。于谦便顺势一腿，将那人踢进舱里，踉跄倒下。吴璥见那人倒进舱来，恨极了，连忙起身，猛然向他背上，扑身倒去，使劲死死的将他压住。伸手摸着一条绳索，便夹脖子将他扣住，才反过他两手来，结实捆好，才起身又取条绳子缚了他双足。就舱板上拾起那人的刀，举在手中待着。

这时于谦、种元和杨子标等六个贼混战。于谦杀得性起，挥一斧，向杨子标头上砍去。杨子标向左一偏，于谦就他这一偏时，手腕一拧，使斧跟着斜劈去，嚓的一声，那斧从杨子标左肩直砍入胸膛。众贼见杨子标中斧，一齐挥刀向于谦砍来。于谦来不及拔斧，手一松，任杨子标带斧倒入江中；却施展空手入白刃，两臂一伸托住两贼的手腕，底下啞的一腿，将对面那贼踢下水去。同时，两手一紧，两腕一翻，早将两贼手中的朴刀，夺将过来。这边，种元去了杨子标这个劲敌，耍了个斧花，一连砍翻两贼。只剩下一个贼知不能敌，噗通一声，跳入江中去了。

于谦、种元二人分左右打船舷上，抄到后艄，已无贼踪。便将后舱中船家、水手的绳索解了。回身到前舱，见行李、兵器都堆在一角，未曾取去，更加心慰。正待查点，忽听得吴在舱内，颤声喝道：“你敢动，我便是这一刀。”二人便连忙进舱来。只见地下捆着那趁船的客人，吴璥蹲在他脑袋跟前，手中举着一条朴刀，圆瞪两眼，目不转睛的对着

那人。于谦便上前将那人提起一摔，喝道：“贼子休装死，有话问你。”那人被摔的哼了一声，窝在舱角里，蹲着不动。

吴璥便问道：“你们为何费这般大的气力，来劫我们一点点的东西，实说出来，饶你不死！”那人不答。种元便过去将他脖子一卡，喝道：“不要装傻，说话呀！”那人顿时痛的两泪交流，忙叫道：“不要卡着，俺说便了。”种元便松了手，大喝一声：“说！”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着：“终算俺们倒霉上了当了。俺姓孙，名成士，原是洞庭山头领。前几日山寨中，得着在杭州的箭子方正寄来的讯说，有旋乾村于家运钞进京谋干，他家俩小舍人都押运在船。若劫了钱钞，掳去俩小舍人，还可勒取一票银钱。寨中信以为真，便派俺和混江龙杨子标二人，带了八个喽罗来干这事。俺便假扮趁船，觑空将蒙汗药下在酒饭中……”

吴璥问：“酒饭你也吃喝的，为甚你不被迷咧？”孙成士答道：“俺有解药，不妨事的。这时，船已到苏州地界，沿路有俺们的哨船。且是混江龙领着快船在此相候，恐怕出事时，好接济。你们着了道儿时，俺们的人便都上船了。俺们不知你们只这一点银子，做赏钱还不够，以为你们带了宝钞，因此船载不重。若早知是这一点儿时，也不值得俺们动手。”说罢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这时，船家、水手已都出来，将船掌驶着。于谦便向窗外问船家道：“这里什么地名？离洞庭山有多远？”船家答道：“这里叫鲤鱼滩，离洞庭西山约莫十里远近。”

这时，天已大明。种元便到船头上眺望。只见前面浩淼

烟波，如一片烂银毡一般。再回头打船顶上朝后望去，相离约一里水程处有一艘大号货船，扬起两道布帆，冲波逐浪而来。遥望去，船头上，似也立着两个汉子。种元恐是洞庭盗船，便叫船家道：“掌驾的，后面来的那条船，来势不对，咱们拉上篷快走吧。”船家连忙答应，便打忽哨，叫水手伙计拉起篷来，趁着顺风，箭一般，朝前飞驰。

种元进舱来时，吴璥和于谦已将行李查点过，一无散失，三人便围坐舱中，叙说方才拿贼之事。正说得高兴，忽听得水手嚷道：“不好了，舱底渗了！”种元连忙跳起，只见船头舱板已经揭开。水手蹲在里面拼命戽水。戽了多时，方才戽尽。却见舱底有个铜钱大的窟窿。水手使棉花急塞。于谦见了道：“不好，这窟窿是圆的，且四周都是新的，又没木节，一定是有人在水中凿咱们船底，断不是偶然穿舱，咱们快防备要紧。”船家掌驾的见了，急的眉头皱在一处道：“相公这话一点儿不错，如今船在湖中又没个停泊处，即使有水里功夫的朋友，这般汤一般的水面，也没法下去。”于谦仗着自幼欢喜戏水，颇识些水性，便脱外衣，要下水去。掌驾的连忙拦阻道：“快不要下去！离这儿二里多地，还有下水处，此地有名的鲤鱼滩，水比马还快，不能下去的。且待俺将船驶过这滩，再叫人下水找到此地来，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作怪。”

正说间，只听得船底咯咙两响，忙瞅舱底时，又露出一个茶盅儿大小的窟窿，水往舱里直灌。眼见着那船儿，滴溜滴溜圆转起来，渐渐的朝水中沉下。大家齐嚷“不好”。船家、水手齐到舱中，抓着棉花、竹融乱塞，乱作一团。于谦和种元两个搀着吴璥，出舱到船头来，准备逃命。

正在焦急万分，没做理会处，忽见水面上哗啦一响，接着便起了个水花，豁的余出个赤条条的大汉，肋下夹着个人，向船上摇手大叫：“甬慌，有俺在此！”

要知这人是谁，阅下章便知。

第三十二章 擲头颅除奸去秕莠 倾肺腑慕义结金兰

话说于谦、种元眼见乘船将沉，心急如焚，忽见波浪之中，涌出个赤条条的大汉，肋下夹着个水贼，大叫：“甭慌，有俺在此！”只见他身子向上一冒，接着向前一纵，哗啦一声水响，那人早跳上船头来。将肋下夹着的人向里舱一耸，对船家说声：“给俺绑了！”种元忙一脚踏住。那人接着便向吴璥等三人拱手道：“俺便是南阳浪里龙龙飞”。说罢，便跳下舱中，从腰间掏出一把不知什么东西，向水中摸着窟窿，塞住了。便叫水手快戽水。船家忙和水手一齐动手，果然窟窿塞住了。只一霎时，便戽干了。瞧那漏洞时，只一块白疤，绝无罅隙，船家、水手都不知怎样便塞住了，觉着诧异。龙飞便道：“你们不识这东西吗？这叫陀罗泥，无论什么漏洞，没有塞不住的。这还是俺在金沙江带来的，一直没用，活该今日救了你这条船。”

说话间，种元已将龙飞擒住的水贼绑缚了，吴璥便让龙飞到中舱去叙谈，龙飞便迈步进舱坐下。吴璥、于谦、种元都通过姓名，并谢龙飞相救之德。于谦又取出随带的干净衣衫、头巾，给龙飞穿着。龙飞这时也觉着有点冷，便不客气，将衣衫着好，换了湿袴，换扎了头巾，方才坐下，种元方要和龙飞叙旧，龙飞道：“咱们先问问这贼。”

种元便将那贼提进来。龙飞便先问他姓名，那贼答道：

“姓王名霖，是王原的兄弟。”接着哀告饶命。龙飞道：“你只说因甚要凿这船底，俺便饶你。”王霖道：“俺哥哥和于家有仇，曾报山寨说是于家舍人带着许多钞银，进京谋干。大王便派混江龙领着我们十二个人来劫船，不料混江龙失了事，俺们头儿便叫俺们凿船底救混江龙。”龙飞便问：“你哥哥和于家有甚冤仇？”王霖低头不语。龙飞连问几次，王霖只是不开口。种元便将义释偷儿的事告诉了龙飞，龙飞问王霖：“可是如此？”王霖点了点头。龙飞大怒，喝道：“你们这般狗强盗！人家如此待你，你们竟狗肺狼心到这般地步，俺倒要瞧瞧你心肝怎样生长的？”说着，拔出腰间短刀，突的一刀，向王霖前胸刺去。只见鲜血四溅，倒在舱里，眼睛一翻，算是死了。龙飞拔出小刀，就尸身上揩了一揩，回头见混江龙睡在舱角里挣扎，便推开船窗，先后将那死一活的两贼，举起来，向江中一扔。

吴璈让龙飞坐下，种元便和龙飞叙旧，并问道：“师兄怎知这小贼在凿小舟？”龙飞道：“俺并不知道您在这船上。方才俺见您这船直往下沉，俺便知道一定有人暗算，急叫俺乘的那只船掌驾的赶快赶上。不料那掌驾的怕事，且是载重了赶不上。俺便跳下水余了来。这水太急了，幸亏是俺，要是水性略差些儿的，跳下去，甭想再冒得起来。俺方余到您这船底下，瞧见有四个水鬼正在凿船。那厮们在水中睁不开眼，瞧不见俺。俺便扎死了三个。剩下这一个，碰着一碰，知道了，便转身想逃，被俺一手夹住。这时，俺见船底已穿，便冒出水来了。”

吴璈这时才知种元和龙飞是师兄弟，更加亲热。龙飞见吴璈、于谦肝胆照人，也自暗中钦敬，越说越加投机。种元

问龙飞：“怎的这时来到此地？”龙飞叹道：“说起来，一言难尽。俺自在黔中，奉师傅之命先回中原，便想回到南阳去望家中。不料到了南阳时，俺一家人竟家破人亡了。只因俺家祖坟地亩，与姚少师的弟子李仲威纠葛。李仲威那厮原是湖广衡山人，祖父都流寓南阳，死后偷葬在俺家坟地内。如今李仲威那厮仗着姚少师的势，将俺家坟地全占下，教知县出张告示，勒令龙家坟茔十日之内迁尽，俺家中种地的人多，初时到知府衙里鸣冤，被知府叫人打了出来。再到开封按院里上告时，按察司将龙家族长、房首押起来，硬说是俺家占了李家的坟地，用非刑苦打，逼具甘结，迁坟让地。龙家族人气不过，便动粗了。李家派人来打界石时，鸣锣聚众，大家抱起锄钁一打，打死了李家几个家人走狗。李仲威那厮便动手脚，叫地方官报俺家聚匪倡乱，乱拿姓龙的，杀了七十余，其余的都逃散了。俺回到南阳时，住在玉狮子文义的老佃户岳家里。当时，便有人去报知李家，那知县狗官便差人来拿俺。俺恐连累岳家，连夜走了。及至到了开封，岳家的一朵云岳文已连夜奔到文狮子家中。问起时，才知道俺走之后，那狗官便说岳家窝藏匪类要拿人办罪。岳文才在武当学艺回家，见差狗子欺负他父亲，一时火发，杀了四个差狗子，弃了家业，奉着父亲奔往许州亲戚家中，便施陆地飞行法，到开封来寻俺，邀俺同去寻那禽娘贼李仲威报仇。俺想着，李仲威那厮只是仗着姚广孝那秃厮的势。如今天下从建文爷到小百姓，无数万万人，谁不受那秃厮的害？便邀着岳文同进京去，干那秃厮。便打淮上转至杭州，到小茆庵问师傅的踪迹。不料倒遇着俺的业师了了和尚，叫俺赶快进京，要是一时不能报仇，便出塞到卧牛山去。俺便和岳

文俩动身。却是大通师叔叫俺打水路走，并说起于家小舍人也在途中，却不料咱们倒在此处相遇。”

于谦便问：“那位岳文现在何处？”龙飞道：“他在后面船上，俺的兵器行李也都在那船上。”于谦便叫：“掌驾的，将篷放下，待后面货船赶上时同行。”船家应声落了篷，缓缓驶着。不一时，后面那艘货船看看赶上。龙飞等在舱中听得两只船对打唢哨，便齐出舱来，到船头上，见两船相差约只十来丈远近。于谦见那货船头立着许多人，中有一个黑矮少年，浑身青衣，向着这边船上扬手，便问龙飞：“可是岳文？”龙飞点头称是，并招手叫他。这时，两船相差只五六丈了。只见岳文向后退了半步，一抖身躯，唢的一跳，如鳧鸢掠空，蜻蜓点水，平飞过来。龙飞连忙伸手，待他脚踏船舷时，一手接住。于谦、种元见岳文飞过这般阔的水面，如行所无事一般，暗自钦佩武当嫡派的功夫。吴璥更是啧啧称羨。

于谦便邀岳文到舱里相叙。众人英雄相遇，肝胆相照，真是一见如故。吴璥问：“龙飞进京后，可还到哪里去？”龙飞道：“到京城后，还须出塞，只是在京城耽搁多少日子，却还没定。”于谦便邀龙、岳二人到京时，同寻下处。龙、岳二人都答应了。种元便道：“龙大哥，您俩何妨将行李拿过来，咱们就此同走不好吗？”反正这船是咱们包的，多趁客人，只要俺们自己的主意，船家是不管的。”龙飞想着这只船载轻船快，也好早到京城，便答应了。

吴璥便吩咐船家将俩船靠拢，掌驾的答道：“这正是湖水急，靠拢时，须防撞坏船，待晚时再停泊一处吧。”种元道：“那只船载重船慢，若待他同泊时，须耽搁许多路

程。”龙飞便向船家道：“您尽管靠拢，有俺在此不打紧的。”船家仍是不肯。龙飞便起身走到船头上，向船家道：“您们尽管挪舵。”说着，便向那四个水手手中接过橹来，独自摇着。只听得欸乃几声，船头一转，便向那货船直射过去。这时，两船离着约莫百丈。龙飞使劲两三摇，那边船上掌驾的高叫：“甬过来了，要碰了！”龙飞也不答言，只眼了一声，划的水中哗啦一响，那船头便如奔马一般，直向那货船冲去。将要相撞时，龙飞忙扔下橹，一步迈到船头，俯身待那两船头相差不到二三尺时，伸右手抓住货船头上的锚眼，同时，将左膀挽住这船的将军柱，一使劲，那两只船，便如连环铁锁锁住了一般，相并而行。只听得船头冲的水声潺潺，两边船上人都惊呆了。货船掌驾的惊得缩颈伸舌道：“啊呀，俺的爷没几千斤气力，怎挽得住俺这满载笨船。”龙飞便向他道：“来呀，甬说闲话，快将船缆起来呀。”两只船上船家水手听了，忙一齐动手，将两只船缆在一处。龙飞待船缆挽住两面的将军柱时，方才松手，立起身来。吴璆摇头赞道：“真神勇也！”

于谦、种元便和龙飞、岳文一齐过船，将龙、岳二人的行李帮着搬过船来。那货船上客人将在纷纷议论龙飞的猛勇，乱拥上前和他亲近。龙飞也没暇和他们多应酬，只略略答谢，使叫岳文：“速取兵器过船。”种元便去帮着将两件长兵器搬起，闪眼看时，只见岳文使的那件兵器，像是月牙禅杖，却又是牙儿向下，且是如挖云花样一般，里外有刃，略似一梗竿儿上，倒装着一片大芙蓉花叶，不知是什么兵器。待行李等物搬取完毕。便问岳文：“这家伙叫甚名儿？”岳文答道：“这家伙名叫钺，就是古时的戚。钺法失传已

久，俺在武当学艺时。师傅见俺学钩镰枪时，使出的家数，不知不觉间，有些似钺法，使带俺到庐山，拜铁冠道人为师，学得钺法。铁冠道人有钺、钯两种兵器的绝技秘传，曾发愿要觅四个有缘人，将两件兵器，各传两人，再流布天下，重兴古器。俺只学得钺法，不知那三个有缘的人可曾遇着？”于谦便问：“怎样使法？”岳文道：“这家伙实兼有刀、斧、戈、戟之长，且和三光两刃刀、单双钩镰枪的用法相似。因此这家伙的家数，也是兼有各项兵器之长的。冲锋打阵时，用长家伙；平常防身拼斗，使用短的。使得纯熟时，比刀剑便当多了。”说着便将长、短两钺取出，给于、种二人观看。二人称赞不已。

于谦、种元和龙飞、岳文四人，越说越投机，浑忘是身在孤舟，远越江湖。正是寂寥路长，欣悦路短。且是初春天气，正遇顺风，船行迅速，没几日，已到了京城，船泊仪凤门外，众人上岸。先在城外觅了一家清洁客店住下。次日，吴璥进城觅下处。走了好几处，才在秦淮河边赁得一栋一明两暗的房子，当天便迁入居住。

于谦、种元等雇了五头驴子，和龙飞、岳文各乘一匹，余一匹驮着行李。另唤了一乘轿子，给吴璥乘坐，前后簇拥着，直向仪凤门来。城日守关差卒拦着，要搜查漏税货物。吴璥便下轿来，暗中递给五钱银子，并道：“我们是赴礼闹的士子。公车入都，怎肯夹带货物？”那些差卒便挥手道：“既是赶考士子，免查吧！”吴璥便仍上轿和于谦等进城。方入城口，只见一骑快马，掠风而过。于谦眼快，认出那马上白衣少年是分水犀李松改装的，连忙和种元说。种元想要赶上，无奈驴儿跑不动，只得高声大叫：“松儿慢走！”李

松听得，回顾一望，见是种元等，便勒缰待着，笑道：“您今儿才到吗？”见龙飞也同行，便上前相见。又和岳文通过姓名，便相并而行。一面叙话，种元才知道大通尼也来了，在城外水云庵中打住。

众人到了秦淮河边屋里。向房主租赁了一些床凳等物，又到夫子庙前买了些锅子饭甑等日用东西，大家忙着布置。种元便和李松二人到水云庵里迎了大通尼来，一同居住。大通尼便向水云庵住持讨了个粗使小丫头，一同入城。到了新居里，便大家动手，将外间拾掇做客房。吴璈、于谦、种元、龙飞、岳文五人在左厢，分前后两间住下。大通尼便将右厢后房做禅房，前房便是李松住了，小丫头住在后面厨下。

次日早饭后，种元、李松要和大通尼说话，不出去，于谦便禀过吴璈，邀了龙飞、岳文二人出外观光。先到夫子庙逛了一会，只见都是些买假药的说嘴郎中，哄愚人的江湖相士，和些卖零货的摊子，闹得乌烟瘴气。再到里面庙坪中去瞅时，却有许多耍戏法的，做木人儿戏的，说评话的，讲大书的，唱道情的，……江湖百艺，无一不有，各个场子都围着一大圈子人瞧热闹。于谦等都不在意，信步行去。

忽听得二门旁边石磴后面，有一大堆人轰声喝采。岳文要去瞧瞧，于谦、龙飞便挤到那人丛中朝里看时，却见一个大汉，凤眼蚕眉，直鼻方口，长髯飘忽，面如天官，身材高大。气概雄壮。浑身青袖衣裤，手中仗着一柄青龙偃月刀，约莫有八九十斤重，立在一旁。场中有个女子，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头上扎着个杏黄绢包头，上身穿着件杏黄绫密钮紧身袄，下面着的杏黄缎子甩裆扎腿裤，一双五寸来大

小的脚，踏着一双黄缎抓地虎铁底靴。手中挺着一条丈八蛇矛，也不下百斤份量。正在舞得好处，单臂挥矛，盘头缠腰，其疾如风，但见一大圈白光裹着一团黄雾，映得人眼花撩乱。于谦等三人不觉齐喝一声采。

那女子舞毕三十六路矛，两臂一振，将矛向空一抛，只见那矛如一条怒蟒一般，直冲上去。但瞅得那矛似只有五六尺长短时，方呼的一声，反落下来。那女子待矛落到离地不远时，忽使个连环鸳鸯拐，蹦的一腿，踢得那矛又反激冲上。待再掉时，方振右臂格住，左手抓住矛杆，甩了个大团花，才道一声：“现丑！”落落大方的退到那汉子身旁，心平气和的立着。

看的人见了，都捞出铜钱来乱掷。于谦见这男女二人使完了家伙，并不开口讨钱，料来不是常在江湖卖艺的，想要待人散后，和他攀谈。龙飞也觉着这两人满面含羞的模样，不似靠此营生的人，便掏出一锭五两头的银子来，向那汉子道：“朋友，俺此时没多带银钱，这一点儿先送给您喝盅茶，要不嫌弃，便请到俺下处去叙叙。”那汉子闪眼向龙飞上下打量一番，才答道：“萍水相逢，怎好便拜重赐？”岳文在旁也十分佩服那女子的武艺，无奈身边没带多银两，便没开口。今见那男子接着龙飞的银两，便道：“朋友，咱们都是外面走动的，分什么您我？您快些拾掇场子，咱们再去喝三杯吧！”那人拜揖道：“请两位留下尊姓大名，在下再来拜访，现实恐家慈盼望，不及奉陪了。”于谦便将下处的门向说了，并道：“只问姓于的便是，咱们都在一处。”说罢，便彼此拱手而别。

于谦等出了夫子庙，便信步向城中走去，一面议论着那汉

子。龙飞道：“俺瞧那女娘的矛法，颇似咱们同道，回头她要来时，您瞧，说起来一定彼此有瓜葛的。”于谦道：“我瞧这两人一定是投亲不遇，流落在此的。那汉子不是说有娘在这吗？瞧他那境遇，也十分可怜啦。咱们不遇着则已，既遇着了，终得尽力帮扶他，不要使这般英雄汉子，流落江湖，可惜栋梁之材。”岳文忽唉了一声道：“方才没问得那汉子的姓名住处。要是他不来时，咱们到哪里去寻他？”于谦道：“这话我也想到的。却是为当时未便问他姓名住处，似是咱们给了五两银子，便要盘问人家，倘使那汉子是个窄心眼的人，他心里便要起疙瘩。且是女人心思最会歪想，那女娘本领虽高，不知她心思可宽阔？因此便没问她。”

正说话间，见只前面一个竖眉瞪眼的大汉，领着七八个短衣扎袖的打手，向街旁人家大喊大叫。于谦等三人留神听去，却是讨规例钱。三人便待那班人走过，到一家杂货店，买了些零碎东西，顺便打听这一班人是干什么的？讨的是什么钱？那店掌柜叹了口气道：“官人不知，我等在此开张买卖，街上闲汉破落户，便时来讹诈。经地方公禀过两次，五城兵马司办过几个人。如今他们拉了汉王驾前的英雄好汉，按月来收规例银子，给他便罢，若不给时，他们便硬说你亏了王爷的官项，公的便送县追究，私的便砸店伤人，什么都干的出来。”

话未毕，只见街上行人纷纷向后退拥闪避，两旁店家纷纷闭门收市。于谦等人不知甚事，正待打听。那掌柜的忙道：“汉王来了！三位官人就到里面来躲一躲吧。”说话间，店中店伙计等已将板门上了。于谦等三人都避到店堂中来，便问：“汉王来了，怎么要收市了？”那掌柜的便道：“我瞅

你三位官人不似本京人氏，所以不知本京的事。如今本京有三个皇帝，任谁也不敢道着半个字儿。”岳文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怎生会有三个皇帝呢？”掌柜的道：“唉，官人您可知如今时势大变么？京城里，除却永乐爷之外，还有两个皇帝，比永乐爷还要厉害十倍，本京没人不怕汉王和姚少师这两位皇帝……”

掌柜的话未完，忽然刹住，对于谦等向外努嘴。于谦等三人便向门隙中朝外窥望。只见外面街上一对对御林军走过，接着是内相提炉，龙遮凤扇，日月旌旗，白旄黄钺，全副銮仪。后面銮舆中，端然坐着个尖头圆眼的人，头戴冲天冠，身穿金龙袍，手持白玉圭，足登无忧履，俨然天子，便是那汉王朱高煦。两旁还有内相张着老公夹道而行。于谦等三人直瞧得两眼冒火。

朱高煦过去半晌，店家方才渐渐开门。于谦和龙飞、岳文便辞了掌柜的出来，见街上还有铺道的黄土，洒满街中。心想：汉王竟僭用天子銮卫，永乐爷虽是北巡，不曾知道，难道太子竟不知道？似这般姑息养奸，纵成叛逆，还不是涂炭生灵，贻害国家么？这事倒不能忽视。只可惜我不在其位，设法制伏权奸。一面想着，一面信步折回。龙飞、岳文也因见朱高煦如此猖獗，不大高兴，无心再逛，便携手同回下处。

于谦等三人回来，便直到左厢，来见吴璥。却见大通尼正和吴璥坐谈。三人上前见过，方要将外面所见，告诉吴璥和大通尼，忽听得大通尼笑向吴璥说道：“方才这事，好得浪里龙出去了，要不然，一定要和那厮们斗起来。”龙飞便问甚事？大通尼微笑说道：“您们出去后，便有几个闲汉走

来，口称盘查。吴先生问他：是哪条衙门的？那厮们竟大声说道：咱们少师府里的。便要开查箱笼。吴先生便和他讨公文牌票。那厮们不由分说，便要动粗。分水犀忍不住，动手要打。我忙拦住，给他一贯宝钞。那厮们见屋里几件兵器分量不轻，怕吃眼前亏，才做好做歹的走了。去了不一会，便有两个中城兵马司的差人来查问。好得这两人认识我，才和我说，是姚少师手下人报说此处僧俗男女混杂，形迹可疑，司里才派人来查问的。我便问他：京城里如今可有什么新规矩？他说如今只是汉王府和少师府中有人在外收规例钱。若是敲诈不遂，便向司里瞎报。司里虽明知道，却不敢不照他们说的办。要是不照他们说的办，汉王和少师便传去问话，一点不对，可吃罪不起，因此司里也只好依着他们。我听了便问：你该得怎样发付？那差人说，似住这般屋子的，一总得花个十多两银子，才能在本京住得安宁。我便给他二十两银子，托他总代发付，才算没事了。”

吴璫叹道：“咱们想这屋子才花了十两银子一年，发付他们倒去了二十两，京都首善之区，竟成为遍地豺狼，这还了得！”于谦便将适跑在街上所见的事，告诉吴璫和大通尼。都以为朱高煦是目前大患，姚广孝更是不忠不孝，作恶多端，恐他谋反，再害百姓，非除却不可。龙飞便道：“姚广孝是玉狮子文义不共戴天之仇，他常想报仇泄恨。在五台学艺时，他刻刻在念。那时师傅了了和尚说，要报仇须待羊儿年。今年不是羊儿年吗？不知文狮子怎的没来？”种元道：“咱们今夜分头去探朱高煦、姚广孝两处，要得便，便宰了他，除却这两害。龙大哥说的文狮子没来，咱们同道代他报了这仇，也没甚不可。”李松便道：“俺去探姚少师

府。”大通尼拦阻道：“这事不是这般干的。朱高煦勇冠三军，力敌万人。生平只在飞霞道手中败过一次，历经战阵，没他的敌手。姚广孝更是闽广派的嫡派弟子，剑法在我之上。你们分头而去，必不是对手。如今须要商量好，先去哪一家，便大家合力向哪一家去。分开来时，一来力薄，二来照顾不到，这是断乎不可的。”当下众人议论了许久，才决计先去姚家，当夜便行。

当日夜饭后，大家磨擦兵器，束装衣裳。当下派定：于谦虽能高来高去，却功夫不深，便保着吴璥守家。龙飞、种元当先锋，首先进去。岳文、李松做接应，随后继进。大通尼也随去，却是不到极危急时，不露面。分派已定，便各自换了夜行衣裤，将应用兵器、暗器、百宝囊等，一一扣带停当。待到二更过后，街上已寂静了，便陆续而出。

龙飞、种元二人先行，穿房越脊，在屋上奔跃许时，才到姚少师府后街。龙飞揣了揣地势，惊的跳起，脚尖挂住姚家后墙，便甩了个斤斗，就到了后屋檐口。种元随后也跳上墙头，使了个鹞子摩空势脱地飞起，落在龙飞前面瓦上。二人便齐到檐口，同使个倒挂蝙蝠势，垂在檐口，静听了一会，见下面屋里方在做点心。一会儿点心做好，上了蒸笼，厨司方才去睡。

二人再翻身上屋，扑奔前面。见右首佛堂中灯光明亮。二人到对面一瞅，东厢窗纸上照得雪亮。二人便跃过东厢，轻轻的使个太公垂钓，两脚勾檐，双手拘腿，渐垂下去。眨眼一瞅只见屋中点着一碗长明，案上高烧两支银烛，光焰摇摇不定，房中静静的，当中坐着个内相。姚广孝却仍是僧家打扮，趺坐在当中禅床上。

原来姚广孝虽是赐第赐金，赐名复姓，却是退归私邸仍是僧家打扮。数年来，都是如此。这时，他自知大限将临，时常告病在家。二月中永乐爷朱棣北巡，便告假留京，在家休养。太子朱高燧遇着大事，还是差人和他商量。这日朱高煦差司监张公公来和姚广孝商量一桩要事，姚广孝忽觉心惊肉跳，自知不好，便向张内相道：“我有一事奉托公公：圣上归期不远，只是我恐等不到了。相烦公公将来代奏圣上说，道衍得沐深恩厚泽，则万死不辞。乃今身未报恩，九原抱憾。汉王高煦饶有父风，且自靖难以来，每战必克，勇莫可当。若圣上以为可立则立之，否则请即诛之，勿使烛下斧声之疑案，再生于我圣明之世。切记，切记！至于南都不可久安，北番宜筹长计。道衍久已与圣上言之屡矣，望圣上念老臣垂死哀鸣，勿贻后世隐患。道衍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公公忠心过我，故敢烦公公代奏，千万谨记！”说罢，掉下几点痛泪来。张内相面现诧异之色道：“少师精神康健，怎说这不详之语？”姚广孝道：“我自计命限在于今夜，大限难逃，乘未死时，将要了的事了一了，未说的话说一说。”说罢，便闭目合掌，端坐不语。张内相以为他是入定，便退出房外自去。

龙飞、种元待了许久，不见动静，便跳下地来。龙飞想着：“姚广孝自说今夜当死，大概他限定应死在俺手里。”种元也是一样想着。二人顿时心豪气壮，各抽兵器，掀帘进房。见姚广孝仍然端坐不动，身旁阒无一人。便抢步上前双剑齐扬，向姚广孝头颈砍去。只听得噼的一声，姚广孝仍然如旧。只颈上现着两道白痕，二人一齐惊得呆了。

方要抽身退出，忽见门帘一动，扑进一个壮汉，手提人

头，大喝一声：“妖僧敢逃死么？”说罢，将人头向姚广孝劈面掷去。姚广孝陡然一惊，身子一颤，那壮汉手起剑落，早将姚广孝脖子上斗大秃头砍将下来。龙飞、种元见了又惊又喜，方要和那壮汉说话，忽见他回身叫声：“龙二弟？您几时进京的？”龙飞急定睛看时，原来那壮汉便是玉狮子文义。

龙飞才答得一句：“今日到的。”文义拉他一把道：“二弟，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咱们走吧！”龙飞、种元便随着文义，出房飞身上屋。这时李松、岳文都已到了屋上，大通尼伏在屋脊。听得龙飞说：“大事了了。”便一齐飞身出了姚府，穿屋越房，赶回下处。文义便也随着龙飞来到秦淮河，仍打后院下去。

吴璈、于谦见众人回来，忙问：“事情怎样了？”龙飞答道：“元凶已除！”按着便引文义见过吴璈、于谦，文义拜见过大通尼。又回身和种元、李松、岳文等见过，彼此坐下。龙飞便问：文义：“几时来京的？”文义道：“俺回开封时，您才走一天，俺便随后追赶。一直追到杭州也没赶上。到小茆庵访问时，说全都进京了。俺便从陆路进京，到此已有两日了。四处打听，没您的消息。俺便想起：既已到了京城，何不杀那秃厮，报俺数十年不共戴天之仇？”因此便独自身入虎穴，不料那秃厮竟被俺宰了，这总算俺生平第一桩痛快事。”

大通尼便问文义：“如何杀得姚广孝的？”文义便将掷头杀头的事说了，大通尼听了，点头不语。龙飞猛然想起，便向大通尼道：“俺和种金戈两剑齐下，那秃厮动也不曾一动，怎的文狮子一剑便将他脑袋拉下来了呢？”大通尼道：

“姚广孝练的铁布衫，又名金刚不坏身。凝气聚血时，刀剑不入。却是受惊之后，血气一散，便和常人一般了。文狮子杀他时，先将一个人脑袋擗去，冷不防给他一惊，接着便是一剑，那厮怎抵得住，自然要伏尸流血了。”众人听了，才恍然大悟。

龙飞便向文义道：“您一时上哪里去弄得那个人脑袋啦？”文义道：“俺此回本专为报仇而来，那厮怎能留他在世，为后来的患根？因此俺便先到内院，瞧见一间屋子里，有十多个赤条条的娘儿们，被锁在里面。俺便跳下去，斩了大锁，推开房门，进去询问。那些娘儿们，初时都吓哑了，后来知俺是救她们的，便都跪地哀求。俺问她们：怎么连衣衫也没有呢？她们都瞅着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娘儿们，不敢说话。俺便将那老娘儿们擗着，宰了。这些娘儿们才说。都是远处人，有的被人拐卖的，也有父母或是本夫因贫穷卖到此的。初进来时，便给一剂药吃下，就没生养了。从那天起，便将衣裤靴袜通通剥去，送到这屋子的。老爷高兴时，便进来传宿。值宿时，要老爷意歇不要了，才得放下。值过宿之后，便将一粒枣子纳在阴户中，一日一夜才抠出来给老爷吃，再纳上一个新的。似此长年不息，甭想舒畅得一日。那老娘儿名叫老倭瓜，便是老爷派来管事的。谁要偷懒，违拗了，轻的便打个半死，重的便缚在一只木驴上，开动机括，给那木驴弄死为止。一年眼见也得这般弄死十个八个。近来老爷更想出一个法子，叫老倭瓜每日早夜两次使皮管取精，真比刚还难受。想要觅死，又被看守着，一顿不吃饭，便说你想要饿死，马上就是一顿鞭子。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俺听了这番话，一时倒为难了许久。这许多赤条条的娘

儿们，且都不是本地人，叫俺怎样救法呢？心中一急，才急出一个计较来。俺便到后面拿了许多僧衣、僧裤、僧帽，都是姚广孝给他手下小和尚预备的，拿到那屋子里，给那些娘儿们着了，才通通夹了她们出来，并分给些银两，各自逃生。俺气极了，回头到里面想着：姚广孝那厮外面做的那般清静，永乐爷赐他宫女都不受，原来他只不过是欺尽世人罢了。正想着，忽瞅见那老倭瓜的脑袋，便拾起来，顺手带到外面去砸姚广孝那淫秃驴去。俺手中提的人脑袋，便是这般的来历。”龙飞等听了，才知文义老早便进了姚府，干了许多事，龙飞等才去。

当下于谦见文义独诛大憨，力报父仇，真是当今不易得的英雄，十分羡慕。遂和大通尼说要和文义、龙飞等结义。大通尼听了很为喜欢，便和文义、龙飞、李松、岳文等四人说了。四人都喜之不尽，就拉了种元一同结义。吴璥听了，也自欢欣，亲自上街去，买了些香烛纸马、祀神福利等物回来，立即设案烧香点烛。便叫齐了五人、当天下拜，义结金兰。

后事如何，下章再叙。

第三十三章 窥途径无意逢双侠 探窠巢踪影晤同门

话说吴璥和大通尼二人听说于谦等志同道合，要义结金兰，十分高兴。当即备办香烛、纸马、祀礼、三牲等项，并撰就告天地文，便引于谦、文义、龙飞、种元、李松等五人，到香案前设誓祀神，四跪八拜，结为兄弟。拜过天地，又对拜过，并拜过吴璥和大通尼二人。五兄弟彼此叙道：文义居长，龙飞居次，于谦第三，种元第四，李松最幼，做了老五。当下一片欢声，喜气充溢。哥儿五个，呼兄唤弟，亲热结拜已毕，便大摆筵宴庆祝。大家猜拳行令，欢呼畅饮。直到天色黄昏，方才酒阑人散。

这一日欢娱，真是说之不尽，众人方才散席，便出外打听消息。只听到街谈巷议，都纷纷传说：“姚少师无缘无故死了，这事真希奇。怎的好端的一个人，只隔一夜功夫，便会没了啦？”文义等听了大喜，知道大功已成，杀父之冤得雪，五台山之仇得报，真是再要快活也没有了。正在闲眺之间，忽见路人都朝后退，说是：“太子来了，是到姚府去吊丧的。”众人听了，知是千真万确，那姚贼果然没杀错，便齐回下处来，商量要去除却汉王朱高煦。

姚广孝被刺之后，府中长安史，忙禀报兵部司都察院。这时乘舆北巡，又兴迁都之议，只留太子朱高燧监国。猛然听得报说姚少师被刺，大惊，急宣各大臣进宫议事。当时各大

臣都以案情太离奇，且是姚少师权势重大，若宣出被刺消息，恐有不美。朱高燧也深以为然，便传谕各该衙门，不许宣扬，只说少师急病身亡。一面用八百里牌单，昼夜不停，奏知皇上，请旨定夺。永乐帝朱棣得知这个讯息，以为建文帝的旧臣复仇，深恐京师震动，便暂停迁都之举，立即传谕回銮。一路上加紧行程，破站趲赶，尅期到京。太子朱高燧得知御驾将回，才得放心，只传谕各衙门小心慎防。

京城中虽说不知姚广孝是如何死的，却是见满城巡查加严，禁卫格外慎密，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弄得京城中鸡犬不宁。吴璥闻得风声不好，送了于谦到礼部，报名入闱后，便和大通尼商量，闭门却扫，暂避锋头。却是文义、龙飞这一班年少英雄，没事尚且要去寻事，何况这时心心念念要除却朱高煦，了却进京的心事。大通尼竭力劝阻两天，这班小英雄，已是火星乱冒，再也按捺不住了。

好容易，挨到第三日，文义和李松二人再也闷不住了，便来和大通尼商量，要去探皇宫杀朱高煦。大通尼道：“朱高煦如今不常在宫里。他有个收罗好汉的所在，在城中一人巷左近，离此不远，京城里人都叫他做汉王府。朱高煦的党羽，都在那里，且在打造兵器铠甲。屋子里埋藏着许多机括，等闲人踏进去，不要想留得性命。近来朱高煦知道有人要暗算他，且知逆谋渐露，也恐有人下手，便时常住在汉王府里，不肯出来。如今要去杀他，便须到那汉王府去。”文义便道：“既有这般一个地方，咱们马上就去。任凭他虎穴龙潭，也得搅它个天翻地复。”大通尼道：“你且不要急。这事不是说去就去干得了的。那汉王府地方不小，也得先去蹓一蹓门径，才能够进退有路不错方向。你们既已等得不耐

烦了，我明天便陪你们去探路去。”文义等听了，只得且待明日。

次日早饭后，文义便来催大通尼到一人巷去探路。龙飞、种元等听得，一齐争着要去。大通尼想着：到破汉王府时，他们都得去的，今日便同他们去认认门路吧。想罢，便道：“甬争，大家都去。只是不许路上惹事。”众人听了，都欢然答应了。大通尼便叫文义等去换衣服，自己也换了一件僧袍、暗藏兵器。拾掇方毕，文义等俱已换了长袍，连李松也是书生打扮。各人都暗藏兵刃，镖囊袖箭等，随大通尼开门出外。吴璥送到门口，叮嘱快早回来。众人应了，吴璥自关门守屋。

大通尼领着文义、龙飞、种元、岳文、李松等五人出门，便沿着秦淮河，到夫子庙转弯，直向一人巷来。才进巷口，忽见对面有一簇人，拥着一个壮汉，进一家小门户去了。龙飞眼快，瞧得那壮汉是被反绑着的，且是瞅那背形似乎是认识的人，便赶上前去。大通尼忙暗拉他一把，使了个眼色，并悄声说道：“那小门户便是汉王府。不知又捉了什么进人去了？”李松便道：“咱们就打进去，救了那人出来。”大通尼摇手道：“小声些，你知道是为甚事情啦？这时怎能进去？”说着便领着众人，顺着墙角拐弯，转到后面去，周遭儿瞅了一回。却只见墙垣高耸，阒无人声。

众人瞅清了方向，并前后邻屋情形，便随着大通尼离了一人巷。才回到秦淮河边，忽见街上人如潮水一般，向三山街涌去。李松年少好事，忙向街旁商家打听，才知是岳王庙中来了一个童子，昨日一日，打翻了十多个京城里有名的教头。这时，大概又要比武打拳了，大家都去观看。李松等人

都要去看，大通尼听得一个童子如此英雄，不知是哪里来的，也想要去瞧瞧。便和众人说过，不许上前比试，众人都答应了。大通尼便领众人，随着街上人直到岳王庙来。

将近庙门，便见人山人海，拥挤不开。李松便当先开路，向人缝中挤去。但见他肩头一耸，左右乱挤。众人随后走着，一会儿已挤到庙内。见庙坪中无数人头都朝那戏台上望着，众人便也转身向戏台上闪眼瞧去。只见台中摆着一张太师椅子。椅上坐着个头挽双髻辮，身穿暗红衫衣的童子，看去约只十三四岁。大通尼和岳文仔细觑时，认得是铁冠道人身边童子火济，便悄悄的向文义等四人说了。

正瞅着，忽见台上走出个二十多岁汉子，却是铁冠道人的得意门人，武朝模的幼子千里驹武全，向台下说道：“咱师兄弟俩，从北方南来，委实无心比武。只因缺了盘餐，前日在本庙中卖艺，遇着本地洪教头，要咱师兄弟打得过京城英雄好汉，方许卖艺。若不敢答应，便得三步一拜，拜出京城。咱俩也说过在这庙里打擂三日，若还没死，便请洪教头较量较量。咱们打不过时，爬出京去。若打得过时，便请洪教头独爬出京去。这两天来，承本京英雄不吝指教，也领教过好几十位了，就只今天一日了，还望好汉们给咱俩个圆满功德。”说罢，立在一旁。

约莫半个时辰，也没见个人上去比试。台下众人正等得不耐烦，忽见台下人头乱动，顿时分开一条人缝。便见十多个雄纠纠短衣窄袖的汉子，各执一条木棒，冲将进来。后面有个挺胸叠肚的大汉，昂然直入。便有许多人啧啧私语道：“洪教头来了。”大通尼和文义等听得，都留心向那洪教头瞅着。

只见那洪教头向庙坪当中一站，便向台上高声说道：“三天满了，俺不问你们的过错了，就此给我走吧。”武全听了，走到台前抱拳答道：“承教头的美意，要我师兄弟俩和本京英雄较量三日。原说过：三日打过，便和教头请教请教。如今三日已满，教头的朋友，都已请教过了，还望教头践约上台，咱们拼几合，马上就走。”洪教头忽道：“我是京师教头，怎能和你要饭花子交手？去吧，爷饶了你了。”火济禀言道：“姓洪的，有胆量便上来，我念你爽快，决不揍死你。要是挨挨扭扭娘儿们样，就非揍的你爬出去不可，不要想赖，上来吧！”洪教头大怒，回头向从人道：“这厮们野人，敢在京城里放肆，你们去到兵马司去，叫二徒弟来，撵他们滚蛋。”说罢，便摆着架子，向庙外走。

武全、火济方待下台来抓他，李松、岳文已迎头拦住洪教头，大喝道：“你迫着人家摆擂三日，怎么临完不照约行事？本京人怕你，须知天下好汉不怕你。你要走，留下脑袋来再走！”洪教头见有人拦在前面，便退了两步，大声喝道：“反了！反了！京师王法之地，这班东西竟结党横行，擅自拦霸公庙，不许人走，这还了得！来，快叫兵马司派人来带人！”

正嚷着，火济已蹿的跳下戏台来，冲到洪教头后面，一把抓住他那肥胖脖子，向前一按，洪教头杀猪也似叫起来。火济怒满胸膛，也不管他死活，大喝一声，将洪教头按倒在地，提拳便打，打得洪教头唉唷不已。那些跟着他的汉子，见火济一把便将洪教头按倒了，武全也翻身飞下，便呐声喊，四散奔逃，庙坪中瞧热闹的，见要闹成祸事了，都争先夺门逃走。顿时人声鼎沸，乱做一团。

火济被武全压住了三日，憋着一肚皮的鸟气，这时再也忍不住了，骑在洪教头身上，提起拳，舂米般打去。洪教头起初时只叫唤，渐渐的告饶求恕，到后来竟直剩得微微的哼声了。武全赶散众人，忙过来拖火济，火济还是不依，武全便将他一把抱起。

这时，大通尼领着文义等过来。武全与火济见了大喜，忙上前见礼，动问：“师叔几时到京的？”及见岳文也在此，更加欣喜，忙上前相见。岳文便给引见了文义、龙飞、种元、李松等四人。大通尼看那洪教头时，已两眼翻了白了，便道：“此地不是叙话之所，千里驹，请到我们下处去吧。”武全连忙答应。

众人一齐出了庙门，大通尼暗向武全说道：“那洪教头眼见不能活了。你寓所在哪里？可有甚紧要东西？快去拾掇了，同到我下处去吧。”武全答应了，便和大通尼等同到庙后客店里，取了行李兵器，火济帮着拾掇，大通尼代他给了店钱，便一路向秦淮河来。

众人到了下处叩门，吴璥亲自问明，开门进内。武、火二人重新见礼，并和吴璥相见了。大通尼便问他二人怎生进京来的？武全答道：“前月头里，小侄到了宣化，遇着师傅，说是北方将有大战，咱们武当派将要和闽广派大斗。只是南方也有一场恶斗，还在北方之先。北方目下还没事，你可带你师弟先到京师去吧。同道中很有几位在京城，也有前辈英雄在京主持，您俩到京，只听从调度便了。我便遵依师傅言语，和师弟俩兼程南来。前日到京，恰值盘费没了，便在岳王庙里卖艺。不料遇着洪教头那厮，便叫我兄弟俩放三天对，满赢了，才许卖艺。这三天之中，喜得京城里英雄

都不乐那厮的行为，不来和我俩作对。被我俩打倒的，都只是那厮的党羽。”

大通尼听了，喜道：“铁冠子真是留心极了，我正愁着咱们同道全到擎天寨去了，如今想要先破却朱高煦那厮的汉王府，却因那厮人手众多，咱们人太少，敌他不过。你师傅却叫你俩来京，终算巧极了。”武全道：“我还听得师傅说，周师叔的大弟子铁狮子魏光，和他妹子黄虎魏明都进京来了，师叔没遇见么？”大通尼道：“未见。”武全道：“师傅说，从前是白莲教帮着朱高煦作乱，如今颠倒，是朱高煦护着白莲教猖獗。先时，只要灭了白莲教，便可以剪却朱高煦的羽翼。如今倒是先要灭却朱高煦，才能剪却白莲教的势力。白莲教起事改了期了，自是破朱高煦要紧。武当派中老少人众多在塞外，已去信叫他们派几个人南下到京城相助，到京时自可会着。因此我到京便四处寻访，却是还没遇着过武当派的同道。”大通尼道：“你师傅既是去了信，擎天寨一定派人来的。我们今夜本来要去探汉王府。料想有同道到京，多分是要去探探贼巢的，也许今夜能遇着，也说不定。”

说着话，粗使丫头已摆上饭来。大通尼便邀武全、火济一同吃饭。席间，吴璫得知火济打死洪教头的事，便道：“饭后，我去探探消息去。”大通尼答道：“我也正想烦先生去探探，却是先生不要身临险地才好。”吴璫笑答道：“我自知道。”说着，便急急吃了饭，盥漱毕，忙换了方巾青衫，自去探听消息去了。

大通尼等围坐叙话，一面等待吴璫。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方听得叩门声。大通尼忙亲自出去，问明白果是吴璫，

方开了门。只见吴璥身后还有两个女子和一个粗鲁伴当，一同进来。大通尼迎到里面，才知那俩女子便是玉麒麟凌波，混天霓章怡，伴当便是金刀茅能。李松、种元自和章怡叙话。

吴璥便道：“我方才到岳王庙去，却是静悄悄的没个人影。我想没处打听，便到兵马司前去，却遇着玉麒麟，就同着一路回来。”凌波接说道：“我们在山寨中，得着凌云子师长和混天霓到来，说起剿灭李月宝时，得着白莲教的密信，得知白莲教改在四月初八日起手。接着便有人送信到杨霹雳营里，说是当代铁冠道人的书子。几位师长同看了，说是要寨里派人到京相会，先灭了朱高煦，去了白莲教的庇护，便好办了。友鹿师长便和众位师长商量着，派了咱们三个先走，还有镇华山钱迈、铁臂施威、牛儿丑赫随后就到。徐家哥儿俩也乘此回京省亲，都和飞霞师长同来。听说那汉王府里有小孩儿，本领很高，名叫八哥儿王齐，已和施铁臂约好了做内应的。因此友鹿师长叮嘱过，须待施铁臂来，再去汉王府里。”大通尼便道：“既如此，今夜我独自去探一探。若有他处来的同道去探望，也好会着。你们去也没事，且在家里等待着吧。”众人都答应了。

到了晚间，大通尼结束停当，待初更将尽，便飞蹕出外，直奔一人巷来。翻上墙头，便顺着屋脊，到东面屋上来。立定脚细看时，只见后面花园中黑烟冲起。大通尼心想：那黑烟一定是那厮们在打造兵器了。想着，便蹕过堆花墙，跳过一间花房，便到花园中，抓住一棵枇杷树枝，将身躯向上一甩，两脚勾住树上横枝，使个倒卷珠帘，翻身骑在树枝上，向屋里瞧去时，只见屋内火光熊熊，黑烟滚滚，竟

是失了火了。

大通尼心中诧异，暗想：这屋里怎会起火呢？……正在想着，忽听得对面屋里，有人才挣脱吐出口中塞着的东西，嘶声大叫：“有贼！”大通尼暗道：不好，走吧！不要旁人的事，我来顶缸？一面想着，一面急飞身出园，反身到后面屋脊待着。想着：要是那放火的人还没走，敌不过那厮们时，我便助他一臂之力。立在瓦上，留心待着。好半晌，只听得打水救火，一片喊声，却没厮杀声音。又过了些时，才听得外面有人进来，大叫道：“你们快分几个上屋去瞧瞧看，这火发的很尴尬呀。”接着便有人嗥声答应。大通尼知道没甚紧要了，且恐有人上屋瞧见时，反而打草惊蛇，使他多加防备，更难做事。便飞身一纵，离了汉王府，竟回下处来。

大通尼正在屋上走着，觉着后面有人跟随。连忙回身看时，却见两条黑影，一晃便不见了。心中一惊，连忙停步，四面环顾，也没见甚动静。再一举步，又觉后面有人。回头瞅时，仍是先时那两条黑影。如此数次，大通尼已到下处，停望多时，没见那两条黑影方跳下去。

那两条黑影是谁，下章再叙。

第三十四章 深入魔穴独探龙珠 计破逆巢分遣虎将

话说大通尼跳下地来，文义等都还没睡，听得声息，便都出外迎接。大通尼方才转身，蓦地瞅见一男一女，浑身夜行衣，一齐拜道：“参见师叔。”定睛看时，才知是铁狮子魏光、黄虎魏明兄妹二人。龙飞也识得是夫子庙卖艺的男女二人。大通尼便让魏家兄妹二人进屋子里坐，彼此都进屋来。吴璥听得，也起床来相见。行礼通问姓名毕，围坐叙谈。

大通尼问魏光道：“几时到京？”魏光道：“去年秋间，我兄妹俩在湖广寻师傅不着，后来听说师傅出塞了，便起程朝北。才到北直隶边地，遇着铁冠张师伯，便叫我俩南来，助灭朱高煦，便转身进京。到京时，才是灯节。四处寻访同道不着，便独探朱高煦的消息。到二月初，盘缠没了，没法，到夫子庙卖艺，遇着铁蜈蚣华仲俞和震天雷卫颖。他俩都在朱高煦手下，见我俩武艺好，便和我俩拉交情，交朋友。我妹子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想着要探朱高煦的内情，最好是假意和他俩来去，便和妹子暗中商量。次日，同去拜会他俩。华仲俞便拉我俩入他们的伙，我因为要光明正大，不肯假降顺，当时就没答应他。后来华仲俞常常来引诱我俩，常说朱高煦如何勇猛，如何仁义，如何宽宏大量，如何搜罗人才，如今天下卫所军官有三四百人，都密结好了。

绿林英雄，江洋好汉，也有十多万，都约好了，待期举事。只待迁都之时，便一鼓而取金陵，天下响应。若是如今投托汉王，到那时自不惜封侯之位。

“我故意装作不相信。华仲俞便引我到汉王府去，四处游览。会着华仲俞的外甥大虎丁奋、二虎丁威、三虎丁怀、四虎丁印，和没毛虎董安，还有白莲教派来相助的朱光明、马上超、赵天申、龙江祠，绿林好汉郑天龙、万人杰、麻小鬃儿、何小娘儿，汉王府材官韦弘、韦兴、王玉、王斌、李智、侯海、盛坚、陈刚等十多人。卫颖又引我去见汉王府长史钱巽、内卫石亨、石彪叔侄二人。我问起他们内容，才知道他们这许多人原来都归朱高煦的妃子胭脂虎石瑛和长史钱巽统率着。近来石亨、石彪叔侄来了，才归石亨统率。却是石亨不知因甚不大高兴，都由石彪管着。近日，因为迁都之议大盛，朱高煦预备动手，日夜赶造兵器。招了许多无赖和犯了罪的逃犯，都收在汉王府里，立为五队。前队是石亨统率。后队是华仲俞统率。中队是朱高煦亲自统率。左队是陈刚统率。右队是钱巽统率。石彪劝我投顺，说可将右队让给我统率。我含糊推说，待我回寿州省亲后再来。”

大通尼孺言问道：“您既到那汉王府中去游玩过，其中门户机括可曾探视明白？”魏光道：“那汉王府中我都到过了。却只一处，不让我进去。因此我今夜才暗去探视。”大通尼又问道：“今夜可曾探明那个所在？”魏光道：“约略探得些。”吴璥接言道：“您既到过了，便都说出来，我来写记下来，去破他时，不致错路，且是容易为力。”说着便取文房四宝，抽笔蘸墨，待着魏光说时，便写下。

魏光说道：“那汉王府大门虽小，里面却是大得很，且

是曲折回环，路径繁复，颇不容易认清楚。进大门，只一道屏门。转过屏门，便是一带廊房。大意间，也瞧不出里面还有房屋。要进去，须打廊房中间一间推开门，并扭动墙上机括，那房里板壁便自然悬上去了。打那板壁下过身时，须留心不要踏着门闩，要踏着时，两边便有许多长枪扎出来，身上便得扎成十多个通透窟窿。过了那板壁，便是一所花园，园里有许多石山。据他们说，当中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城中龙王庙里。南头一座大石山，大开着洞口，却是有机括的。若走进时，上面石头便压下来，将人压成肉酱。要进里面去时，须打北头小石山洞里闯过去。出洞便是一口大塘。塘上有一道石桥，那石桥也不能走过，若到桥中，那青石板自会陷下，将人跌落水中，水里暗埋着尖刀，掉下去，任是识水性的。也不要想逃得性命。他们来往都是沿着塘边，绕远道儿走的。过了塘，便是一丛楼房，养的闲汉和兵丁等，都住在这里面。打那楼房东头转过去，便见墙上大月宫门。这门却没机括，只是进了门，那院落里，却埋着许多窝弓。须记取脚踏砖缝，方保无事。若踏着砖面，那砖朝下一陷，便有毒箭射出。院落尽头便是议事大厅。厅后面，便是许多党羽门客的住处。再朝东有一片操场，可容千多人马走阵。操场四面俱是杨柳夹桃树围裹着，偏东南角有一所高楼。朱高煦的紧要东西全藏在那楼上。那座楼工程却不小：四面有一二丈阔的水沟，楼下处处藏着机括。中层四壁全是空的，里面有毒药水，一碰便放出来，着在人身上，便得烂死。楼面全是石板，下面暗藏炮火，另有线索牵到楼外，有人挨着便朝外打。那三层楼上养着一对大虫，他们自己人上楼，便在二层楼上先拨动机括，落下铁棚，将大虫关了，再上去。

若是外人，上楼便得被大虫吞了。四层楼上便是朱高煦藏东西的所在，扶梯上有两条铜龙。上去时，另有一样走法，要不留心，铜龙嘴里喷出连环铁弹和毒药镖，中着非死不可。朱高煦那厮住在这楼后面一所大花园中，材官、猛士等都在园门外屋子里分住着。那楼上我不曾上去。大花园里只有石亨、石彪、钱巽等几个人和材官、猛士能够进去，旁人不许进园一步。我方才和妹子俩去暗探，才知道造兵器、火药的房子也在园里。造兵器、火药的人，都是内相材官们。”

大通尼问道：“您俩方才放火的所在是什么地方呢？”魏明接口答道：“那是朱高煦那厮的财库。我俩方才是打西墙翻进去的。到里面，便是汉王侍卫班、金枪班、大刀班，和朱高煦僭用的銮仪卫的屋子。那屋子对面便是财库。我哥哥知道那库里有许多金银钱钞，方才放火，只烧了他许多洪武宝钞，金银却是烧不去的。我俩也取了些来了，却是正想多取，正遇着师叔到了。我俩瞅见一条黑影，恐怕是那厮们巡夜的，便慌慌忙忙放了一把火，只带着这一点儿便出来了。”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裹来。魏光也卸下背上的包袱。都打开来瞧时，两人共有一百一十四条金条，每条十两，六千多贯洪武宝钞，照折银子，约有二万二三千两官银。

大通尼便叫二人收好。魏光道：“这东西偏撂在这里。此刻天已不早了，我俩先回下处去，待天明时，连行李搬了来。”大通尼道：“也好！”便将大小两包裹撂在柜中。吴璫将写下的汉王府路径机括也交与大通尼，给魏家兄妹看过。魏光又添注上府内西头八班侍卫、马房、粮房、监牢等种种地方，交还大通尼，便告辞起身。大通尼、吴璫和众侠都送

到天井中，看他去了，才进来，各自回房安息。

这日，大家都到巳未午初才起床。魏家兄妹二人已各带行李跨着牲口来了。吴璥便叫丫头拾掇扫地。魏光和种元、文义等同住，魏明便和李松、凌波、章怡同住。两边房内都挤得满满的，热闹异常。龙飞和魏光有夫子庙一段因缘，更加欢恰。原来魏光自遇于谦、龙飞等时，便料想是同道，却因龙飞不说出住处，恐是有所不便，便没追问。待收场子，想要跟上时，于谦等已走了。后来魏氏兄妹每日仍到夫子庙，想着于谦等一定要再来的，会着时，便收场子，邀到下处叙谈。不料于谦忙着会试，龙飞等忙着刺姚广孝，一直延搁，没到夫子庙去，便始终没会着。如此无意相逢，自是分外欢喜。

这日饭后，茅能要到仪凤门北极阁徐家去寻钱迈、丑赫、施威和徐氏兄弟。大通尼恐茅能性急生事，便叫武全同去。约莫去了两个时辰，茅能、武全便领了钱迈、丑赫、施威、徐奎、徐斗五人来到，余外还有两人同来，却都不认识。大通尼让五人到禅房中落坐，和众英雄相见。

那二人通问姓名时，才知那紫檀脸，粗眉阔口的姓雷名通，原是御林军教头，靖难之变逃走在外，也曾从飞霞道人学过剑术，且是使得一柄大斧，万夫莫当。扬子江一带，没人不知螭虎雷通的。那一个白面长髯，星眼剑眉的姓柳名溥，原是胶州卫的千户，因不从上司空缺冒粮被革职，流落江湖，也曾从飞霞道人学剑，且是使得一条好长矛，曾在山东比武，八万军中没敌手。还有一门长处，是纵跳功夫，一跃能过三四丈的涧面。因此，人都称他为飞将军柳溥。

当下众英雄和二人彼此互道倾慕。问起钱迈等几时到

京？钱迈道：“昨夜才到。”茅能便问：“我到徐府问过几次了，怎么耽搁到这时才到？”钱迈道：“我们三人进关后便绕道河间，一来是顺路探探霞明观，二来是没走琢州。到了河间，落在一家万胜客店。那客店对面糕饼店里掌柜的有个大闺女，不知怎样被白莲教首徐鸿儒瞧见了，便教人硬做媒，丢下二百两银子，约定日期来娶。我们到的前一夜便派了几十人来抢亲。这种事，在河间原算不了一回事。不料雷螭虎和飞将军二位也落在万胜店内，路见不平，挺身干拦，将那抢亲的教匪一打，打死了好几个。这家糕饼店便一家子弃店逃走。我们到时，正遇着交河县知县派了差役来提拿柳、雷两位。雷螭虎又是一打。咱们丑大哥也瞧不顺眼了，也挺身而出，帮着摔死了一个原差。这一来，乱子便闹大了。马上就动了营兵来拿人。我们想给他一走了事，也没来得及。营兵来了，只好大家合力招架。不料施铁臂怎样一个没留心，被挠钩拉翻了。我们四人拼命救，也没救得出来。施铁臂被捉去，那班狗官竟不问情由，当做造反盗匪，马上便绑出来杀。好得我们四人得了掌柜的报讯，便奔到城外法场上，果然是人山人海等着瞧杀人。一会儿，那指挥官儿和知县官儿押着施铁臂来了。我们这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四个人齐心协力，一声喊，冲杀起来，宰了三五十个兵丁。雷螭虎斧劈知县，丑大哥剁了指挥官，大杀一阵，救了施铁臂，连行李也没要了，便寻小路逃走。不知绕了多少时日，才绕到了山东地界。因此耽搁了不少的日子。”茅能听了唉了一声道：“我早不知道，要是和您同去，也够得一场痛快厮杀。”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当日，设筵接风，开怀畅饮。席间大通尼默计已到的同

道门人，共有十九人，足够和朱高煦一拼了，便心中暗计分派方法。沉思了半晌，方才决定，便起身言道：“这一趟破汉王府，是咱们为国锄奸的第一桩事。须知朱高煦迟迟不起手，是徐季藩父子代他求请的鞑靼番兵还没妥贴，因此他才延到此际。我们如今去灭他，也是乘他外援未到，翦却这根莠草，免得胡儿牧马中原。且是事不宜迟，今日养息一日，明日黄昏，便要前往拼斗。我去拟张职事单，望同道们大家仔细参详，有不对之处，或是人地不宜的，尽管直说。”

说着，便离席写了一张职事单，给众英雄传观。上面写着：

攻打前门：铁狮子魏光，黄虎魏明，镇华山钱迈，怒龙徐奎，怒虎徐斗五人。

攻打后门：牛儿丑赫，铁臂施威，金刀茅能，玉麒麟凌波，混天靛章怡五人。

从左墙跃入，直攻贼巢：玉狮子文义，金戈种元，红孩儿火齐，一朵云岳文四人。

从右墙攻入，破贼仓库兵营：浪里龙龙飞，分水犀李松，螭虎雷通，飞将军柳溥四人。

各方报讯：千里驹武全。

众人看了单子，都无异言。当日，饮至更深，各自安睡无话。次日，各人都去瞧吴璥录出的路由，并和魏明考知途径，机括。大家也都已细瞧过，内中有不识字的，吴璥便照着说了一遍。入夜后，大通尼便将干粮、银两取出，各人分带了些。各饱餐一顿，拾掇兵器、暗器，结束停当，待到初更时分，便照序起行。

镇华山钱迈和怒龙徐奎、恶虎徐斗、铁狮子魏光、黄虎

魏明等五人，攻打汉王府前门。拾掇停当，便先起行。他们寓所离一人巷原没多路。五人打屋上飞走，霎眼间，便已到了一人巷口。钱迈便止步向魏光道：“咱们打前门进去，那厮一定防备好了。大通师叔的意思，是想我们五人去惊动他们，使他们全奔到前面来。那时打后门和左边、右边进去的同道们，便可合力进攻，直破内花园了。如今我们既已到此，不必暗进，竟明明白白打进去吧。”魏光点头，答道：“就是如此办吧，反正咱们不是暗盗他什么，终得露面大打的。”钱迈便道：“我独自当先，魏狮子断后，魏黄虎在中央，徐怒龙在左，徐恶虎在右，咱们梅花般打进去，彼此有个照应。”魏光等都答应了。

钱迈便肩担长戈，如飞蹿去。过了三四家屋面，已是汉王府的对面了。便回头向魏氏兄妹、徐氏兄弟打了个招呼，唿的飞跃到对面墙上，随身跳了下去。只见大门紧闭。门里有四个壮汉，左右分坐。钱迈便顺下长戈，两臂一挺，向左手一个壮汉，猛然刺去。咕咚一声，那人已倒在地下冒血。那个和他同坐的，陡然惊醒，睡眼摩娑，方得瞅清时，早被钱迈反飞起一腿踢倒，抽起戈来，反手一扎，也结果了。这边凳上两人齐惊醒了，各抡手中大斧，一声尚未喝出，魏明已到，手起一矛，刺倒一个。那一个被魏明旁起一脚，柳叶尖刀的凤头鞋底，正刺中咽喉，鲜血四溅，也倒身扑地死了。

魏明便伸手去扭大门上的锁，钱迈连忙拦住道：“不要开，回头咱们还有大战，难免反面不闻声息，不如紧闭着门，使外面营兵、校尉听得了，也不得进来，免得搅扰咱们的场面。反正咱们同道都不须打门口出进的，任他锁着的

好。”魏明便不再扭那大锁，反将两旁大长凳提起，乱堆在门口，撑着大门。

钱迈便转身猛然一脚，将屏门踢开，先刺一戈，才掣回来，护着顶门，闯跳进去。屏门内是材官程义扶、罗明亮二人把守，猛见乒乓一声，屏门碎倒，接着白光一闪，毒蟒般伸入一条长戈，吓得倒退了几步。及见钱迈跳将进来，知道不好，连忙转身逃走。不料左墙头跳下徐奎，右墙头跳下徐斗，一齐大喝一声，两柄金镋映着灯光，两团黄雾一般，将二人拦住。程义扶忙挺起花枪，方待招架，却没处下手，略一怠慢，早被徐奎一镋，结果了性命。罗明亮见徐斗拦路，便回身向外，想要转路逃走，徐斗眼明手快，两臂一伸，罗明亮哎唷一声，后脑裂开，死于地下。

钱迈见里面没人，便照着吴璆所录的路径，转身向月宫来。才到门边，忽觉脑后冷风，暗道：“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钱迈忙回头时，一条方天画戟，离后心已只差得一尺多远近了。正待回戈抵挡时，忽听得有人大喝一声，接着一道青光起处，呛啷一声，画戟落地，当地躺着个脑袋两分的大汉。原来是魏光随后赶进时，见汉王府门官万人敌、万人杰的兄弟自侧屋闯出，挺画戟要暗算钱迈，便跃到万人敌身后，奋起神威，大喝一声，抡起青龙刀，将万人敌劈成两半个，救了钱迈。

钱迈便立定了，四面细瞅。忽见轿厅抱柱后面闯出一人，抱头飞跑。钱迈忙挺戈追去。那人急了，低头乱窜。一头触在平时传点的铜钲架上，连人带架，倒翻地上。哗啦呛啷一阵铜钲响声，立时惊动了里面，四处锣声齐应。钱迈上前将那跌在地下的人一把提起，喝问道：“你叫甚名字？”

在此做甚？”那人抖擞着答道：“小人是管锁的。名叫王森。”钱迈又喝问道：“你们鸣锣的暗号是怎样的？”王森答道：“前面出了事，是打四下，后面三下；东头一下；西头二下。若是紧急大事。便不停的乱打铜钲。”钱迈便道：“此处不是好所在，似你这般汉子，哪里不可混衣食？何必身从叛逆？如今我饶你性命，如再不改悔，遇着我时，甯想活命。”王森连忙答应。钱迈将他放了，王森连忙磕了个头，爬起来逃走了。钱迈便到厅上提起锣来，铛！铛！铛！铛！连打四下，转身招呼魏家兄妹、徐氏兄弟，仍然海棠般杀进去。

钱迈等才走过那一带走廊，转到一片草地上，忽见一簇灯笼火把，蜂拥而来。当先六人，各执着雪一般的兵器，领着二三十人，沿途吆喝。钱迈便拣一片空阔草地，立定桩子，等待着。那来人头一个便是郑天龙，领着赵天申、朱光明、龙江祠、马上超、黄坤山等一班男女教徒，风驰电掣，到了钱迈跟前，一齐大叫：“贼在这里。”郑天龙舞铁棍，直取钱迈。赵天申等五人便围裹上来。魏光、魏明连忙上前刀矛齐举，徐奎、徐斗也奔过去两镗同挥，接住厮杀。钱迈力敌郑天龙、龙江祠二人，一条戈上下翻飞，如金龙盘空，天矫不定。龙、郑二人竭力鏖战，只杀得个平手。这边徐奎接住朱光明、徐斗敌住赵天申，杀得灯昏风冷。那边魏光迎战黄坤山，魏明截斗马上超，拼命扭作一团。这班教徒，各被裹住，甯想有空使妖法。赵天申便一面迎敌，一面叫随从喽罗围杀。无奈钱迈等五人实在勇猛，虽加上二三十个喽罗，仍是毫不惧怯，绝无破绽。

正酣斗处，忽听得一声大喝：“我来了！”钱迈急回头

看时，却是千里驹武全，正使个鹰隼摩空，从屋上飞身而下。脚才点地，右手一扬，唰的一支金镖飞出。正中龙江祠左肩，仰身便倒。武全方要上前去取首级时，众哄罗一声呐喊，夺救了去。武全方待助战，忽听得东头有惨呼的声音，便连忙向钱迈等说了一声：“大通师叔来了。”便飞身上屋去了。

原来玉狮子文义和红孩儿火齐、一阵风岳文、金戈种元等四人，打左边进汉王府，正是汉王府的东墙。文义手提三尖两刃刀，蹿墙而入。正遇着汉王府侍卫白额大虫陈刚，巡更走过。文义脚才沾地，陈刚便挺戈刺来。文义身躯还没站定，没法招架，见铁戈直奔左肋，闪避不及，只得就地甩了个斤斗，摩空而起。落下时，那刀刃直劈向陈刚顶下。陈刚见文义忽然飞起半空，雷公劈怪一般，当顶筑下，大吃一惊，将身一缩，向后飞跑。文义随后紧追。才转过一座仓屋，陈刚忽然不见。

文义猛然想起机括，便分外留心，四下寻找。不料寻到仓屋后面，凝神注望两边时，刀柄碰着墙上钉着的一个大铁钉，豁啦一声响，文义一惊，急忙转身瞅时，唰的两柄利剑，掠面而过，扎入左首墙上去了。文义才知碰动了机括，再朝那发剑出来的墙上细看，竟没一丝痕迹。文义便侧身平墙站着，抡起刀来，挨着墙，斜砍下去，将墙上三个铁钉一刀砍落。只听得哗啦啦一阵响声，墙中放出七八支铁箭，又露出一张小门来。文义瞧那小门时，里面黑魆魆的，也不知通到哪里？便使刀向小门中探去。忽听得岳文在后面说道：“在这里了。”文义回头问：“什么？”岳文便上前，指着那小门边框上一个小铁环道：“这不是个机扭吗？”文义瞧那

铁环，果然是不应有的，便叫岳文避开，将刀柄伸进铁环，使劲一搅，只听得呱哒一响，小门整个儿沉到地下去了，现出一个大洞口来。

文义大喜，方要进洞去，岳文一把拉住道：“且慢！您想，小门要好走，他为甚要再安一道机括，作成这般一个洞咧？这里面定有蹊跷。”文义便停脚不动。岳文上前细瞧，却瞧不出什么痕迹。种元立着半晌，没做理会处，见岳文慢慢理厮条的缓缓瞅觅，心中大急，闯身上前道：“你俩真斯文，我可受不了！”到洞边将岳文一拉，便一脚踏进去。岳文见种元如此粗鲁，恐他中机括，心中大急。

这时，种元全身已将进到洞内。岳文也来不及说话，只一把搂住种元，横抱出来。种元大怒，方要发话，忽听得啐的一声，洞中上面落下一座铁栅来，四面笼罩，没些罅隙。种元一吓，顿时怒气全消。岳文松了手，他只木立着，搔着脑袋，直嚷：“好险呀！”

这洞旁，原有个汉子，专守着拿人的，便是汉王朱高煦的亲随，名唤田稽。这时听得外面喧斗，仗着这门有三层机括，料没妨碍，便守在墙侧等候拿人。一会儿，忽见消息一动，知道小门陷下了。又一会儿，见大消息急转，接着一响，心中暗喜道：“这可够我乐的了。只不知哪个小子倒霉，送来给爷讨赏钱，博酒喝。想着，便一掀左手边的消息，开了暗门，闯出来，便向墙洞奔去。忽见文义等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刀枪雪亮，当地立着，栅内却是空的，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缩身而退，想回转去。不料火齐手脚利落，见田稽要缩转去，便飞个箭步，手脚齐到，一把将田稽齐脖子抻住。两手一箍，向后一带，便将田稽拖将出来。那

田稽被这一扑一带，几乎活拉掉了脑袋，痛得连声惨叫，比杀猪还要难听。武全听得的便是这个声音。

要知田稽被擒后尚有何事，请阅下文。

第三十五章 斧劈刀诛毁垣破壁 枪挑鞭击碎玉揉花

话说火齐将田稽拖到地下，夺了他手中的朴刀，才松了手，使右脚踏住他，喝问道：“你是管什么的？此地可还有什么机括？快说，饶你不死。”田稽这时才松了卡，得转了口气，心中忽转了一念道：我何不送他们到刀池里去。便假作哀恳道：“爷爷饶命呀！我只为一家老小没法活着，才投此营生，只求爷爷高抬贵手，饶我一条蚁命。这一带已无机括了。这屋后转过去，便是金宝窖。过了金宝窖，便是西头花园。那花园里面，我们下人也进不去，有没机括实不知道。”火齐便放了他起来。岳文道：“这厮獐头鼠目，其中必定有诈，咱们不可信他，只叫他在前带路。”文义便喝令田稽前面带路。

田稽没法，只得在前，领着文义等四人转过屋后，只见一间大厅，地下满铺着木板。岳文便问田稽道：“这是什么所在？”田稽道：“这便是金宝窖。爷只掀开一块板子，便可看见金宝了。”岳文便叫田稽掀，田稽不肯，推说：“没家伙，掀不动。”岳文便向腰间拔下一条短铁铜，逼给田稽。田稽接过铜来，便想暗算火齐。岳文瞥见，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奸贼！”飞起一脚，将田稽踢的平空抛起，跌入厅中地板上。只见地板一翻，借着月光，见那板下都是明晃晃的尖刀，朝上竖着。田稽滚下板去，身上早扎了无数透

明窟窿。文义哈哈大笑道：“这厮可算得是自作孽了。”岳文道：“咱们不要耽搁了，这时候，他们大概都快到内花园了。”

文义便转身向厅侧小巷中使刀探着地下，一步一步的走去。出了小巷，忽见一片青草地。四面观看路径，见左首有一扇小门，便向小门走去。忽听得后面有人高叫：“文狮子！”文义急回头看时，却是千里驹武全，便问：“师叔可到了？”武全道：“到了。叫我各路传讯，快向内花园攻去。您这里是谁在怪叫啦？”文义道：“是一个贼徒被卡的做鬼叫。”武全便道：“您这儿人够了，我得向西头去寻浪里龙去。”文义点头答应，武全自奔后面去了。

原来龙飞这时正在危急之时。汉王府内花园原偏西头，许多材官、猛士都在花园左近护卫。龙飞等到墙外时，飞将军柳溥首先跃上墙尖。墙里丁印正巡更走过，瞅见了，便一面叫人鸣锣，一面抡起铁扇大刀，向柳溥当顶剁下。柳溥大喝一声，挥矛架住。龙飞听得柳溥喝声，便招呼雷通、李松：“快进去！”

三人连忙一齐跳过墙来。只见柳溥和丁印二人纠作一团。又听得四面屋里人声嘈杂，霎眼间冲出三个一式的矮壮汉子，便是丁奋、丁威、丁怀弟兄三个。随后有个幌荡荡的长汉，白胖脸儿，手持一双钩镰枪，押队而出。接着便有百数十个喽罗蜂拥而出，列成一字阵。

龙飞不待他们立住脚，便紧一紧手中铁戟，大喝一声，骤起一步，向那长汉刺来。那长汉使钩镰枪架住画戟，说了一句：“俺是没毛虎董安。”龙飞听了，心中一动，暗想：这名字好象在哪里听得说过的？……正在迟疑，丁奋从斜刺

里一枪刺将过来。龙飞便抛了董安，接住丁奋厮杀。

这里丁威接着雷通，丁怀接着李松，走马灯一般，团团厮杀。雷通的一柄大斧，名震南北，这时在人丛中更加要斗胜争强，将一柄斧使的如一轮明月，晶光霍霍。丁威看看抵敌不住，董安便上前助战，却一面喝问：“来的可是武当门人？”雷通杀得高兴，大声答道：“什么门人不门人，爷只要取你的狗命！”那边柳溥听得董安语气不似敌对的模样，便一面和丁印狠斗，一面瞞言答道：“武当山众全都到了，逆贼快逃吧！”董安听了，再细察雷通的斧法和腕力，确是武当风派，便虚晃一枪，故意大叫一声，转身拖枪而走。雷通等四人都有敌手正在厮杀，不能抽身追赶，任他扬长而去。

八个人做四对，杀了多时。其中丁印年轻力弱，且鏖战较久，渐渐抵敌不住。柳溥一支铁矛，神出鬼没，盘旋飞舞，不离丁印左右，越杀越紧，越斗越狠。丁印初时还尽力招架，到后来汗流浹背，看看抵敌不住，只得斜起一刀，转身跳出圈子，拖刀而走。柳溥哪里肯舍？高叫：“贼子不要逃，爷是不怕暗算的。”挺起铁矛，跟踪紧追。

转过一道围墙，丁印直闯进小门去了。柳溥赶到，只见丁印站在门内招手叫道：“小子，有能耐的过来，与你战三百合。”柳溥大怒，猛然扑进小门。方踏着门框，便见丁印拍手大喝：“着呀！”柳溥一惊，以为有甚机括碰着，或是有暗器打出，急忙蹿进门来，却并没什么。便也大喝一声着，耍的一矛向丁印刺去。丁印见门框中机括不灵，大惊大疑，自知不是柳溥的对手，急转身拔步飞奔。

柳溥方要赶去，忽斜刺里猛然飞出一条九环铁棍来。接

着跳出一个银须老汉，直取柳溥。柳溥见棍势凶猛，不敢怠慢，连忙止步缩身，横矛向上一架。这才瞅清楚来人便是河洛大盗淮北郑天龙，知是个劲敌。郑天龙曾和柳溥在洛阳因夺镖比过武，知飞将军不是易与的，一棍打在矛杆上吮啾一声，铁棍激了回来。柳溥就势一矛，直刺郑天龙咽喉，郑天龙忙掣棍架拦。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真果是钉子遇铁，两不相让。滚来滚去，矛棍齐举，将片青草坪，踏得成了平地。

二人正斗到酣处，忽听得后面喊声大震，原来是丁家弟兄三个，敌不住龙飞、雷通、火齐，一齐败走，龙飞等三人随后紧赶，丁奋等见机括不灵，只得跑到草场上立住，翻身再战。柳溥抖擞精神，和郑天龙恶斗。龙飞将铁戟使的如万树梨花，缠住丁奋。李松摆动双戟如怒龙相斗，裹住丁威。雷通甩开大斧，如一轮明月，围住丁怀，又是一场大战。

丁家弟兄看看要败，忽听得北头一阵吆喝，突然冲来许多人。原来是赵天申等因郑天龙先遁，马上超又被魏明矛刺小肚，抵不住钱迈和二魏二徐的猛攻，抢救了马上超，斜刺里逃走。黄坤山将马上超护送到内花园去了。赵天申等便齐向西头逃走。奔到此处，恰遇龙飞等拦战，不得过去，便一齐吆喝，拥上厮杀。

龙飞等正要取胜，忽然来了这许多人，一人要战两个，郑天龙和丁家弟兄陡然挽转败势，反守为攻，向龙飞等四人着着进逼。柳溥敌住郑天龙、赵天申两个，先时还杀得个平手，后来渐渐有些招架匆忙了。李松、雷通两个是生力军，还能勉力支持。龙飞敌住丁奋、朱光明，甚是吃力。心想：刺倒一个，便容易了。遂振作精神，退了一步，掣回画戟，

再猛然挺戟向前一骤，觑定丁奋肚腹刺去。不料朱光明斜刺里一斧架住。丁奋倒乘龙飞画戟被架时，突然挥刀向龙飞拦腰砍来。龙飞大惊，画戟一时掣不转，看看要被砍着，忽听得有人大喝：“丁奋休得无礼！”语声未毕，丁奋的身子平空挑起，噗一声，倒向一边去了。龙飞这才瞧见是千里驹武全。

却是武全在瓦上瞅见贼徒人众，其中丁奋最勇，便想下来助战，恰见龙飞受危，急忙飞身而下，直落到丁奋身边，便顺势挺叉向丁奋后心扎去。丁奋不曾提防，竟被武全扎了个透过。武全双脚落地时，两手向上一举，便将丁奋身子挑起，顺手向旁一甩，扔了丁奋的尸身。

丁威、丁怀见了大怒，一齐掣出兵器，便向武全攻来。武全大笑道：“好小子，全来吧，爷爷总送你们回姥姥家里去！”丁威、丁怀满心又痛又气，也不答语，两柄大刀齐向武全顶上剁来。武全叫声：“来得好！”将五股托天叉向上一横，架住两柄大刀。丁威见不曾砍着，咬牙恨了一声，掣回刀，手腕一翻，横扫过来。丁怀见了，便也忙收刀向武全左腰砍来。两柄刀，左右对砍，想将武全来个双腰斩。武全见了呵呵大笑道：“孩子，甭这么厉害呀！”说着便耸身一跳，抽身腾空而起。两丁的刀，都使得势猛，中间的人既平空抽去，噤声一声，两刀相撞，砍的火星乱迸，刀口齐缺。

武全跳出圈子，正落在赵天申身旁，便顺势反手一叉，向赵天申后腰杀去。恰巧赵天申因让柳溥的当心矛，身子向左一偏，一叉正扎在屁股上，哎哟一声，忍痛逃走。没两步，便倒在地下。武全方要去取他首级，白莲教徒见大师兄伤了，一齐抽身，死命护住，抢救了，搀扶了簇拥飞逃。

丁威、丁怀见武全乘空又刺倒赵天申，更加恼怒，各扬大刀，飞奔过来。武全方待招架，忽见丁怀的脑袋劈空飞起，没头身子扑地便倒，倒吃了一惊。丁威更猛然一震，急转眼瞅时，只见震天雷卫颖，手舞钹钺斧，大叫：“要灭叛王的随俺来！”丁威才知卫颖反了，大叫：“完了！”心中一横，便如疯虎一般，四面乱扑，冲开一条路，直逃出府外去了。

龙飞便和卫颖相见，才知钱迈等已攻到内花园门口，大通尼叫停着待命，只将园门堵住。卫颖正守园门，是魏光召降，大通尼便要他来救应各路。许多人不知他已变，各处杀了许多材官、猛士，直来此处斩了丁怀。龙飞便招呼众人齐向内花园去，并请卫颖前走，好破机括。卫颖道：“俺方才遇着没毛虎董安，他说这一路机括都已破了。俺来时，也见机括都坏了，这话一定不假，咱们放心走吧。”龙飞等大喜，各持兵刃，齐向内花园来。

那攻打后门的，都是几个有名的猛英雄，只混天鼋章怡较精细些。牛儿丑赫，大刀茅能，铁臂施威，都是莽汉子。玉麒麟凌波虽是个娘儿们，有些心思，那雄勇之气，也就不让壮男子。这五个人做了一路，也没什么商量，只准备大大的厮杀一场。出了下处，便急急的展施陆地飞行法，抢先赶到汉王府。到了后墙，便噗、噗、噗连续飞上墙头去。

五人满心想要进去大杀一场，不料到了里面屋上，一丝不见动静，便跳下平地，也寻不着一个人。穿到马厰后面，却见高墙插云，墙头插满了铁蒺藜，不能立足，墙中有两扇木门，紧紧闭着。丑赫当先，一腿向门踢去。不料乒乒一声，那门丝毫没动，丑赫的脚反触痛了。章怡见了，便奔到

后墙台阶底下，抠着条白石，向上一掀，两手托着，回奔到木门跟前，双手托石，猛然几撞。茅能也抡起大刀，使劲猛砍。凌波举起一对金鞭，尽力捌去。施威、丑赫、见章怡取石，便也各去掀了一条来猛击。五人并力攻打，吆喝着，同时打去，打了十多下，只见门上木板纷纷碎落。

霎时间，两扇门的木条，全炸落了，却见里面另有一重铁门。正待再攻铁门，忽见呀的一声，铁门豁然开了，接着便从门内放出一阵铁箭、石子，如狂飙骤雨一般。五人猝不及防，身上都中了许多矢石。幸喜都衬着软甲，要处没受重伤。只丑赫脖子左边中了一支箭，淌了许多血。丑赫忿满胸膛，拔下箭来，也不取伤药敷治，便要冲门去。章怡忙拦在他前面挡住，道：“丑大哥，您不能这般急，搽了伤药再进去也不迟呀。”丑赫没法，只得停步，向百宝囊中，取出伤药，向口中嚼碎敷搽了。

这时，两扇铁门依然紧闭。丑赫也不管他矢石厉害，向地下拎起一条白石，便向门上打去。不知怎样碰着了门上机括，哗啦啦两门大开，依旧一阵矢石乱飞。丑赫这一番明白了，门才开时，便闪在一旁。待他矢石放完，门正翕合时，猛然跳出，仗生平臂力，两臂一伸，撑住了一扇铁门。丑赫虽是力大，也用尽气力，才得支住。只听得那铁门吱咯吱咯的机括声响。丑赫便大叫道：“你们不要呆望着，快进去呀！”施威见那一扇门已闭了，便也上前，将那一扇铁门使劲推开。施威是练就的铁臂，推那门时，也觉十分吃力。那门才推开，又是一阵响声，还有矢石飞出，却没先时那么厉害，只间或飞出一箭一石，冲到半途，便落下了。

茅能便舞动金刀，护着身子，突跳进去。见正中有个大

圆铜盘，约有六尺穿心宽阔，上面尽是眼儿，那矢石便从眼里飞出。铁门一动，铜盘便转，就有矢石随飞出来。茅能见了大怒道：“原来是你这家伙作怪！”便抡刀向后，尽两臂蛮力，向铜盘拼命砍去。只听得啼哩哗啦噼哩啪喇一阵乱响，铜盘裂开，却倒了一大堆矢石在地。同时那两扇铁门也没了力量。丑赫、施威都不曾提防，陡然铁门一松，二人使猛了劲，门向后闪时，二人噗哧一声，齐跌了个狗吃屎。章怡、凌波忙上前，搀起二人。

这一跌，直将丑赫、施威跌得无明孽火高三千丈，翻身起来，拾起刀来，便猛扑进去。章怡、凌波也随后进来。茅能当先转过屏门。只见一片敞坪，迎面一丛房屋。屋子里正乱纷纷拥出许多人来。当先一人，是个瘪老头儿铁蜈蚣华仲俞。随后一男一女，无风三浪麻小髯儿，双刀何小娘儿。后面还有一人旋风万人杰，领了许多喽罗，乱纷纷奔来。

丑赫气极了，也不待他们近前，便掏出三颗铁弹在手，觑准了麻小髯儿打将过去。麻小髯儿正因听得有人攻打后门，同华仲俞兴匆匆出阵，想立奇功，不料劈面飞来三颗铁弹，不曾提防：头一颗铁弹，闯入他的左眼，马上鹊巢鸠占，将老居户眼珠儿撵了出去，端然嵌在肉洞里。麻小髯儿搁不住这个争巢儿，痛的将头一偏。哪知第二颗铁弹见那耳朵是空屋无居人，不必争夺得，便一直进去，并且深一层去看内室去了。麻小髯儿受不住这两位房客的光顾，仰身便倒。那第三颗铁弹便寻不着屋子了，只得向草地里去踏青，白羡慕那两颗铁弹安然永住。

华仲俞见了，大怒骂道：“小辈怎敢使暗器伤人？”挺长枪，突奔过来，直取丑赫。丑赫舞三尖刀迎住厮杀，何小

娘儿、万人杰，各舞大刀，冲来帮杀。茅能抡刀接住万人杰，凌波突出接住何小娘儿，捉对儿厮杀。施威正满肚皮没好气，却又寻不着人厮杀，更加闷气，便掏出一支金镖来，觑定华仲俞头额，突的打去。华仲俞正斗到起劲时，忽见眼前金光闪烁，便将头一偏，那镖擦耳而过。恰巧万人杰正将背对着华仲俞，那镖让过来，正打着万人杰的后脑。万人杰陡然受伤，仰身便倒。茅能手起一刀，将他脑袋剁了下来。何小娘儿吃了一惊，手一松，被凌波左手一鞭盖下，打得脑浆迸裂，血染青草。

章怡这时已帮着丑赫双斗华仲俞。这里茅能、施威、凌波一齐拥上。华仲俞虽是本领高强，怎敌得这五只猛虎，只招架得七八合，便虚晃一枪，退出圈子，拖枪逃走。方想将五人引到机括中去。不料迎面有人高宣一声佛号，吃了一惊，急忙定睛看时，却是个老尼。华仲俞素来闻得武当派中有个老尼，十分了得，料来就是她，便掉转头来，往斜刺里走去。

正走之间，忽见外甥丁印迎面奔来，便叫：“后面有贼！”丁印听了一慌，立定脚，没处逃走。华仲俞忙靠着丁印立着，想要回头迎敌。丑赫等还没赶到时，魏光忽从对面转到丁印身后，举起青龙偃月刀，一道青光，向丁印颈上砍来。丁印正在慌急时，也不知招架，只耸身跳开。魏光力猛刀沉，收刹不住，直劈刹过去，正刹在华仲俞背上，将一条百截铁蜈蚣斩成两截。这边卫赫、施威、茅能、章怡、凌波五人齐到，向着丁印五般兵器齐下。丁印没处躲让，更无从招架，只听得一阵铁响，便成为肉酱，也不知是谁打死的？

魏光便向丑赫等五人道：“各路都到了内花园外了，只

有您们打后门的还没到。因此大通师叔自己来迎救你们，并叫俺一路迎来。这一路的机括俺都已破了，赶快走吧。”丑赫等听了，便和魏光结伴直向南头走来。果然一路上门墙地下，各种机括都已破了，只见些破窟窿、烂消息。

到了内花园外，便见武当派弟子都已到了，将内花园团团围住。那花园墙上滚术擂石向下乱打，赛霸王朱高煦全身披挂，手持双枪，当门而立。后面胭脂虎石瑛，内衬金甲，外罩宫袍，手捧双剑，四面环顾。盖关西石亨和他侄儿石彪，领着侯海、韦兴等一班人督率兵丁，周围巡防。

茅能、丑赫等都要扑进去，钱迈止住道：“且慢！待师叔来了再说。”话犹未了，大通尼从北面走来，茅能等便一齐迎上去，乱嚷：“师叔，咱们打吧！”大通尼闪眼向墙头上望了一望，便道：“这园子四面都是机括。你们瞧，那墙上立着的人，脚步动也不动，料想他们立处以外，都有消息子。你们要攻打，须要小心，不要大意踏着消息子。”众人齐声答应。大通尼便来到园门口，亲自督率众弟子进攻，众人齐声喊叫：“杀奸王呀！”大通尼便叫卫颖领着钱迈等五人和丑赫等五人扑攻正门，文义等四人和龙飞等四人分向左右踹墙。

茅能、施威、丑赫三人当先抢门，恰遇石亨巡查到门口，便舞动钩镰枪，奋勇挡住。丑赫拦头便是一刀，茅能挥金刀拦腰砍去，施威挺枪当心便刺。石亨大喝一声：“来得好！”将枪就手一转，耍的车轮般一团大花，呛啷啷将三般兵器，都扫开一边。大通尼在后面见了，暗赞一声：“好枪！”施威等三人怒满胸膛，也不顾厉害，接续猛扑急攻。钱迈等在后见了，一齐怒发。八个人，八般兵器，同时向前

突出。大通尼忙高声大叫：“小心机括！”话未毕，众人已冲进园内去了，却没人受伤。

茅能等趁石亨敌不住，向后略退时，投空儿，争先恐后，挤进了园门。石亨便退到草坪中，横枪立待。丑赫当先赶到，石亨十余年前曾在大义寨前会过丑赫，且记得他曾经受过朱高煦的钱粮，便大骂：“忘恩负义的恶贼！”丑赫也骂道：“咱家正是来杀忘恩负义的恶贼的！”话言未了，茅能等都赶了过来，石亨拼命抵挡。

朱高煦见了丑赫，也满心大怒，舞动双枪冲杀过来。石瑛随后将双剑一摆，也冲将过来。这时文义、龙飞等四人已经蹿入。石彪、侯海等都过来助战。钱迈、魏光、雷通、柳溥围着石亨，丑赫、徐奎、徐斗、卫颖围住朱高煦，章怡、凌波、魏明、李松围住石瑛，文义、龙飞、茅能、施威围住石彪，种元接住侯海，火齐接住韦兴，岳文接住韦弘，武全接住陈刚，杀得山摇地动。

这时，天已大明，众侠士恐外面有人来援，且恐时晏不得走脱，都抖擞精神，奋勇斗杀。其中徐奎、徐斗和朱高煦有血海深仇，分外攻的凶猛。丑赫和石亨原是老敌对，也打的格外厉害。其余各人无人不想即刻扑灭朱高煦。这一场恶斗，真果是各尽其力，拼死拼活的刀枪乱举。

大通尼随后进园，见朱高煦和石亨二人越杀越勇，便大叫：“时候不早了，大家着力呀！”众人听得大通尼进园来了，更加精神百倍。徐斗便乘卫颖架住朱高煦左手枪时，便尽平生气力，挥起一镡，咬牙掳去。朱高煦将腰一闪，让过镡，横过枪来，便向徐斗刺去。徐斗忙架住时，卫颖又是一斧斜劈过来。朱高煦见卫颖如此凶猛，恨骂一声“反贼！”

将身一缩，掣回双枪，并刺过去。卫颖一低头，让过双枪，喝骂一声：“你才是反贼！”举起斧来，和丑赫的三尖两刃刀齐向朱高煦肩上分劈下来。朱高煦使双枪向两边一挑，拨开刀斧，顺手回枪，分向丑、卫二人刺来。徐奎、徐斗见了，两镗齐下，想乘破绽打死朱高煦。朱高煦见了，急忙退步收枪，两柄金镗分打在双枪杆上。朱高煦哈哈大笑，叫一声：“小子们，来吧。”两手一使劲，双枪乱舞，耍耍耍滚作一团。丑赫等四人攻去，尽搁在枪上，甬想近他身子。

这边章、凌、魏、李四员女英雄，裹住石瑛酣斗。章怡素来好胜、见久战不下，深恐各人得功，单走了石瑛，吃男子们笑话女子没用，便将双剑分开，乘空转到石瑛身后，将左手中剑。刺她后颈，右手的剑直刺她后腰。石瑛身躯灵便，心思细密，见章怡转到后面去，已小心防着，这时觉着后面冷风飘忽，急忙转身尽力将右手剑向上一扫，将章怡两剑一齐扫开，左手的剑，却仍和凌波、李松纠缠。魏明就这空儿，急向后退了两步，双手挺矛，使尽气力，喝一声，复向前急骤几步，对准石瑛腹上，猛然刺去。李松也乘此抽出右手短戟，向石瑛右腰猛扎。石瑛大惊，忙抽身向后一跳，跳出圈子，避开了几般兵器，才将双剑耍开，猛虎一般，向凌波猛扑过去。凌波将双鞭一摆，呛、呛、呛一连架开几剑，章、魏、李三人已复围上来。

石彪见姑娘被围，杀得冲出冲进，心中大急。想要去帮助，又被文义、龙飞、施威、茅能裹住，不能脱身。便奋起精神，将铁棍舞得如龙蟠太空一般。施威见了，恐石彪要逃走，急挺钢枪，向石彪上三路乱刺。石彪偏身子，一甩脑袋，才让过去。文义的三尖两刃刀已向石彪肚腹砍去。茅能

也乘势抡刀从石彪后面横剁。龙飞也忙挺铁戟，直刺石亨肩部。石彪性起，身子向左一挺，同时将棍四面一缴，捌开了四般兵器，顺手一棍，向龙飞扫去。龙飞将戟架开，就势一戟还扎，石彪才立定两脚，便迎面扫一腿，将戟扫开，同时突、突、突的一连几棍，连向文、施、茅三人打去。三人齐挥刀枪招架，顿时扭作一团。

钱迈这时正因猛架了石亨一枪，跳出圈子来，瞧钢戈可曾受损？瞅见石彪这般凶狠，暗想：今日不宰翻石家一两个，断不能取胜。便将钢戈一顺，向石亨后肩刺去。石亨才架开魏光的青龙偃月刀，知钱迈到了后面，便向右迈开一步，接着身子转了个方向，反手使钩镰枪，还刺钱迈。钱迈的钢戈便刺了个空，用力过猛，突过前面，收不转来。石亨的枪看看刺到，雷通、柳溥见了，急忙斧矛齐下，压落石亨的钩镰枪。魏光便抡刀猛剁。石亨一面让过青龙刀，一面掣枪还刺，钱迈等仍然不能取胜。

种元回头见朱高煦、石亨等都越杀越勇，暗想：我快了这厮吧，不要大功劳全被人家得了去。便挺戈架开侯海双刀，兜心便是一戈。侯海身子伶俐，见戈来势凶猛，就地甩了个空心斤斗，甩开一丈多地。种元喝声：“小贼甭跳！”急骤进几步，双手一挺，将戈直杀向侯海前心。侯海脚跟还没立定，招架不来，只得向下一坐身子。种元金戈来得太快，就这一刹眼间，已刺进侯海左肩。侯海擻不住痛，身子向后一仰，扔刀倒地，血花乱溅。种元不曾杀过多人，见侯海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冒血，以为是死了，且是种元这时一心一意只想去杀朱高煦，只略瞧了侯海一眼，也没仔细瞅望，不曾再加一戈结果他，便飞舞长戈奔朱高煦去了。

火齐这时正在种元不远，力战韦兴。火齐使的是镋钯，这家伙，韦兴不曾见过。初时便有些疑惑。后来战了二三十个回合，更满心惊惧。勉强撑持了一会，忽见侯海倒地，益发惶恐，手中双铜一松，被火齐一钯打在左臂上。韦兴大痛，不敢再战，急忙负伤转身便跑。火齐伸手一钯，又打在他屁股上，扎了八个窟窿。韦兴大叫一声，连奔带跳逃走了。火齐无心追赶，便来助钱迈等战石亨。

武全和陈刚猛斗，一个是余勇可贾，一个是新败之余。陈刚自不是武全的对手。相斗了三五十个回合，陈刚已力不能支，武全却是越斗越猛。陈刚料难取胜，便想逃走。无奈武全手中使的托天叉，解数新奇，不怕陈刚是太行剑士，也不认识这叉法，竟被缠住不得脱身。勉强斗了些时，正在想法脱逃，忽斜刺里一钩镰枪刺来。陈刚忙挥剑架开。武全不知是何人来助，却因此滞了一滞。陈刚大喜，乘此空儿，虚挥了一剑，拔步便跑。武全这时见来者是没毛虎董安，便不去追陈刚，忙和董安招呼。便引董安见过大通尼，二人一同去助攻朱高煦。

韦弘原来欺负岳文年纪轻，有些轻视他。及至一交手，岳文使一柄金钺，韦弘虽知道这家伙名儿叫钺，却不知如何使法，如何应敌。岳文将钺使的上下左右直滚的一团黄雾一般，且是反正都可杀剌。韦弘久不打仗，臂力也懈弱了，一个不留心被岳文一钺削去一条臂肉。大叫一声，提不起钢鞭，只得扔了，抱伤逃走。岳文见朱高煦还不曾授首，便赶去助战。

大通尼见二十一人攻不下朱高煦和石家三人，看看辰牌将过，心中大急。便想着朱高煦这时虽不该死，尽似这般挨

延时，怎毁得这贼巢。不如先去却他一个，使他惊逃吧，便来助章怡等攻石瑛。石瑛近年来养尊处优，淫荡过度，身体淘虚了，大非昔日英雄气概。这时敌战着四女侠已是勉力支持。怎当得大通尼这斲轮老手加进战场。章怡、凌波等见大通尼来助，顿时精神千倍，八臂如飞。石瑛咬牙狠拼，又斗了十多个回合，两眼一花，被魏明一矛刺进小腹，顿时双剑落地。凌波双鞭当顶一盖，李松双戟刺胸，章怡双剑劈肩，立时将个石瑛如凌迟处死一般，弄得七零八落。大通尼忙叫四女侠去助战朱高煦，忽听得朱高煦顿喉大叫一声。

不知朱高煦何事大叫，下章续叙。

第三十六章 破奸窟众侠奏奇功 捷春闱伟士陈新策

话说朱高煦见石瑛被众侠打死，痛澈心脾，大叫一声，将双枪左右分扫，拨开八般兵器，耸身一跳。平空跃起，跳出圈子，直奔众女侠。这时材官、猛士俱已死的死、散的散了。所招的兵勇，早就逃的逃躲的躲了，只剩下朱高煦和石亨、石彪三人。石瑛已死，石亨、石彪也各回身来图报仇。大通尼便指麾二十一侠士将三人团团围住，四面环攻。

朱高煦正在拼命抵挡，专寻女子突刺之时，忽见园内高楼轰的一声，屋顶冲破，浓烟乱冒，火星迸飞。心中大慌。石亨、石彪也意乱心惊，都知道没法全巢了。便拼力冲突，想夺路逃命。朱高煦在中，石亨在右，石彪在左，向一角上冲去。

正在这紧要关头，忽见高楼走廊上，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儿，当中立定。肩头倚着一管铁笔挝，两手弯弓搭箭，大喝一声：“贼子看箭！”声未了，飏的一箭，向朱高煦射来。朱高煦没想到楼上会有敌人闯出来，正酣斗处，左肩上猛中一箭。恰巧这时龙飞见朱高煦凶猛难制，退出圈子，背上拔下一支短戟，欵的向朱高煦标去，正正标在他后背。朱高煦痛不可当，不敢再战，只得忍痛耍开双枪，拦住攻来的兵器，腾身飞起，跳上假石山头，猛一耸身，横飞出墙外去了。

众侠士连忙争先来赶朱高煦，却不道放松了石家叔侄，捉空儿逃走了。却是楼上那小孩想再射朱高煦，没来得及，便扭转身躯向石亨射去。石亨正在越墙，忽听得嗡的一声，腿上忽觉剧痛，知道中了箭。这时众侠乱放暗器，石亨也顾不得痛楚，带箭蹿出墙外去了。石彪逃得快，算没吃着什么亏，平安逃走了。

大通尼忙约住众侠，高叫：“甬追，朱高煦命还不该绝啦！”复回身向楼上召那小孩儿下来。那小孩儿握着铁挝，抓住廊柱，使了个燕子扑梁轻轻跳落地下。施威一眼瞅见，便叫：“八哥儿，是你吗？”徐奎这时也认出便是他家老马夫王开的儿子王济。还是前年逃走了的，不料在此相遇，便上前大家厮认了。徐奎便问他：“怎生在这里？”王济笑嘻嘻的道：“我报仇来了。”

大通尼道：“这时且不要叙话，先将这妖窟毁了，回去再细谈吧。”众侠齐声应了，分头去放起火来。待里外浓烟四起时，已听得外面街上忽哨乱鸣，号声呜呜。众侠知道有救火的来了，纷纷跳出屋外。

众侠出了汉王府，都打僻静巷中悄悄的回下处来。这时，街上人都奔去看起火，也没人管到僻静处。即使有人遇着这班侠士，见他们刀戟如林，雄风抖擞，谁也不敢惹事，因此众侠士得以陆续回来。除丑赫因攻后门时碰着机括，中了一箭以外，余都一无损伤，且收得没毛虎董安、震天雷卫颖、八哥儿王济三人。

众人回到下处，吴璥迎着动问：“事情如何了？”大通尼答道：“托天福，妖窟毁了，只逃了高煦和石亨、石彪三人。”吴璥便向众侠士道贺，迎进里间，落坐歇息。一面叫

丫头将预备好的酒饭端出来，摆下三桌。众侠士纷纷卸了战衣，擦拭兵器，只带随身短家伙，以备万一。大通尼便邀众人到外面厅上来吃喝。这时众人已杀了一夜，腹内早已空空，见了酒饭，都狼吞虎咽起来。一霎时，已碗尽壶空，杯盘狼藉。饭后散坐，大通尼便和王济、卫颖、董安等叙话，众侠士都围坐一处。

大通尼问王济道：“您怎么独自去卧底的？”王济道：“我父亲原在魏国公府，曾随老王爷，血战半生。不料朱高煦那厮人面兽心，归燕省父时，差侯海那贼来府里盗那匹破雾追风九点桃花马。我父亲为保那宝马和侯海那厮拼斗，论我父亲的能耐，不要说一个侯海，就是十个侯海也不能胜他。却不料气血衰迈，眼睛欠明，竟死在侯海那恶贼手里。我自父亲死后，虽是蒙夫人、公子瞧得起，另眼看待，并叫我陪公子一处习艺。却是父仇不共戴天，终日梗在心中。后来蒙王老师怜我孤苦，尽心教导，学成武艺，我便求夫人、公子放我出外报仇。无奈夫人、公子都不允许，说这里叛逆之事，做不得的。我想，我在这府里出去，府里又和朱高煦不睦，难怪夫人、公子怕连累。便和二公子商量，二公子也劝我稍缓。我又耐了两年，实在捺不住了，便独自逃走出来。这时我已认识了许多流民、痞棍，他们都是仗着朱高煦手下人的势焰，无恶不作的。我逃出来以后，便托他们引进。先进去当小厮，后来因有只老鹰刁了朱高煦一只心爱的锦鸡，方才飞起，是我一箭将老鹰射落，救了锦鸡。朱高煦见了大喜，便盘问我武艺。见我对答不错，便叫我当猛士。从此我便进身了。没多时，朱高煦被我哄相信了，里里外外也都拿我当红人，和我拉交情。我因一念报仇，便口角春

风，不肯得罪人，大家便送我个外号，叫做八哥儿。我在里面二三年，从来不曾出来过。他们里面有许多是犯了法来投托的、也终年不出大门，便以为我也是犯了法的，并不疑心。去年夏天，朱高煦派我管内花园的机括。后来我见铁臂施爷忿忿不平，颜色两样，知他必不是甘心在此的，便设法试探，果然是武当派的好汉。我便和施爷约定，若有人来攻打时，我决计里应外合，昨夜我因是父亲的忌辰，偷偷的奠了些酒浆，暗中祷告父亲保佑，使我得报冤仇。忽听得锣声当当响亮，心中又惊又喜。连忙到楼头静听，果然有人厮杀。便忙回里面，想要刺杀朱高煦那贼。不料才上三层楼扶梯，已见朱高煦和胭脂虎全身披挂，立在梯口。我只得假作报讯，朱高煦便叫我守住机括，不要走开。我见石亨叔侄也在楼上，料来不是他们的对手，只得回到二层楼。直待喊声已近园门，我便将机括总线割断，朱高煦还有一间火炮房，就在楼下后面兵器房隔壁。我便去将管火炮房的材官杀了，将门堵住。又到兵器房放了火，再回到楼上，便有许多人和我作对，却都被我杀了。胭脂虎养的一个小子，一个姐儿，也全被我宰了。也放了一把火，顺手在墙上取了朱高煦平日用的弓箭，到楼前来助战，便遇着师叔了。”

徐奎待他话毕，才问道：“您可知那九点桃花马现今在哪里？”王济答道：“在宫里。朱高煦那厮时常骑了来，我瞧见的。”施威问道：“那兵器房里有个会造飞炮的汉子，可曾逃出？”王济道：“昨夜他不在府中，大概没死。”施威听了，摇头道：“这倒是留一个后患啦。”众人纷问：“这人怎样？”王济便道：“这人名叫平地雷孙鏊，善造异样火炮。原是锦衣校卫，被朱高煦厚禄聘来，造了许多火炮。昨夜好

得他宿在外面，若他在里面，放起火炮来，不单是我不能烧兵器房，还不知要伤多少人啦。”众人听了都道：“这是天亡朱高煦，故此他不宿在里面。”

卫颖听王济说毕，笑道：“俺倒不曾知道您这小小年纪，竟也是一个久抱异志的。早得明白时，大家也好携手同行，彼此有个商量救助。”魏光笑着瞞言道：“您虽不知他久抱异志，俺却知道您久抱异志。”大通尼便问卫颖道：“您因甚到汉王府去的？却又因甚不早离开，直到今日才始反戈相向呢？”卫颖长声叹道：“俺的事，才叫做一言难尽啦。俺自幼父母贫穷，家计凋敝。俺七八岁便给人家牧牛，这牛主人便是我后来的师傅，姓金名纯，是关西、河北有名的达官、山东大刀金纯。俺到了金家二年，石亨这厮才来学艺。后来金大刀见俺力大身壮，才十三岁，便能抓住牛角，向水中硬拖一条水牛上岸，便收俺做弟子。叵奈石亨这厮瞧不起俺，说俺是牧牛奴，不和俺同学艺。师傅训斥了好几次，终算他和俺一同练武，却仍是不和俺说话，师傅也没奈他何。这般过了六七年，石亨辞师走了，俺却仍随师傅读书练武。师傅便叫俺点穴，并说石亨这厮的相貌，将来要位极人臣，你须赶他不上。俺传你这点穴功夫，免得被他欺负。俺深感师傅厚恩，刻苦学习。两年多，才全练会了。却不道师傅这时一病身亡。师兄金禅因体弱习文，在国子监读书。闻讯奔回来，料理了师傅的后事，便送俺一百两银子要俺回家。俺从此在江湖飘泊，也时常在镖局里寻些事做做，赚些银钱，寄回家去养父母。似这般一混十年，父母俱歿了。俺便远走关西，恰遇石亨和他的侄儿石彪回乡祭祖，在渭南遇着。石亨便劝俺投军，俺因不想在他手下讨饭吃，没答应。

却是他待俺的情形，竟和从前似是两个人一般，十分亲切关顾。俺想着：和他多年不见了，也许他如今作了官，阅历已深，改了从前的心性了，便也和他亲近了些。他邀俺进京，俺也没答应他。

“去年秋末，俺听得京城里开科取士，并选将材，便南下到京。才一进城就遇着个娼妓，名叫白狐狸龚词儿，箱里失去两副金条脱，一百贯宝钞。城门口查得俺身边带的盘缠，恰巧也是一百贯，便硬指俺是偷了那娼妇的。那娼妇也硬说这一百贯就是她失去的，立时将俺押到兵马司。俺百般声辩，且是宝钞上面有山西银号的钤印。那娼妇竟说他的宝钞是山西客人给的，因此有山西银号钤印。我便被兵马司里硬当小贼办，钉镣收监。不料这娼妇和石彪要好，特来投奔的。石亨也和她沾沾惹惹，不清不楚。有一天，王八陈丕紫来叫那娼妇去领赃，石亨恰在她家，闲问起来，得知是俺。那厮便故意叫兵马司不要放俺，多给苦俺吃，长枷大杖，逐日拷掠。那厮却来故意见好，送些饮食伤药。俺受了一个多月的冤枉罪，那厮才拿了朱高煦的帖儿，讨了俺出牢。俺不曾知道是他的诡计，倒十二分的感激他。他又对俺说汉王仁义盖天下，如何如何的好，劝俺投他。俺那时以为真是朱高煦救出牢的，不知就算是偷窃，也只杖逐罢了，不会受到这许多苦的。便听从那厮，投在汉王府里。

“才进去没多久，石亨那厮时常对俺说，应当设法报汉王的恩。俺也想报答了他，俺仍干俺的营生去。哪知石亨那厮竟叫俺去行刺太子，俺才知他们是谋反叛逆。心中虽是恼恨已极，却见他们人手众多，料来抵敌不过，且是还以为他们有恩于俺，不便翻脸，只装病推却了。又过了些时，俺才

听得石彪酒后泄漏石亨要使俺死心受命，设计陷害俺的情形。俺满心大怒，恨不得立刻将两个狗彘的拿来碎尸万段。却又想到：俺独自一个，断弄不死他两个。便乘空夜去到太子宫中留柬告变，想待有人来捕捉时，俺好暗中帮助。不料许久没音讯，想着：太子仁孝素著，他和朱高煦是同母弟兄，怎肯因这一封密柬，手足相残。便决计盗了汉王府盟书，待皇爷回銮，再去告变，却不道众位英雄前来灭他。”

吴璘在旁听着，连忙禀问道：“盟书可曾盗得？”卫颖答道：“先时因那厮们防备严紧，下手不得。曾设过许多计较，不得到手。昨夜乘乱里，冲到那密藏盟书的楼上，宰了那看守盟书的材官，抢得里面两匣文书。弃了匣子，包扎在此。”说着便向怀中取出一大包文书来。众好汉起身近前瞻时，都是些各处绿林的人马数目和投降表章，紧要来信，以及和番部外国交往信札等。另有一个大红封套，抽出瞅时，果是盟书。朱高煦的党羽都有名字在上面。连董安、王济都在内，却没卫颖的名字。其中的姓名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大略瞅去，是白莲教和闽广派最多；其余多是绿林和江洋大盗；还有几个名字不似中国人的。大家都瞧过了，卫颖便交给大通尼收藏了。

董安见卫颖话已说毕，不待众人来问，便开言道：“俺这回弃暗归明的缘故，想必众位英雄都不曾知道，且是必须下问的。不如俺自己明明白白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也见得俺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须知俺想反朱高煦并不是昨夜见机而作，俺抱此心志，已经许久了。只苦没机会，且是独木不成林，隐忍直到今日。要是早知震天雷、八哥儿都有此心，俺早已和他俩三人合力轰轰烈烈干了一场了。可笑大家都闷在

鼓里，都恨没帮手，还要彼此防备着。这也是朱高煦的汉王府该应到今日才破，才有这些隔阂。俺原籍是山东郛城县人氏，自幼爱习拳棍，结交了一班江湖朋友。后来父亲亡故，俺将万贯家财全散在这里面。直到十六岁时，才得遇名师学得十八般兵器和纵跳功夫。到二十岁时，家业已衰败了。俺又不会做生意，只得在山东一带，授徒糊口养母。混了两年，遇着铁蜈蚣华仲俞，和俺订交。俺见他武艺出众，人才飘逸，便推心置腹和他交结。俺母亲因俺父亲去世时，感着寂寞，便抚了个同宗的侄女作女儿，名叫声翰。这年因为山东大荒，俺母子无法得活，华仲俞便乘机劝俺到胶州青岛去投奔那里好汉丁成道。俺不合信了他，举家和他同去。到了青岛，丁成道相待也还不错。过了些时，得知丁成道和他妻子华氏华仲俞的姊姊，都是海洋大盗，华仲俞便是箭子。却是这时俺已身在网中，摆脱不得，只得随和了。好得他们专只劫漂洋海舶，有的截劫倭寇，却不曾伤害过百姓。过了一年，俺母亲病了，俺便日在内室侍奉。只见妹子不大理会，觉着奇怪。后来母亲死了，妹子也不大伤心。俺想要问她时，却因妹子是在内室和丁家内眷一同居住的，没多时见面，便不曾问得。只是心中抱着个疑团，疑惑妹子是被丁家弟兄诱坏了，却也还不曾想到旁的事上去。

“这年丁成道死了。俺妹子却哭得异常惨烈，如丧考妣一般。俺心中更加疑惑。恰巧丁成道落葬以后，朱高煦便派人来岛聘请丁家哥儿四个连华仲俞和俺二人。这时，丁家只坐地分赃，做个海盗头儿，轻易不上船出海了。加以丁家小兄弟都想出身做官，一口答应了。去年中秋节后，朱高煦又差人来，送了许多财礼，说是非请到京城走一趟不可。俺便

和华仲俞陪着丁奋等弟兄四人上京。到了京城，才知朱高煦要刺杀太子，夺皇位。俺们到时，太子被刺没死，又改了期了。俺们便暂时住在汉王府里待着。

“去年腊月，丁家兄弟要送银子回家，被俺听得了，便要代他送去。不料他哥儿四个和华仲俞一齐阻拦俺回青岛，却又没道理可说。后来说不过俺，没法，只得允俺回岛去。俺到了岛里，先不进丁家，却在海滩上相熟的渔船中藏身，夜间暗进丁家去。直到内进，寻着俺妹子的卧房。将她唤醒，问她母亲怎样起病的？她初时不肯说，后来俺拿刀逼她，才说出真情来。却是丁成道那老禽兽在世时，将春药和在酒内，诱奸了俺那不肖的寄妹声翰。没几日，被俺母亲察觉了，责备声翰一番。声翰告诉那老禽兽，老禽兽便将药给俺母亲吃了，陡成痼病而亡。后来老禽兽死了，这四个小畜生竟又迫奸声翰，且是弟兄轮流奸宿。俺听了这话，痛恨声翰这该刮的娼根，也顾不得许多，便将她宰了，连那华氏也了了帐。声翰这娼根虽宰了，丁家兄弟岂能轻易放过，俺便转身南下。到京时，打听得了丁家四只小禽兽，还没得讯。俺便进汉王府，他们也都未觉着，俺便想待到夜里下手，报仇后，再远走高飞。晚来方在擦磨兵器，忽听得锣响，又见丁奋等披挂，俺便打定主意，不论是谁来攻打，俺终给他个措手不及，宰却这群禽兽。如今只逃了丁威一个，料他一定奔回青岛去了，俺立刻便要赶去，众位英雄，后……”

大通尼忙拦道：“您甭急！我料丁威一定不会就回青岛去。什么缘故呢？您杀他兄弟，他一定是知道的。既知道了，必要寻您报仇，怎肯朝家里奔？您只在此待着，保管遇得着丁威。您如今奔到青岛去，不单是追不着丁威，反而要

被他们余党陷害，独自一个，哪能照顾得到？踏入罗网，反使丁威快活。您如要斩草除根，要报大仇的，便不要走。”董安听了，低头想了一会，便坐下了。

王济、卫颖、董安三人心事已经表明，便动问众英雄来踪去迹？众人也一一大略说了。彼此同心相应，同气相求，欢然一室，开怀畅谈。说来说去，又说到朱高煦。大通尼便道：“汉王府虽毁了，只杀得一个石瑛，朱高煦这恶贼还在，且是他的党羽太多，遍于天下，也不是咱们这几个人能够斩尽灭绝的。如今便得想个方法，了结这一桩公案才好。”

钱迈首先说道：“咱们如今差不多又要北去破白莲教了。朱高煦那厮，天生勇猛，武艺高强，断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要了他的命的。他经了这一场事，一定向皇宫里一躲。咱去追寻他，却不比汉王府好任意施为了。何况师叔还说及他的党羽，这更不能不想个善法，使朱高煦不死也得禁入高墙才好。”

吴璥接说道：“我倒有个计较在此。只是我是个能说不行的，还须诸位一劳才得。”大通尼忙问道：“怎样的计较？”吴璥答道：“这计较，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便是震天雷方才说的：待皇爷回銮去告变。咱们如今将震天雷所得的文书，留下一个底子，以备查考，却将真凭实据，暗地里送给永乐爷去。让他老子去惩他。这班绿林都有名字在内，谅来也都要尝一尝官兵剿办滋味。这么一来，便甭咱们自己动手，也没个照应不来了。”众英雄听了，一齐拊掌称妙。当下便议定请吴璥将两匣文书录下，并请文义、武全、龙飞、章怡等一班善写字的，帮同抄录。一面探听回銮的消息。

朱高煦中了箭、戟，急逃出汉王府后，拔下载来，见杆上刻着“浪里龙”三个篆字。又拔下箭来瞅时，却是自己用的雀翎一箭。顿时满心忿恶，恨不得将攻打汉王府和内变降敌诸人，立刻拿住碎尸万段，才消得心头之恼。只是这时只剩得单身一人，料来抵敌不过；且是身上连带两伤，好生痛楚。便拖着双枪，转到僻巷中，回头再望那汉王府时，只见高楼顶上火球乱舞，烟团直冲。夹着那毕毕剥剥火炮爆炸声音，炮子裹着浓烟，四面乱射，如上元花爆一般。只气得咬牙切齿，跌足捶胸。想到十余年心血，一旦付之一炬，又不自觉掉下几点热泪来，长叹了一口气。复又摩拳擦掌，恨声道：“我高煦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却又舍不得走开不看。仍站住，定睛呆望着。不多时，忽见连起几个火头，红光冲天而起，映着初出的日光，更觉红焰满空。接着遥听得哗啦扎震天价一声响，便见一大团黑烟，夹着赤焰，向上猛冲，高楼挫倒，火势反延宽了。

朱高煦见了，摇头连说：“完了，完了！”将枪一顿，掉转身来便走。却又恐遇着救火的民夫兵壮，只得穿到秦淮河岸，拣那小巷里走去。行没多远，忽见前面墙根坐着两个人。近前看倚着一家人家的后墙根，蹲下歇息。陈刚见了朱高煦，忙立起来，喜道：“小爷平安，好极了！”侯海也要挣扎立起。朱高煦忙止住他道：“您不要动。”一面便问陈刚道：“你俩怎生逃出？可知伤了多少人？”陈刚道：“俺见势头不好，便伏在墙外，想要截他们几个。后来听得贼子攻入内花园，便连忙爬在墙头观看。正要放暗器助战，忽见夜狐狸突然从地下爬起，拼命向墙上蹿，俺连忙攔着他两手，接了一把力，救了他出来。捱了半晌，才挨到这里。”朱高

煦便叫陈刚去唤一辆骡车来，陈刚应声去了。

不多时，陈刚领着一辆骡车来。朱高煦便叫陈刚扶了侯海上车，自己也上车去，靠住侯海坐着。复命陈刚回邸去，叫人架车到皇城后宰门来迎接。陈刚领命去自雇牲口，到皇城根，才进皇城去，到汉王邸，向长史钱巽大略说了一遍。钱巽连忙叫人驾车，亲自率领仪卫，出皇城迎接。

才出皇城，便见一辆骡车，飞驰而来。钱巽连忙近前迎接，看时却是韦兴、韦弘兄弟身带重伤，全身染血，躺在车内。钱巽便叫人搀扶二人下车，驼上牲口，仍命人搀抱着回邸去。才开发了骡车，又见石亨、石彪二人衣甲不整，眼泪摩娑，各乘街驴回来。见了钱巽，下了牲口，相对无言，长叹一声。开发了牲口，马匹，自入邸去了。

钱巽方要叫陈刚去探问时，已见一部骡车缓缓而来。忙迎上前去，果是朱高煦和侯海在车内。钱巽便叫人侍搀着朱高煦换车，又叫侍卫抱着侯海换乘马匹。仪卫簇拥着朱高煦进城，钱巽、陈刚也随在车后回来，直到汉王邸内堂停舆。侯海等自到材官房去歇息养伤，钱巽随朱高煦到书房来。

朱高煦到了书房，卸了盔甲，洗漱毕，换了里衣，斜倚在软榻上。内侍献过茶汤，钱巽上前问过安。接着便是王妃率领皇孙、郡主出来问安。钱巽回避了。待王妃进内去，朱高煦叫，才复到书房来。朱高煦命他坐下，将前事告诉他，并道：“我在梦中听得喊杀声音，便连忙起身和石近侍披挂了。方要出来。贼子已攻到内花园门前了。最可恨的是王济、卫颖、董安三个恶贼，我待他们不薄，竟敢约同诸贼，里应外合，先将机括弄坏。先时那些贼子都围在园门口，不敢进来。我也想他们冲进园门时，给千斤闸、大斧头压死劈

死。不料有了内贼，千斤闸也不落下了，大斧头也不见了。贼子攻进来，我正暗喜他要中机括，哪知全然没事，反倒突然向我奔来，要不是石亨拦了一仗，我全没提防，还要遭那厮们毒手呢。”钱巽道：“王爷且不必着急。府里亲军还有三千，外面还有各处水陆英雄。丢了这一个所在，不过是少了一个招贤馆，于大业原没一点妨碍，反分清白了径、渭。王爷只管宽心，如今只打听逃出的人有多少？被害的有多少？密信、盟书可有人携出？再设法善后，仍旧可以约期行事。”

朱高煦便叫陈刚进来，命他带四个侍卫去打听：死伤兵将多少？盟书、密信还在么？陈刚领命，换了材官服色，带了侍卫去了。朱高煦便问钱巽道：“如今准备的兵粮、火炮都没有了，邀来京中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全完结了，这事如何办法咧？”钱巽道：“外面还有许多英雄好汉，受王爷的恩典的，只要有机会，还怕没人用么？”朱高煦道：“目前机会如何？”钱巽道：“目前圣驾回銮，滚报已过济南了。就让咱们占得南京，圣上带领征番兵将到来，也无法抵挡。所以目前虽被贼人攻毁了外府，也没甚要紧。”朱高煦道：“似这般，哪一天才是机会呢？”钱巽道：“王爷甭急，机会尽多着啦。如今待圣驾回銮，各卫兵归防，京城无多人马，那时便要非非道人在北方动起来。待兵部将兵调往北边时，咱们却教南方水陆英雄各处动手。趁闹里，便将天下拿过来了。”朱高煦道：“除却这个，还有好什么？”钱巽道：“有是有两个计较。只恐王爷行不得。”朱高煦急道：“只要能挣天下，没有行不得的。快说，是什么计较？”钱巽道：“一个是王爷拣个日子，暗带力士进宫请安，却于中取事。

待事成时，一总推在太子身上，王爷却声罪致讨，将太子拿办了，名正言顺的登基称帝。还有一个计较，只是慢些。如今便派人四处做案子，却口口声声说是太子的人，却暗中教人进宫刺了太子和太孙，那时外面的人都怨太子，仇家遍天下，便疑不上王爷了。”朱高煦喜道：“正是前头一计神妙，比您从前想的刺太子的计策好多了。只是这个进宫行事的人不易觅着，要不然，我早就想到动手了。”钱巽道：“王爷所收诸英雄之中，难道没一个做得来的么？”朱高煦道：“内里侍卫班中很有几个老剑士，就是老爷子手上也不弱。这事除却我亲自去，还有些把握，如今收得的这些人，没一个赶得我上的，怎能办得了？”钱巽道：“王爷何不差人问非非道人可有能人？”朱高煦想了一想，点头道：“或许他那里有这般好汉也未可知，即使没有，便要他派两个深晓法术的人前来，也就行了。”

正说着，陈刚已回来复命。朱高煦问他：“可曾查探明白？”陈刚道：“已有些眉目了。王爷出来后，许多救火的赶来救火。京营人马，城上差役，也都到了。后来锦衣卫掌印都督得知是王爷外府起火，也派了个官儿领了许多校尉来护救。却是前后都关闭着，不得进去。大伙儿打了半天才打开。里面已烧得差不多了。待京府、京县来查时，一共杀死七十三人，银钱财宝都没有了。内花园高楼全毁，外面各处房子也都烧了，只剩下马号没坏。据府里目见的差人说，死人中没有一个着白衣或是道装的。大约教里人都没坏事。又听得说，高楼是由上向下烧，倒下来的。最底下一层只压没了没烧坏。想那盟书等物在楼顶上，大约是烧掉了。如今府、县和都衙里都不敢处置，正想托人暗中来请王爷的

示。”

朱高煦听了道：“只要没了后患，我竟给他个不认是我的地方，任凭他们办去。”钱巽忙道：“这却不可。一来，石近侍尸身还在里面，二来王爷不妨径认明是别墅，只不说王爷昨夜在里面，着落该管衙门缉凶严办。既能使贼子们畏罪远扬，免得手脚，又可以借此催各衙办案。办不着时，不愁他不孝敬些。”朱高煦拍掌道：“妙！”

忽报：“石指挥叔侄进见。”朱高煦便叫：“进来。”石亨、石彪这时已洗盥了换了衣服，因恐王妃等在内，不敢贸然进来，所以这时才进见。到书房中，行礼毕，朱高煦叫他叔侄二人坐下。石亨、石彪谢过，坐在下面。想到石瑛死得苦，都噙着两泡眼泪。朱高煦见了二石，才触起胭脂虎惨死了，愀然不乐，半晌无语。

好一会，石亨才强抑悲怀说道：“王爷可知昨夜烧杀的这班恶贼，是哪里来的？”朱高煦道：“正是。我中了一支蓼叶短钢戟，拔下来瞧时，上面雕有浪里龙三字。这名字不曾听得说过，正不知是一班什么人？我疑心是太子差来的，只是又有那山东强盗牛儿丑赫在里面。”石亨道：“俺却认识许多人，都是武当派的剑士。那厮们专一和王爷作对，闯的事，也不止一次了。提起来，真叫人恨得牙痒痒的！”朱高煦点头道：“武当派着实可恶，我誓必灭却这班恶贼，给石近侍报仇！”

说着又向石彪道：“你便拿我的金符到各衙门走一趟。只说昨夜有大班强盗打劫本藩别墅，杀人七十多口，焚烧全园房屋，钱财劫取一空。着该管衙门三日内缉凶归案，逾限责令赔补。你再到库上去支取一千银子，厚殓石近侍和殉难

众好汉。”石彪立起来一一答应了，自去照办。

武当众好汉打听得知朱高煦着落各衙门拿人，便商量行止。正在商议要分批到塞外去，忽听得门外人声喧嚷，将门打得擂鼓一般。众人都吃了一惊，各取兵器在手。这时于谦已出闾回寓，忙摇手向众人道：“且甯慌。如果是捉人的，早将大门撞开了。听这声音，恐是报闹讯的。”说着，便佩了蛟龙剑，前去开门。

才到后堂，吴璥已先听明是报子来报喜，叫丫头开了门。只见两个红衣报子，手执报条，一见吴璥，便叩头道喜。吴璥接过来，展开看时，上面写着：

捷报 贵府新贵人于相公名谦，
蒙主考官夏特取，得中了酉科第六名进士。
稳步玉堂
永乐十五年×月×日。

报喜人：连中、三元。

吴璥取银两赏了报子，一面将报条高悬堂上。众英雄齐来观看，都向于谦贺喜，并向吴璥道贺，吴璥也自欢喜。于谦却只谢了众人，便伏案修书给父亲于太公，神色一如平昔。众人都暗中钦佩他的定力过人。

这时，新进士报条高挂，吴璥又叫人拦门结彩悬灯，堂前铺设齐整，银烛高烧。众英雄都换了衣服，大家在屋里帮着忙碌。明朝最重考试。凡是新科进士，官府遇事都要带过三分，差役更是望而生畏。这也是明太祖特地提高读书人的声价，使天下人都羡慕奔赴，群趋于文弱一途，好长保他的帝业不替。却是武当派众侠士这时藉着于谦新贵人的牌子，谅来没人敢惹，便决计且住到永乐帝回銮再走。

于谦中了试，自有拜主考、房官、各老师，会同门，谒圣，赴鹿宴，同乡送贺仪，会馆拜客，种种繁文缛节，不待细说。吴璥忙着教导这样，招呼那样，虽是精神焕发，却也疲劳不堪。一直忙了十多天，又要预备殿试。于谦却从容不迫，按步依次，一桩桩了处。事情松懈时，也只是静坐，或是和众好汉畅谈高论。全不象旁人忙着习殿试卷，读策论。

又过了两天，永乐帝回銮到京。太子率领勋旧大臣文武百官出城渡江迎驾。进城后，亲祭姚广孝并询问诸大臣军国大事，却只听得奏说汉王高煦的不法情事，连篇累牍。永乐帝大怒，立时下旨：“高煦着就藩云南。”朱高煦不奉诏道：“我有什么罪，将我发配万里？”永乐帝便将他改封青州。朱高煦托言有病，支展不肯动身。永乐帝念父子之情，也不再追究。

大通尼打听得这些讯息，便来和众人商量告密，却因钱迈、茅能、文义三人出外去了，想待人齐时，再从长计较，便先来和吴璥闲谈。正说话间，忽听得茅能大嚷大叫进来了。大通尼、吴璥不知他为什么事。却见茅能、钱迈、文义三人陪着一个少年进来。茅能满嘴乱嚷道：“吴先生快出来，保管您快活煞！”吴璥迎上去，才瞅清楚那进来的少年，便是他的儿子吴春林，大为诧异。吴春林早扑奔吴璥跟前，抱住他父亲两腿，叫了一声：“父亲！”涕泪交流，哽咽不能出声。吴璥也老泪纵横，泣不可仰。钱迈、文义、茅能搀起吴春林，大通尼、于谦、种元劝住吴璥，同到屋里来，直到大通尼禅房中坐下。众好汉和吴春林不认识的，也全都知道是吴璥之子。问过了名字，各自通了姓名。吴璥听得武全是广西人，便问：“有一位武太史，印篆上是个朝

字，下是个模字的，可是贵华宗？”武全起身答道：“便是家严。”吴春林便和武全攀世交，并道感谢之意。将雪中遇救的前事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赞孝义两难。吴墩问吴春林道：“你一晌在哪里耽搁？既到了保府，便应得知道我在山东呀，怎么反这时奔到京里来？”

吴春林道：“自从和钱二哥等四位兄长分手后，便直到保府城里。一打听，弓爷早已高升了。府里人却都知道吴师爷，有人对我说：‘弓爷升了参政，吴师爷到山东、曹州单家庄坐馆去了。’我便连忙赶向曹州，到单家庄去。不料路过新安驿，遇着几个强盗将我捉了去，关了四五天，又将我弄到一个大寨里。那寨里大头儿不曾见着，二头儿姓张，名裕光，问得我是个读书人，便叫我给他做一封表章，是上给汉王的，表上却要称陛下，我被逼没法，只得代他写做好了。那强盗便要留我在他寨里做文案，我就将万里寻父，不能耽搁的道理说了。那强盗也还有良心，听我说的实在，便将行李、马匹、银两一概还给我，又派两个喽罗送我到了山东曹州境，我便独自奔到单家庄探问。庄里有一位教头，姓欧名弘，接待着，留酒留饭，十分殷勤。并告诉我父亲已被浙江于家聘到杭州旋乾村去了。我便告辞起程，打徐州一带直奔浙江。走了多日，才到寿州。又在关上遇着那巡检，硬说我是匪人，将我押在班房里。行李、马匹、银钱都被他们抢去了。就这般暗无天日的过了半个月。”

“那天巡检官儿忽然提我出来，向我道：您是湖广人，无故走到这里来，非匪即盗。本厅姑念您年轻，开恩饶了您，去吧。我便向他讨行李、马匹，那些差役却将我一顿喝骂，推搡出来。我没力和他们对争，只得忍气吞声，由他们

撵了出门。满心冤苦无处诉，街上人却都可怜我，凑了许多钱给我，叫我快速离开此地，要不然还有后患。那天夜里，我只走了二十里路便投宿了。不料那地方还是那巡检官儿地界，恰巧有一位南直参政也在那里路过，公馆打在隔壁庙里。到了二更过后，我想着我的遭逢，再也睡不着，翻来复去，不得安宁。街更正打二更二点时，忽听得窸窣 窸窣 的声响。我便暗中摸索，轻轻悄悄，起身下床，伏在床头待着。一会儿，墙根露出一个洞，瞧见外面有光。我知道准是偷儿来了，静伏着，瞅他怎样施为？又过了些时，先有一把香火，进洞来晃了两晃，接着便有人脑袋闯进来，左右探望了一会。细看时，那脑袋没脖子，只一条棒儿，才知是假的。那脑袋才出去，便有人先将两腿打洞里闯进，渐渐的全身都进来了。却是个黑衣大汉。这大汉进房来却不偷东西，只直奔床上，掀开棉被 欵 的就是一刀。砍的床板啪哒一响，便连忙转身逃走。我这时恨极了，我素没仇人，他为什么要下这般毒手？心思一横，便冲出房中，赶到那厮身后，拦腰一抱，连他两手抱住，那厮正心慌意乱，被我抱住，虽是拼命挣扎，却气力不大。我便大声喊叫，店里伙计听得都来了，才将那厮捆住了。”

“不料这一阵喧嚷，惊动了隔壁住着的参政，叫从人过来询问。问得是杀人的偷儿，觉得奇怪。便叫人来请我过去，并将偷儿也带了去。参政姓程名鹏万，先问我可有仇家？他为甚要刺杀你？你到此作甚？我便将来踪去迹说了。程参政似乎还不深信，便叫提偷儿来问。初时，那偷儿抵死不认是来杀人的。后来被我指证得他没话遁饰，程公也吓唬他说：你再不说实话，就交给县里，使站笼站杀。那厮才供

出，是巡检龚兴杰差来的。龚巡检抄没了这人的钱物，怕他到省上告，便叫我来杀他灭口。程参政听了大怒，便邀我上省。我不愿和官府同行，只推说寻亲要紧。程参政说：要严办贪官污吏，务必请便道到省一行。我只得同程参政到省。那龚兴杰已经程参政路上写书子给知府，解了来了。公堂对簿，龚兴杰赖不脱，画了供，定了个死罪，题奏上去了。我的行李等项虽追了些出来，却是马匹已没有了，银子也少了一半，还使费了许多，衣服行李也失散了许多，我只得步行到杭州。”

“到了旋乾村，访到于府，才知父亲已到京城来了。于太公留我在庄上等候。无奈我心急如火，耐不得，坚辞了于太公，急赶到京里。却是我动身离杭州时，于太公还没得着竹报，不知京寓地址。我到京里四处打听考相公的寓所全打听到了，却都回说没有。也不知受了人家多少脸嘴。今天见榜上有于相公的姓名，便到报房里打听，报房里还没查问明白，我待了一会儿，又去问讯，走到考院前遇着钱、茅两位哥哥和文公子，问起来，才知道都在一处住着，便连忙赶来了。”

吴春林说完，吴璫只闭着眼不言不语。于谦便问道：“大哥行李在哪里？兄弟便去取来，大家聚聚。便是师傅和大哥隔别许久了，也好畅叙家常。”吴春林道：“我在杨家巷小客店里住着，回头我自己去取行李吧，怎敢劳动贤弟呢？”

吴璫忽然睁眼道：“春林，过来。您在家里出来时，情况怎样？此地都是血性之交，毋庸忌避。”吴春林便将家中情形一一说了。吴璫只摇头长叹。于谦便道：“师傅不必着

急，待弟子去迎接师母到杭州供养，也免得受闲气。”吴璥叹道：“贤契，你府上近年来承办皇差，也赔累不少了。就算你如今得中了，在你贤乔梓的性情，既不能四处打抽丰，又不能去营钻谋干，作贪官发横财，又怎经得骤然间加上我这一家数口？且是长沙到杭州地隔数千里，行程须半载几月，这一宗盘费也为数匪寡。贤契的盛情只好心领了。”于谦起身道：“师傅不必给寒舍着虑……”

话未了，茅能早跳起来道：“这些全不必瞎着急的。银子算什么，我独自一个也拿的出来，如今只派人去湖广迎接便了。”钱迈也道：“这桩事我早梗在心头。只因吴家兄弟没和叔父会面，有力没处使。如今吴家兄弟父子相会，咱们全是弟兄，这一点儿忙还不能帮，要弟兄干什么？到湖广去，便是我去吧。只不知吴家婶母可能相信？”吴璥忙起身说道：“承诸位热肠仗义，愚父子感激万分。我方才也思维过一番。寒舍家门不幸，拙荆独自在家，委实难处。承诸位厚爱，还是叫小儿回家去一趟，断不敢劳动诸位。”钱迈道：“春林兄弟文而不武，这条路不大安静，怎好独身行走？何况老伯母来时，沿途更须保得平安不受惊恐，才不致枉却晚辈们这一点孝敬之心？”茅能道：“还是我陪春林兄弟去一趟，一来是自己弟兄，二来我也离家多年了，得乘此回家瞧瞧去。”大通尼听了麝言道：“如此好极了，待这里事情清楚了，就动身吧。”当下议定，已是饭时候，大家到厅上吃喝。

过了几天，京城里又出了许多大盗案。武当大侠得知了，料定是朱高煦因要集钱，差手下干的。且因京城里为着连出大案，骤然严紧，众好汉出进诸多不便，便决计向皇宫

告变，好早些了事，向北去剿灭白莲教。众好汉一齐来和大通尼商量，纷告奋勇，争着要去干这桩事。

大通尼便和吴璥商量，吴璥道：“盟书等项虽是都已誊录清楚了，却是这桩事须得做一封奏折，将朱高煦的罪恶详细细写在上面，永乐爷拿起一看，全明白了。只是里封奏折，却极不容易着手。一来，须头尾简括，不繁不略，能够一目了然，而不致腻烦。二来，叙列的事须得明白真实，桩桩给他个真凭实据，不蔓不支，才为合格。我想这篇文章，只有玉狮子或是千里驹他二人，一个博闻强记，一个绳绍书香，才能做得圆转如意。”

文义、武全一齐起身道：“这话不敢当。老伯大匠当前，小侄们怎敢班门弄斧。”大通尼拦道：“这事也不能烦吴老先生，我自有方法。”说着，便向于谦道：“这事只好烦你新科贵人的大手笔了。”于谦还想推让，吴璥便向于谦道：“你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于谦只得答应了，领了盟书等项，并一一询问众好汉，探得案情，自去撰作。

大通尼便叫于谦回房去作，地方可以清净些，免得嘈杂分心。吴璥道：“他倒不怕嘈杂。任凭如何乱嘈嘈的地方，他都能做出文章来。”说话时，于谦已将纸笔舒开，草将起来。约莫一杯茶时，一篇文章已经脱稿，便双手奉给吴璥。吴璥转递给大通尼。众好汉也齐围上来观看，果然是金声玉振的好文章。将朱高煦的罪名实实在在的桩桩坐实，而且说得面面俱到，在国在民，都不能轻纵。吴璥便教吴春林誊录缮正。

晚间二更将尽，众好汉都结束好了。大通尼便向众好汉道：“皇宫内苑，虽没机括，却不比那汉王府。一国入王所

在，防备自然紧密异常。若稍为怠忽，决无生望。大家这回终须格外小心才好。这桩事，原来不必去这许多人，却因为一定要做到这桩事，就非多去两个人不可。如今大家分做两班：头一班，前后呼应，直入寝宫，是钱迈、魏光、魏明、徐奎、徐斗、文义、种元、火齐、岳文、柳溥、王济十一人。第二班分四方防备，雁翅般进去，是茅能、丑赫、施威、雷通、卫颖、董安、章怡、凌波、李松、龙飞、武全等十一人。我随后就到。您们到了里面，第一，要防备西狗；第二，要留心弩箭。若遇着侍卫人等，只可抵敌，不可杀伤。总而言之，我们这回是为告变去的，不是为厮杀去的。不过是因为皇爷和宫内诸人不知道我们的心志，不得不防备保身罢了。”

施威问道：“如果遇着朱高煦，杀不杀？”大通尼道：“也不杀，既已告变，便须听凭皇爷主张。如果是皇爷还溺爱，那时咱们再去杀朱高煦不迟。”丑赫问道：“如果围急了，不冲杀不得脱身便怎样？”大通尼道：“万不得已时，只可伤兵丁内相。”文义道：“设或是失陷了人在里面，不杀人不能救出便怎样？”大通尼道：“总而言之，到不得已时，可伤不可杀，大家切记！”众好汉齐答应一声，嗯、嗯、嗯，钱迈、茅能领首，如两条乌龙一般鱼贯而出。

以下朱高煦谋叛及征番、征苗，宦官王振弄权，英宗被瓦剌部掳去，于谦百战迎归英宗，身遭刑戮；以及平诸大益，破诸奇案；一切事情，俱在下集书中叙明。就是第一集没完诸事，如金条案、文氏家变、河间大战等事，也因篇幅关系，只好在《碧血丹心于公传》中结束，还望读者们注意。